

中國歷代禁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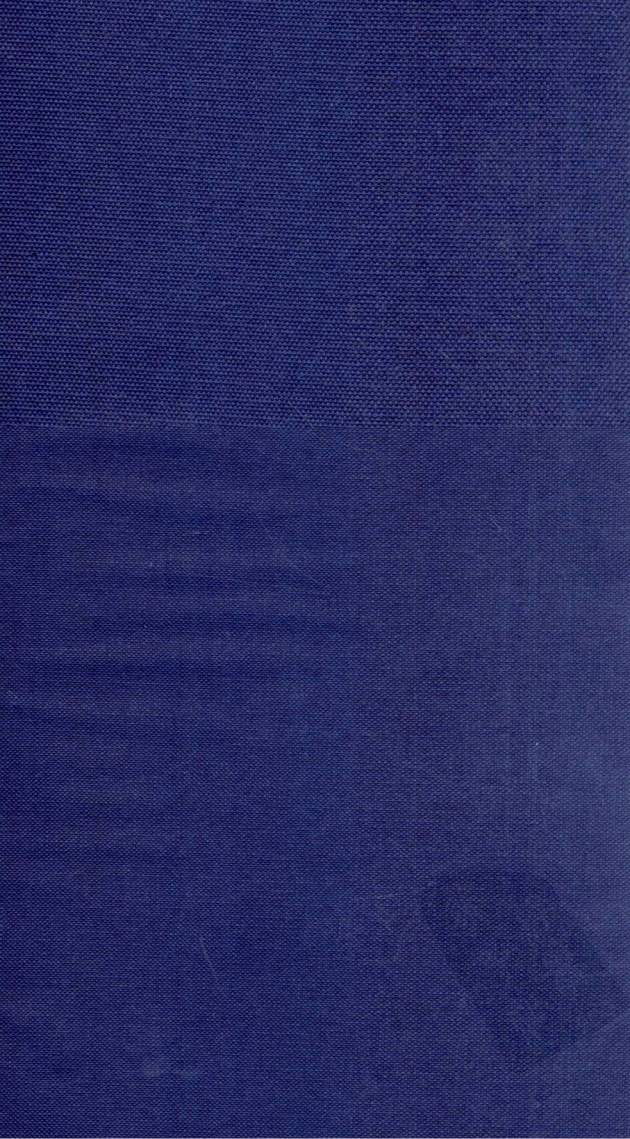
李孟林題



第八〇卷

清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

○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○ 主编 李肇翔

# 中国历代禁书

第八〇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八〇卷）

龙图公案

（二）

◎明 安遇时 著



第四十八回公案 东京判斩赵皇亲

断云：

只为观灯成惨祸，张公已作诉冤人。

仁宗褒赏天昭报，一鞠当时案牒真。

话说西京河南府，离城五里，地名棋盘巷，有师员外，家道殷富。员外虽弃世，生下二子，长的名师官受，第二的名师马，都皆志气。二郎现在扬州当织造匠。官受娶得妻刘都赛，乃是个美丽佳人，生下儿子名金保，年已五岁。

是时正月上元佳节，西京放灯甚盛，师家使唤梅香对刘娘子道：『难得好个上元，今有本城鳌山寺里，有一座逍遥宝架灯，说道乾坤稀有，世上无双，千闻不如一见，今晚与娘子入城看玩一回。』娘子入城看灯之事，婆婆道：『女子不出闺门，且元宵男女混杂，去则无益。』刘娘道：『媳妇怀孕金保时，曾在东岳庙许下心愿未还。今孩儿已满五岁，趁今夜看灯，前去还了愿便回。』婆婆依允，着梅香与院子张公随她同去。娘子梳妆齐备，十分俊俏。与梅香、张公入得城来，正是放灯时候，径进东岳庙，焚香祝拜已毕，娘子与张公道：『婆婆吩咐不要去看灯，难得遇此元宵，我今瞒过婆婆，去看一遭便回。』张公只得依允随行，前到鳌山寺。众人喧杂，不觉梅香、院子各自分散。娘子正看灯，回头不见伙伴，心下惊怕。忽然起一阵狂风，将逍遥宝架灯吹落，看灯人都四散走去，只有刘娘子不识路径，立在街道檐下。听得一声喝导，

数十军人随着一贵侯来到，灯笼无数。却是谁？乃上位皇亲赵王，马上看见娘子美貌，心下暗喜，便问：『你是谁家女子？半夜在此？』娘子诈道：『妾是东京人氏，随丈夫到此看灯。适因吹折逍遥宝架灯，丈夫不知哪里去了，妾身在此等候。』赵王道：『如今更深，可随我入府中，明日却来寻访。』娘子无奈，只得随赵王入府中。赵王心生一计，着使女引娘子到睡房中去，赵王随后进去，对娘子道：『我是金枝玉叶，你肯为我妃子，享不尽之富贵，如不允，亦必难脱。』娘子吓得低头无语，寻死无路，怎推得那赵王横强之势？只得顺从，宿却一宵，赵王不胜欢喜。正是：

此处欢娱嫌夜短，师家寂寞恨更长。

当彼张院公与梅香回去见师婆婆，说知娘子看灯失散，不知去向。婆婆与师郎烦恼无及，着家人入城体访消息。有人传说在赵王府里，亦未知的实。不觉将近一个月，刘娘子虽在王府享富贵，朝夕思忆婆婆、丈夫、儿子，只悔当初不听婆婆言语，惹出此祸。恨气触天，有太白星要教她与前夫相会一面，变做个焦苗小虫，飞入刘娘子房中，将她穿那一套织成万象衣服都咬碎了。次日娘子看见，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。适赵王入见问之：『因甚烦恼？』娘子道知其故，王笑道：『此则何难，只要召取西京会织匠人，来府中织造新的便了。』次日，王出告示道知后，不想师家祖上会织此锦，师郎正要探听其妻消息，没得因便。听得此语，即便辞知母亲，来赵王府见赵王。赵王道：『汝既会织，就在府中依样造成。』师郎承命而去。有人说与娘子，今王着五个匠人在东廊下织锦。娘子自忖：西京只有师家会织，叔叔二郎现在扬州未回，此



间莫非我丈夫在焉？即抽身出来看时，那师郎亦认得是其妻刘都赛，二人相抱而哭。旁织匠人各惊骇，不知其故。是时，赵王酒醒来不见刘都赛，因问侍女，侍女说知在织造所看织锦。赵王忙来廊下看时，见刘娘子与师郎相抱不舍。赵王怒道：『汝匠人何得无理！』即令刽子手押过五个匠人，前去法场处斩。可怜师郎与四个匠人无罪，一时死于非命。那赵王恐有后累，部五百刽子手前到师门首围了，将师家大小男女杀戮已尽，家财被着亲随人搬回府中。放起一把无情火，烧了房屋而去。当下只有张公带得小主人师金保出街坊买糕，回来见死尸无数，血流满地，房屋烧尚未灭。张公惊问邻居之人，乃知被赵王所害之事。张公没奈何，抱着五岁主人，寻夜走去扬州，报与二官人去了。

赵王回府思忖：今杀师家满门，尚有师马扬州当匠，倘知此事，必去告御状。心生一计：修书一封，差牌军赍往东京，见监官孙文仪说其就里，要除师马二郎一事。孙文仪看知书内之意，要奉承赵王，即差牌军往扬州寻捉师马。是时，师马夜来梦见一家之人身上带血，惊疑起来，去请着先生卜卦，占道大凶，主合家有难。师马忧虑，即雇一匹快马，径离了扬州回西京来。行至马陵庄，恰遇着张公抱着小主人，见师马大哭说其来因。师二郎听罢，绝倒在地而复苏。即同张公来开封府告状。师马进得城来，吩咐张公在茶坊边伺候，自往开封府下状，正遇着孙文仪喝道过，牌军有认得是师马，禀知文仪。文仪即着人拿入府中，责以冲马头之罪。不由分说，登时打死。文仪令人搜检身上，有告赵王之状，忖道：今日若非我遇见，险些误了赵王来书。又虑包尹知觉，乃密令四名牌军，将死尸放在篮底上面，用黄菜叶盖之，找去丢在河

里。有诗叹云：

赵王淫虐太无情，阿党孙仪恶毒生。

谁道天公无报应？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正值包太尹出府来，行到西门坊，其坐马不进。包公唤过左右牌军道：『这马有三不走：御驾上街不走；皇后太子上街不走；屈冤魂不走。』便差张龙、赵虎去茶坊酒店打听一遭。张、赵领旨，回报：『小巷有四个牌军，抬一篮黄菜叶，在那城里躲避。』拯令捉来问之。牌军禀道：『适孙老爹出街，见我四人不合卖黄菜叶，堆在街上，每人被责。今着我等抬去河里丢了。』拯疑有缘故，乃道：『我夫人病，正思黄菜叶食，可抬入府中来。』牌军惊惧，只得抬进府中。赏牌军，吩咐：『休使外人知之，取笑包公买黄菜叶与夫人食。』牌军拜谢而去。拯令揭开菜视之，内有一死尸如生。拯思此人必被孙文仪所害，令狱卒停在西牢。有张公抱着师金保，等师马不来，径往府前寻之。见开封府门首有屈鼓在，张公近前连打三下，守军报知于拯。拯吩咐：『或是老翁幼妇，不许惊骇他，可领其进来。』守军领旨，引张公到厅前见拯。拯问：『所诉何事？』张公逐一从头将帅家苦情事说得明白。拯又问：『这五岁孩儿如何走得？』张公道：『因为思母啼哭，领出买糕与吃，逃得性命。』包公问：『师马何在？』张公道：『他侵早来告状，并无消息。』拯知其故，便着张公去西牢看验死尸。张公看罢，放声大哭，正是师马矣。拯沉吟半晌，即令备鞍马径来城隍庙，当神祝道：『限今夜三更要放师马还魂，不然焚了庙宇。』祝罢而回。也是师马不该死，果是三更复醒。



来。次日狱卒报知于拯，拯唤出厅前问之，师马哭诉被孙文仪打死情由。拯吩咐只在府里伺候。五更侵早，拯入朝故意跌倒在殿下不起，仁宗怪而问之。拯奏：『臣近日得头晕之疾，如遇早朝，即如是。』仁宗道：『从今免卿早朝。』拯谢恩而出。到府中思量，要赚赵王来东京。心生一计，诈病在床，不出堂数日。仁宗在便殿召把门太使问：『包太尹近日病体如何？』太使奏：『包太尹病得十分沉重。』仁宗忧闷，宣文武商议。王丞相奏：『陛下可差医官去府中调理。』仁宗即差御院医官来开封府见夫人，欲见太尹诊视。夫人道：『太尹病得昏沉，怕生人气，免见。』医官道：『可将金针插在臂膊上，我在外面诊视，即知其症。』夫人将针插在屏风上，医官诊之全不动，急离府奏知去了。包拯与夫人议道：『明日可将我官诰印绶纳还皇上，道我已死了。待圣上问我临死时曾有甚事吩咐否？只道推荐西京府赵王，为官清正，可袭开封府之职。』次日，夫人将印绶入朝哭奏其事，文武尽皆叹息。仁宗道：『既包公临死荐御弟可任开封府之职，当遣使臣前往西京河南府宣取赵王。』一面降敕差韩、王二大臣备羊酒之礼，御祭包太尹而去。

是时，使命领敕旨前往河南，进赵王府宣读圣旨已毕。赵王听得包公已死，升他袭开封府之职，不胜惊喜。即点起船只，收拾赴任。不觉数日，到东京入朝见仁宗。仁宗喜道：『包太尹临死荐御弟为开封府尹。』赵王奏道：『只恐臣年幼不堪此职。』仁宗道：『朕重封官职，照依包太尹行移。』赵王谢恩而出。次日与孙文仪摆列头搭，十分严整，进开封府上任。行过南街，百姓惧怕，各关上门。赵王马上怒道：『汝这百姓好没道理！今随我来的牌军，在路上日久欠盘缠，人家各要出绫锦一匹。』家家户户为之抢夺一空。

赵王到府，看见堂上立着长幡，因问左右。左右禀道：『是包太尹棺木尚未出殡。』赵王怒道：『我选吉日上任，如何不出殡？』张龙、赵虎报与包拯，包拯吩咐：『汝二人各准备刑具伺候。』乃令夫人出堂见赵王，说知尚有半个月方出殡。赵王听罢愈怒，骂那包夫人不识方便。骂未三声，旁边转过包拯，喝声：『认得包呆子否？』赵王愕然，拯即唤过张龙、赵虎，将府门关上，捉了皇亲监于西牢，孙文仪监于东牢。次日拯升厅，将棺木抬出焚了，东西牢取出赵王、孙文仪，跪在阶下。两边列着二十四名无情汉，将出三十般法物，挂起圣旨牌。拯当厅取过师马来证，将状念与赵王听着。赵王初尚不肯招，被包拯喝令极刑拷问，赵王受苦不过，只得招出谋夺刘都赛、杀害师家满门情由。次及孙文仪，亦难抵讳，招出打死师马情弊。包公叠成文案，拟定罪名，亲领刽子手押出赵王、孙文仪，到法场处斩讫。

次日，拯趋朝奏与仁宗知道。仁宗抚慰之云：『朕闻卿死，忧闷累日。今则知卿盖为此事诈死，是能正国法。赵王、孙文仪拟罪允当，朕何疑焉。』拯又奏：『臣今举师金保入王府读书，后有进益，仍为西京府尹。』上允奏。拯既退，发遣师马宁家，刘都赛仍转师家守制。将赵王家属发遣为民，金银器物一半入国库，一半给赏张公，以其有义，能报主冤。有诗断云：

赵王不法绝其他，谁料当初律例存。

今日冤伸仇已复，果然金赠有恩人。

东西两京军民，闻包公判明此事，无不称羨，而有天理矣。



论曰：刘都赛以貌美祸及满门，赵王残虐之甚竟遭处死，孙文仪阿党助势己身莫保，而师门良贱无遗，而留张公抱五岁孩儿出外得免，厥后冤伸恨雪，师氏不绝。此虽由包公之明使师门死者得以瞑目，诚亦天公报应耿耿而不昧者矣。

第四十九回公案 当场判放曹国舅

断云：

一念功名魂不返，谁怜张氏得伸冤？

当场已拟昭然法，曹氏修行不恋官。

话说宋仁宗登极至皇祐九年，一日设朝，有青州王相公出班奏道：『近因南蛮不靖，杨文广、狄青二将军征进在边庭，陛下当念此二人辛苦，可差得能官包文拯赍衣粮前去赏犒三军，以广陛下之恩。』上允奏，即降敕宣包文拯赍衣粮上边庭而去。文武既退。是夜，仁宗寝于宫中，忽梦见着皂衣先生领数千人各抛砖掷瓦，打其宫门。上醒来，宣王丞相入宫中以所梦问其吉凶。王丞相奏道：『陛下五更得梦，乃是正梦。穿皂人即孔圣先师，领众弟子见陛下，盖因南蛮作反，几科不曾取士，如今可出黄榜招贤，乃其佳兆也。』仁宗大悦，次日设朝，即御书黄榜张挂，招取天下贤士。

是时，潮州潮水县孝廉坊铁丘村有一秀才，姓袁名文正，幼习举业。其妻张氏貌美而贤惠，生个儿子已三岁。袁秀才听得东京开南省，与妻子商议要去取试。张氏云：『家道虽贫，随时度日。儿子幼小，君若去后，教妻靠着谁人？』袁秀才答道：『十年灯窗之苦，指望一日成名。既贤妻在家无靠，不如收拾一同前行。』张氏见他坚意要去，只得依随而行。

功名念起赴京畿，两口妻儿暂依随。

路上驱驰都不管，谁知祸及悔时迟。

袁文正与妻子路上晓行夜住，不则一日，行到东京城，投王婆店歇下行李。过却一宵，次日袁秀才梳洗饭罢，欲同妻子上街玩景致。王婆道：『此处一者是天子所居，二者是开封府，三是曹家府，秀才若去玩景，善觑方便。』文正云：『我读书之人，自识道理。』夫妻离店人得城来，正在玩景之际，忽一声喝导来到，头搭已近前，夫妻二人急躲在一边。看那马上坐着一贵侯，不是别人，乃是曹国舅二皇亲。国舅马上看见张氏美貌，便动情，着牌军请那秀才到府中相望。牌军说知，袁秀才闻是国舅有请，哪里敢推，便同妻子入得曹府来。国舅亲自出迎，叙礼而坐，动问来历。袁秀才见国舅相敬，亦不隐，告知来赴选之事。国舅大喜，先令使女引张氏入后堂相待去了。却令左右抬过齐整筵席，亲劝袁秀才饮得酩酊大醉。密令左右扶向僻处，用麻绳绞死，把那三岁孩儿亦打死了。可怜袁秀才满腹经纶未展，已作南柯一梦。比及张氏出来要邀丈夫转店时，国舅道：『秀才饮已醉，扶入房中睡去。』张氏心慌，不肯入府，欲待丈夫醒来。挨近黄昏，国舅令使女道知丈夫已死之事，『且劝她与我为夫人』。使女通知罢，张氏嚎陶大哭：『我夫子死得不明，欲要奴为夫人，除则一死。』国舅见其不允，令监在深房内，日使侍女劝谕，不从。

一日，包公到边庭赏犒三军回朝，入奏仁宗，仁宗问：『边庭消息如何？』拯奏：『边关宁靖，军民乐业。』上悦，亲赐御酒并金花与拯还府。拯辞帝而出，行过石桥边，忽马前起一阵怪风，旋绕不散，拯忖道：『此必有冤枉事。』使差随从王兴、李吉追此狂风，去看其下落。王、李二人领旨，随风前来。那阵风直

从曹国舅高衙中而落。两公牌仰头看时，四边高墙，中间门上大书数字道：『有人看人者，割去眼睛；用手指者，砍去一掌。』两公牌惧吓，回禀知拯。拯怒道：『彼又不是皇上宫殿，敢此乱道！』即亲自来看，果然是一座高院门，正不知是谁贵侯家。乃令军牌请得一老人来问之。老人禀道：『东京别的房舍，衰老皆识，这座府院却理会不得。』拯笑道：『尔莫非怕他势要不敢说？有我在，但说无妨。』老丈只得直答道：『是皇亲曹国舅之第府。』拯又问：『便是皇上之殿亦无此高大。彼只是一个国舅，起此样府院？』老丈叹声：『大人不说，衰老哪里敢道？他的权势比皇上的尤甚。有犯在他手，便是铁枷。人家妇女生得美貌者，便强拿去，打死几多人命！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，白昼里出怪，国舅住不得。今合府移往他处去了。』包公听罢，遂赏老人而去。即令公牌打开锁门，入到高厅上坐定，里头宏敞，恰似天宫。拯唤王兴、李吉近前问：『汝二人勾不得谁？』二人答道：『上界勾不得玉皇大帝，下界勾不得阎王天子，西山勾不得猛虎，东海勾不得老龙。只除这几等，不问皇亲国戚，朝官宰相，军民百姓，尽皆勾得。』拯喜，重赏二人。酒饮之已醉，出门首发狂言语。拯怒：『适差汝勾取马前旋风鬼来证状，却在街上弄酒！』将二人打三十大棒，限明日勾不来，发远处军。二人出门，思量无计，靠晚间乃于曹府门首高叫之。忽一阵风处，一冤魂手抱三岁儿子，随公牌来见包拯。拯见其披头散发，满身是血，拯知是冤魂，随问其来由。袁文正将赴试被曹府谋死弃尸在后花园井中之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拯又问：『既汝妻在，何不令她来告状？』文正云：『妻今被带去郑州三个月，如何能勾得见相公？』拯道：『汝且去，我与你准理。』道罢，依前化一



阵风而去。是时漏滴三鼓，拯秉灯独坐，思量决计。

次日升厅，集公牌吩咐云：『昨晚冤魂说曹府后园琼花井里藏得有千两黄金，有人肯下去取之，分其一半。』王、李二公人近稟要去。拯令吊下井中看时，一人摸见一死尸，惊怕上来，稟知于拯。拯道：『我不信，纵尸身亦捞来看。』二人复吊下井，取得尸身上来。拯令抬入开封府来，将尸放于西廊下，便问牌军：『曹国舅移居何处？』牌军答道：『今移在狮子巷内住。』拯即令张千、马万备羊酒前去作贺他。拯到得曹府来，国舅在朝未回，其母太郡夫人怪怒：『包拯不当贺礼！』拯被夫人所辱，正转府，恰遇国舅回来，见拯下马叙问良久，拯因道知来贺，被夫人羞叱。国舅陪小心道：『休怪妇人之言。』二人相别。国舅到府烦恼，太郡夫人问其故，国舅道：『适间包大人遇见儿子，道来贺夫人，被夫人羞辱而去。今二弟做下逆理之事，倘彼知之，一命难保。』夫人笑道：『我女儿为正宫皇后，怕他什么？』国舅道：『今皇上若有过犯，他且不怕，把甚皇后当事？不如写书付与二弟，令他得秀才之妻谋死，此则方绝后患矣。』夫人依其言，便修书差人送到郑州见二国舅。接得看罢，没奈何，用酒迷倒张夫人。正持刀入房要杀之，看她容貌，不忍下手。出房来遇见院子张公，问其忧闷之故，二国舅道知前情。张公道：『国舅若杀之于此，则冤魂不散，又将作怪。我后园有口古井，深不见底，莫若推落井中，则无事矣。』国舅道：『以什么为信？』张公道：『听水响为信。』国舅大喜，预赏张公花银十两。令使女缚了张氏，与张公拿到后园来。那张公有心要救张娘子，只待她酒醒。一时间张氏醒来，哭告其情。张公亦哀怜之，令她：『在井上左右转

三遭，若不落井，便救得你。」张氏依言行转，果是无事。张公即用大石头丢下井中作水响之声，密开了后门，将十两花银与张娘子作路费，教她直上东京包大人处告状。张氏拜谢，出得门来。她是个闺门女子，独自如何到得东京。悲哀感动太白星，化作一老翁，直引她到东京了，仍成清风而去。张氏惊疑，起头望时，正是旧日王婆店门首。人去投宿，王婆颇认得，诉出前情，王婆亦为之下泪。乃道：「今五更包大人去行香，待回来可接马头下状。」张氏请人写了状子完备，恰出街来，正遇见一官人；不是包大人，却是大国舅。见着状子大惊，就问她个冲马头之罪，登时用铁鞭将张氏打晕去了。搜检身上，有花银十两，亦夺得去。将尸身丢在僻巷里。王婆听得消息，即来看时，气尚未绝，连忙抱回店里救醒。过二三日，探听包大人在门首过，张氏接马头告状，包拯接见状，便令公牌领张氏入府中去廊下认尸，果是其夫。拯又拘店主人王婆来问的实，王婆道：「委的袁秀才妻张氏，初赴春闹，便在小妾店中住。日前误在曹国舅处下状被打死，得妾救醒。」拯审勘明白，令张氏入后堂陪侍李夫人，发放王婆回店。

拯思忖：先捉大国舅，又作理会。即诈病不起。上闻拯病，与群臣议往视之。曹国舅前奏：「待小臣先往问疾，陛下再去未迟。」上允奏。次日报入拯府中，拯吩咐齐备，适国舅到府前下轿。拯出引道，迎入后堂坐定，叙慰良久，便令抬酒来。饮至半酣，包公起身道：「国舅，下官前日接一纸状，有人告说丈夫儿子被人打死，妻室被人谋了，后其妻子逃至东京，在一官人处下状，又被仇家用铁鞭打昏去了。且幸得王婆救醒，复在我手里告状，已准她的，正待请国舅商议。不知那官人姓甚名谁？」国舅听罢，毛发悚然。

张氏从屏风后走出，哭指道：『打死妾身正是此人。』国舅喝道：『无故赖人，该得甚罪？』拯怒，令牌军捉下，去了衣冠，用长枷监于牢中。拯恐走透消息，关上门将亲随人尽拿了，便思捉二国舅之计。写下假家书一封，已搜得大国舅身上图书，用朱印讫，差人寻夜到郑州说知：『太郡夫人病重，作急回来。』国舅见书，认得兄长图书，即忙轻身回转东京。未到府，遇见包拯，请入府中叙话。酒饮三杯，国舅半酣，起身道：『家兄有书来说道母亲病重，尚容另日领教。』忽厅后走出张氏，跪下哭诉前情。国舅一见张氏，面如土色。拯便令捉下，枷入牢中。从人报与太郡夫人知之。夫人大惊，即将浩文自来开封府，恰遇吊着二位国舅在厅上打。夫人近前，将浩文说包拯一遍，被拯夺来扯碎。夫人没奈何，急回见曹娘娘说知其事。曹皇后奏知仁宗赖救之，仁宗亦不准理。皇后心慌，私出宫门，来开封府与二国舅说方便。拯道：『国舅已犯死罪，娘娘私出宫门，明日下官见上奏知。』皇后无语，只得复回宫中不理。

次日，太郡夫人自奏与仁宗，仁宗无奈，下敕遣众大臣到开封府和劝。拯知其来，吩咐军牌：『彼各自有衙门，今日但入府者，便与国舅同罪。』众大臣闻知，哪个敢入府中？上知拯不容情，争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，只得命整鸾驾，亲到开封府。拯闻知，在府门首迎候。鸾驾已到，拯近前将上玉带连咬三口。上问其故，拯奏：『今又非祭天地劝农之日，因何胡乱出朝，主天下三年大旱。臣乃白虎，陛下为青龙，可免三年之旱。』仁宗道：『朕此来端为二皇亲之故，万事看朕分上，饶他也罢。』拯道：『既陛下要做二皇亲之主，一道赦文足矣，何劳御驾到此？今国舅罪恶贯盈，若不允臣判理，情愿纳还官诰归农。』仁宗回

駕。拯令牢中押出二国舅，赴法场处决。太郡夫人得知，复入朝恳上降赦书救二国舅。皇上允奏，即颁赦文，遣使臣临法场中宣读。当下正待处决之际，忽报皇上赦书来到。拯听宣读，只赦东京罪人及二皇亲。拯道：『都是皇上百姓犯罪，偏不赦天下？』先令斩讫二国舅，大国舅等待午时方开刀。太郡夫人听报斩讫二国舅，忙来哭投皇上。王丞相奏道：『陛下若通赦天下，则可保大国舅矣。』是上允奏，即草诏颁行天下：『不拘犯罪轻重，一齐赦宥。』拯闻赦各处，乃当场开了大国舅长枷，放之而回。归见夫人，相抱而哭。国舅道：『不肖深辱父母，今在死中复生，想母自有人侍奉，儿情愿纳还官诰，入山修行。』太郡劝留不住。后来曹国舅得遇奇异真人点化，已入仙班中。拯既判此款公案，令将袁文正尸身葬于南山之阴，库中给银两赐张氏，发回本乡。是时遇赦之家，不惟生者称颂包公之德，而死者亦甘心瞑目矣。



龙图公案卷六

第五十回公案 琴童代主人伸冤

断云：

一念良善魂不散，家人能报主人冤。

贼徒为恶遭刑戮，包宰声名万古传。

话说扬州离城五十里，地名鱼墟，有一人姓蒋，名奇，表字天秀。家道富实，平素好善。忽日有老僧人来其家化缘，天秀甚礼待之。僧人斋罢，天秀问云：『动问上人，云游从何宝刹至此？』僧人答云：『贫僧山西人氏，削发于东京报恩寺。因为寺东堂少一尊罗汉宝像，云游天下，访得有董善人则化之。近闻长者平昔好布施，故贫僧不辞千里而来，敬到贵府化此一尊佛，以种后日之缘也。』天秀喜道：『此则小节，岂敢推托。』即令琴童入房中对妻李氏说知，取过白金五十两出来，付与僧人。僧人见那一锭白银，笑道：『不消一半完满得此一尊佛像，何用许多？』天秀道：『师父休嫌少，若完罗汉宝像以后剩者，作斋功果，普度众生。』僧人见其欢喜布施，遂收了花银，即辞出门。心下忖道：『适见施主相貌，目眶下现一道死无炁，当有大灾。彼如此好心，我今岂得不说与知。』即回步入见天秀道：『贫僧颇晓麻衣之术，观君之貌，今年当有大厄，可防不出，庶或可免。』天秀唯诺，即与僧人再三叮咛而别。天秀入后舍见张氏道：『化缘僧人没话说得，故相我今年有大厄，是可笑矣。』张氏道：『云游僧行，多有见识者。彼既言之，正

須謹慎。』时值花朝节，怎见的？

园林花卉争春妍，柳底莺声弄晓晴。

天秀正邀妻子向后花园游赏。天秀有一家人姓董，是个浪子，那日正与使女春香在后园亭子上斗草，未防天秀前来到，躲避不便，天秀遇见，将二人痛责一番，董家人切恨在心。才过一月，有表兄黄美在东京为通判，有书来请天秀。天秀接得书，不胜欢喜，人对张氏道：『久闻东京乃建都之地，景致所在，欲去游览无便。今得表兄书来相请，乘此去探望，以慰平昔之志。』张氏答道：『日前僧人道君须防有厄，不可出门，且儿子又年幼，此则莫往为善。』天秀不听，吩咐董家人收拾行李，次日辞妻，吩咐看管门户而别。

不为利名离故里，宁知此去魄归来。

正当三月初边天气，天秀与董家人并琴童行了数日旱路，到河口是一派水程。天秀讨了船只，靠晚船泊陕西湾，那两个艄子一姓陈，一姓翁，皆是不善之徒。董家人深恨日前被责之事，要报无由。是夜密与二艄子商量：『我官人箱中有白银壹百两，行装衣资极广。汝二人若能谋之，将此货物均分。』陈、翁二艄笑道：『汝若不言，吾有此意久矣。』是夜，天秀与琴童在前舱睡，董家人在櫓后睡。将近二更，董家人叫声有贼，天秀梦中惊觉，便探头出船外来看，被陈艄拔出利刀，一下刺死，推在河里。琴童正要走时，被翁艄一棍打落水中。三人打开箱子，取出银子均分讫。陈、翁艄依前撑船回去，董家人将其财物走上苏州去。

了。

常言道：『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人不仁。』可怜天秀平昔好善，今遭恶死，虽则是不纳忠言之过，其亦大数难逃也。当下琴童被打昏迷，尚得不死，浮水上得岸来，号泣连声。天色渐明，忽上流头有一渔舟下来，听得岸上有人啼哭，撑船过来看时，却是一十八九岁小童，满身是水。问其来由，琴童哭告被劫之事。渔人即带下船，撑回家中，取衣服与他换了。乃问：『汝要回去？只同我在此过活？』琴童道：『主人遭难不见下落，如何回去得？愿随公公在此。』渔翁道：『从容为尔访此劫贼是谁，又作理会。』琴童拜谢。当夜，那天秀尸首流在卢榆港里，隔岸便是清河县。城西门有一慈惠寺。正是三月十五，会作斋事和尚都出港口放水灯，见一死尸，新血满面，下身衣服尚在。众僧人道：『此必是遭劫客商，抛尸河里，流停在此。』内中一老僧道：『我辈当发慈悲心，将此尸埋于岸上，亦一场好事。』众人依其言，捞起尸首埋讫，放了水灯回去。

是时，包公因往濠州赈济事毕，转东京经清河县过。正行之际，忽马前一阵旋风起处，哀号不已。拯疑怪，即差张龙随此风下落。张龙领首，随旋风而来，至岸中乃息。张龙回复于拯。拯遂留止清河县公廨中。次日委本县官带公牌前往根勘。掘开岸土视之，见一死尸宛然，颈上伤一刀痕。周知县检视明白，问：『前面是哪里？』公人禀道：『是慈惠寺。』知县令拘僧行问之，皆言：『日前因放水灯见一尸首流停在港里，故收埋之，不知为何而死。』知县道：『分明是汝数人谋杀而埋于此，尚有何说？』因令将此一起

僧人俱監收于獄中，回复与拯。拯再取出根勘，各称冤枉，不肯招。拯自思：既是僧人谋杀杀人，其尸必丢于河里，岂又自埋于岸上？此有可疑。因令散监众僧审实。将有二十余日，尚不能决。

时四月尽间，荷花盛开，本处士女适其时，有游船之乐。忽日，琴童与渔翁正出河口卖鱼，恰遇着翁、陈二舢在船上赏夏饮酒，特来买鱼，琴童认得是谋他主人的，即密与渔翁说知。渔翁道：『汝主人之冤雪矣。即今包大人在清河县断一狱事未决，留止于此。尔宜即往投告。』琴童连忙上岸，径到清河县公廨中见包拯，哭告主人被船舢谋死情由。现今贼人在船上饮酒。拯听罢，遂差公牌黄、李二人随琴童来河口，登时入船中，将陈、翁二舢捉到公厅中见拯。拯令琴童去认死尸，回报哭诉：『正是主人，被此二贼谋杀尸身。』拯吩咐着严刑根勘。翁、陈二舢见琴童在证，疑是鬼使神差，一款招承明白。便用长枷监于狱中。放回众僧人。次日，拯取出贼人，追取原劫银两明白，叠成案卷，押赴市心斩首讫。当下只未捉得董家人。拯令琴童给领银两，用棺木盛了尸首，带丧回乡埋葬。琴童拜谢自去，酬了渔翁，带丧转扬州不提。后来天秀之子蒋仁卿读书登第，官至中书舍人。董家人因得财本成巨商，数年在扬子江遇盗被杀，财本一空。

论曰：蒋君重善布施，虽是大数该尽，而终得僧人收其尸回葬乡土，是善报之耳。贼人残暴，遭包之案，刑戮难逃，是恶报之耳。嗟夫！善恶报应若是其速，天道岂远乎哉？



第五十一回公案 包公智捉白猴精

断云：

灵怪淫邪迷丽妇，中途失偶复团圆。

包公名誉千年在，閻巷儿童尽获安。

话说东昌府城南，有一仕宦人家，姓周名庆玉。父亲在先朝为枢密副使时，曾建功绩。上例但是有功宦，其子有袭荫。以此，庆玉领着文书，带妻子家人赴任。路从登州进发，时值二月天气，风和日暖，花草含香。一行人行了半个月，来到平原驿歇下，老人都来拜见。周知县与夫人柳氏在驿中午膳罢，因问乡老：『此去宁陵尚有多少路程？』乡老答道：『过了三山驿，就是申阳岭。岭下一望水路，遇顺风五日可到。』周知县道：『尚未晚，可望三山驿安下，明日趁早过岭。』乡老禀道：『三山驿荒野所在，申阳岭是个异地方，大人有家小同行，不如在此驿歇息，明日当午过岭，可以无虑。』周知县道：『父老之言虽是，奈限程已近，不宜迁延。』即日发遣人夫，前到三山驿歇马。果是此驿荒残，床席皆无。是夜周知县与夫人只在中庭开地铺而宿。柳氏出自名家，兼通文墨，是夕甚觉不乐，初更尽，但闻四壁虫声唧唧，星月穿窗，倍加寂寥。周知县睡不成寐，于枕上口占五言四句云：

惭愧功名客，乡心日夜催。

君恩犹未报，宁敢惜筋衰。

吟罢，才着枕，忽窗外一阵冷风过处。怎见得那怪风：

好似边疆驱铁马，恰如江水送涛山。

比及天明，周知县枕边不见了柳夫人，惊慌起来，忙呼集公人询问，俱各失色。看门尚未开启，四下并没动静。及拘乡民问之，乃云：『此驿荒废年久，近前就是申阳岭，常出怪异，但有美丽妇人便摄去，再不知下落。夫人必被此怪迷去矣。』周知县听罢，放声大哭道：『夫人因随我到此，不知下落，情愿弃官访究。』有听事吏胡俊在旁，见本官悲痛，近前禀道：『大人且省烦恼，此去任所不远，待上了任，从容访之，犹可知夫人消息，若中途弃官，反得罪于朝廷，是两不美矣。』周知县依其言，即日起程，过岭登船，直到宁陵县河下靠岸。有职人员都来迎接，到衙上了任，数日不出堂。有吏人禀云：『本县是开封府治下，包府尹不是小可，大人须往参之。』周知县吩咐夫马，径来开封府衙参见包拯。包拯闻其先尊名色，甚敬礼之。周知县因大人之故，思慕不置，言语举止皆失措。拯怪问其故，周知县不隐，将前事告诉一遍。拯惊道：『世上有此等怪异？君且回县理政，我必须根究夫人下落。』周知县拜谢而回。

拯思一计，次日上一道本：『见得登州地界不靖，臣愿往安抚之。』仁宗允其请。拯出朝转府中，打扮一秀士模样，带黄、李二公牌，密离了东京城，前来登州地界，缉访是事。一连经几处，并无踪迹。忽日行人深源，遥闻钟声隐隐，但见树木交杂，却是一座偏僻古刹。拯入得寺来，遇见一老僧，邀进方丈叙坐。茶罢，老僧问：『执事从何来？』拯答云：『小生从东京来，要往登州府探亲，经过宝刹，特来相

访。』老僧道：『贫僧守居山僻处，荒凉院宇，有什么好处？』拯正待再问，忽一行童来报云：『申公有清。』老僧叹口气道：『此畜孽又来恼我。』便辞拯径入昙堂去了。拯疑怪，吩咐公人在外伺候，自轻身入到里面，探问申公是谁。没遇个人在，适那来叫老僧的行童慌忙走出来，拯携手问云：『适间师父说什么？申公却是谁？』行童道：『秀士休问，说起来恼也么。』拯陪小心务恳其说。行童邀拯出堂，从容与之讲道：『此申公住居申阳岭白石洞，乃是个千年灵气猴精也。淫邪无厌，但遇有美妇人，便起怪风摄入洞中取乐。不从他的，就裂了身体，谁奈得他何？只有我师父戒行颇贞，彼亦相敬，因以申公呼之。日前携一两人来游寺中，师父问得来却是一知县夫人，容颜甚是忧戚，于廊下留得有字迹而去。』拯问：『此申公今在何处？』行童云：『适闻二人辩论，我师父将言语劝他，彼怒，将师父亦摄得去了。』拯云：『彼摄你师父去如何？』行童云：『过几日回意，又放之归。』拯听罢，嗟呀不已。径到廊下看，壁上果题有诗四句云：

缘绝三山驿，君心知不知？

包公频诉讼，取妾莫教迟。

拯读罢怆然，付道：『彼亦知来投于我。』即录此诗，转回宁陵。周知县迎接入衙，甚致殷勤，酒礼款待，饮至半酣，拯袖中取出录诗与周知县。读罢双泪盈腮，乃道：『此是柳夫人所作，大人从何得来？』拯不隐，直道其事。周知县离席拜恳，乞救夫人之策。拯道：『汝休虑，我回府自有主张。』即日离宁陵，回到

本府，开了衙，出告示张挂：『但有人得知申阳岭白石洞精怪居止来报官，给赏银四十两。』

忽日，宁陵管下小石村一猎夫，姓韩名节，身轻体健，任他绝崖壁尖可登。合该发迹，那日正赶一黄鹿到着个壁去处，望见上面有光，韩节乃沿石壁上去，看时见一伙美妇人在坦平石上坐。见有人上来各惊，近前问之，韩猎夫说与因赶黄鹿至此。众妇人道：『也是你有缘不合尽，若遇妖怪在地，性命不保矣。汝急回去，于我众父母家报信，必有重赏。』猎夫方知是精怪居止，乃密问众妇人：『精怪如何？』妇人道：『彼甚通灵。今出去尚未回。一身是铁利刃，不能近他。尝日自言：惟有毒酒可醉之，再得苾麻缚定，方可计较。』猎夫道：『休漏泄此机，即目包太尹正要根究此事。待我去报知，便来救取。』众妇人约以某日来，则彼只去。韩节依前下来，径到开封府前揭了榜文，人见包拯，报知是事。拯私喜道：『周夫人想在内中矣。』即赏韩节酒食。准备醇酒加毒药，装作小泥坛，依期差公牌各带弓箭苾麻之类，随韩节来到绝壁下。韩节吩咐公牌，将酒各安于绳上，系定腰间，自先沿上去。那众妇人见韩节复来，半惊半喜。韩节以药酒吊上来，度与众妇人接。约之在崖下等候，遇有酒坛投下为号，方可上来。韩节依其言。霎时间，精怪一道金光回到洞中，与众妇人戏谑一番，倒在石床上。众妇人各捧酒而进，精怪一饮而尽。须臾，药酒发作，便闷将去。韩节听见空酒坛从岩石坠下，自先沿上去，复吊公牌数人上来，抢进洞中，见一大白猴醉倒在石床上，众人用苾麻紧紧捆了。洞中无限美器，被公牌收拾俱尽。先将妖怪吊上。总共八位丽人，逐一吊得上来。众人欢喜，将猴精抬进开封府。



包拯闻知捉得妖怪，升堂审理。果见一个白猴，火眼金睛，缚定不能动。拯道：『此异畜当即除之，休待其醒。』吩咐取过降魔宝剑一把，亲手斩下。忽声响亮，堂下不见了妖精，惟有火光迸起，焰焰而没。拯既斩了猴精，着众妇人近前，问：『哪位是周夫人？』柳氏应声：『小妾便是。』拯遂起，入后堂见李夫人。适周知县闻知此事，正来府中体访消息，与柳氏相会，夫妇相抱而哭。包公为设庆贺筵席待之。饮罢，周知县拜谢，同夫人转宁陵。其外众妇，拯各访父母遣还，只有一妇是陕西董家女，家乡遥远，无亲来认，拯遂嫁与韩节为妻，夫妇甚感其德。上闻是事，宣拯入朝亲问之。拯一一奏达毕，甚加钦奖。在朝仕宦，谁不仰其英风者耶？

## 第五十二回公案 重义气代友伸冤

断云：

淫妇不良谋大惨，汪奴害主决严刑。

包公仁政天开眼，案牘分明断得真。

话说包拯为开封府尹时，在城有富家吴十二，为人春风，好交结名士。娶东乡谢家女为妻。谢氏容貌虽丽，风情极侈。吴十二有知己人韩满者，在北门居住，是个轩昂丈夫，往来其家甚密，谢氏颇以言语之。韩满以与吴者交厚，敬其是嫂，纵有戏谑，不及于乱。

一日冬残，雪花飘扬。韩满来寻吴友赏雪，适吴十二上庄未回。谢氏闻知韩满来到，即出见之，笑容可掬，便邀入房中，安顿坐定。抽身向厨下整备酒食进来，与韩满无疑，坐在二边相陪。酒至半酣，谢氏道：『叔叔，今日天气仍寒，婶婶在家亦等候叔叔回来同饮酒否？』韩满答道：『贱叔家贫，薄酌虽有，不能勾如此丰美。』谢氏有意劝他，才饮了数杯酒，淫情正兴，斟起一杯，起身持与韩满道：『叔叔先饮一口，看滋味好否？』韩满大惊道：『贤嫂休得如此，倘家人知之，则朋友伦义绝矣。从今休使这等见识。』言罢，推席而起。走出门，正遇吴十二冒雪回来，见韩满就欲留住。韩满道：『今日不得与贤兄叙话，再有相会。』径辞而去。吴十二入见谢氏问：『韩故人来家，如何不招待之？』谢氏怒云：『尔结识得好朋友！今知汝不在，故来相约。妾以其往日好意，备酒待之，反将言语戏妾，被我叱几句，没意思走了，问

他则甚？」吴十二半信半疑，不敢出口。

过数日，雪霁天晴，韩满入城来，恰遇故人在街头过来，韩满近前，邀入茶店中坐定，沽买一壶叙饮。三杯酒后，韩满乃道：「兄之尊嫂是个不良之妇，从今与兄不能相会于家，恐遭人有嫌疑之谑。」吴十二道：「贤弟如何出此言？便是嫂有不周言语，当看我往日情分，休要见外。」韩满道：「贤兄门户自宜谨密。只此一会，余无所嘱。」饮罢各散而去。

次年，韩满有舅吴阑在苏州行货，有书来约他，韩满要去，欲见吴十二相辞，不遇竟行。比及吴友知之，已离家四日矣，怅怅不悦。吴十二有家人汪吉，人才出众，言辞捷利，谢氏爱他，与之通奸，情意甚密，内人莫之知觉。忽日，吴十二邀汪吉往河口收账目，汪吉因恋谢氏之故，故推不肯去，被吴十二痛责一番，只得准备行装。临起身，入房中见谢氏商议其事。谢氏道：「但只要你有计较谋取他，回来我自有主张。」汪吉欢喜领诺。同主人离家，时值二月天气，路上花红草绿，春光发眼。但闻：

杜宇林中催去路，提壶花外劝游人。

吴十二在路行了数日，来到九江镇。住往日相识李二艄，讨船渡过黑龙潭，靠晚泊船龙王庙前，买香纸做了神福。汪吉于船上小心劝他，吴十二饮得甚醉了，李艄都去歇息。半夜，吴十二要起小便，汪吉扶出船头，乘他宿酒未醒，忽声水响，推落在江中去了，故惊叫道：「主人落水。」比及李艄起来看时，那江水深不见底，又是夜里，如何救得？挨到天明，汪吉对李艄道：「没奈何，只得回去报知。」李艄心下顿

疑，吳某死必不明，撐回渡船，受了工雇錢自去。汪吉拋走回家，見謝氏密道其事，謝氏大喜，虛設下靈席，日夜與汪吉飲酒取樂。鄰里頗有知者，隱而不言。古云：『家有淫蕩之婦，丈夫不能保終。』信斯言矣。

忽日，韓滿因暮春時景，而懷故國之思，偶出鎮口閑行，正過臨江亭，远远望見着吳十二來到。韓滿認得，連忙走近前携住手道：『賢兄因何來此？』吳十二形容枯槁，蹙了双眉，對韓滿道：『自賢弟別后，一向思慕。今有一事投托，万望勿阻。』韓滿道：『前面亭上少坐片時。』遂邀到亭上坐定，乃問：『日前小弟因母舅書來相約，正待見賢兄一辭，不遇徑行，今幸此會，為何怏怏不樂？愿聞其故。』吳十二泣下道：『當日不听賢契之言，惹下終天之別，一言難盡。』韓滿殊不知其死，乃道：『賢兄烈烈丈夫，如何出此言？』吳十二道：『賢契休惊。自那日相別之后，我有赴鎮江之行，被家人汪吉利吾之婦，用謀乘醉推落江心，尸首已葬魚腹，只靈魂不散，欲訴无由。今遇故人，得以面陳，乞為伸理此冤，久当重報，余无所囑。』韓滿听罢，毛发悚然，抱住吳十二道：『賢兄此言是梦中耶？如果有此情，必不敢负。且问当夜落水之时，曾有人知否？』吳十二道：『鎮江口李艚颇知。吾与贤弟幽冥之隔，再难会面。今日从此别矣。』道罢，韩满忽身便倒，昏迷半晌乃醒。比寻故人，不见所在。连忙转苏州店中，见舅道：『家下有信来催促，特辞知舅回去，无事便来。』吴阑不留，比归到乡里，访问吴友时，死已过六十日矣。韩满备香纸径至其灵前哭奠一番。谢氏恨之不出见。惟吴十二妾陈氏知之出接纳，悲诉其冤情，韩满抚慰良久而别。回家

思量，要去告理，没有头绪。体访得谢氏与汪吉成亲。复来苏州见舅，道知故人冤枉之事。吴阌道：『此未有对证，他人事莫惹连累。』韩满哭道：『小弟与吴友虽是结交，有同生死之誓。正因不良嫂在，以此疏阔。近日曾以幽梦托我，岂可背之？』吴阌云：『既然如此，即日包太尹往边赏劳，才回东京，汝即往告其家人与主母通奸之情，故人冤可理矣。』韩满乃依其言，寻夜来东京，侵早入府衙下了状，及审问的实，即差公牌拿得汪吉及谢氏，当厅根勘。汪吉争辩不肯招认，拯令并谢氏监在狱中究问。数日未决。

拯思量：『通奸之弊的有，谋死主人未得证见，他如何肯伏？』乃密召韩满问云：『汝故人既有此托，曾言当日渡艚是谁否？』韩满道：『镇江口李二艚也。』拯知之。次日差黄兴前到镇口，拘得李二艚来衙，问其渡吴十二情由。李二艚道：『某日夜深，落水之后，彼家人叫方知。待起来时，不及矣。』拯云：『汝试以言语证之，汪吉若果有亏心，必自招认。』遂取出一干当厅审问。汪吉见李艚在边，便有惧色。拯问及李艚搭船来历，李艚指言当夜推落下水事情。汪吉心慌，拯令用严刑拷究，汪吉只得吐实，招出谋死情弊。叠成案卷，拯判下：将汪吉、谢氏押赴法场处斩讫，给了赏钱与李艚回去。韩满有故人之义，能代伸冤；访得吴十二妾有生女十四岁，就嫁与韩满之子为妻，承其家业。

论曰：愚谓结交虽众，拍肩连袂者多，未有如吴、韩之交，初然能谨嫌疑之消，再不入友人之门，终则能代雪枉死之冤，而承其家。千载之下，包公盛德难忘，而斯人之重义者亦不多见矣。



第五十三回公案 义妇为前夫报仇

断云：

李氏能酬前夫志，贤侯判出复褒旌。

奸谋自露冤仇雪，天理昭然报亦明。

话说岳州离城三十里，地名平江，人烟稠密，上下张、黄二姓尤盛。姓张者名万，姓黄者名贵，二人皆宰屠为生，结交往来，情好甚密。张万家道不足，娶得妻李氏，容貌秀丽。黄贵有钱，尚未有室。

一日，张万生诞，黄贵持果酒往贺。张万欢喜，留待之，命李氏在旁斟酒，黄贵目视李氏，不觉动情，争奈以嫂呼之，不敢说半句言语。饮至晚辞归。夜里，黄贵想着李氏之容，翻覆睡不成寐，只思量图那李氏之计。才到五更，黄贵便起来，心生一计较，准备五六贯钱，侵早来张万家叫开门。张万听得友人声音，起来开了门，接入问云：『贤弟有甚事趁早来我家？』黄贵笑道：『某亲戚有一猪，约我来买，恐失其信，敬来邀兄同去。若有利息，当共分之。』张万甚喜，忙叫妻起来，入厨中备些早食。李氏便暖一壶酒，整些下饭出来。见黄贵道：『难得叔叔早到寒舍，聊饮一杯，少壮行色。』黄贵道：『惊动尊嫂，万勿见罪。』遂与张万饮了数杯而行。天色尚早，赶到龙江，日出晌午。黄贵道：『已行三十余里，肚中饥饿，兄先往渡里坐歇，待小弟前村沽买一壶便来。』张万应诺，先寻渡去了。须臾间，黄贵待酒来到，有意算他，一连劝张兄饮着数瓯，又无下酒，况行路辛苦，一时醉倒渡里。黄贵觑视前后无人，腰间拔出利刃，从张万胁

下刺入，鲜血喷出而死。正是：
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总不知。

黄贵既谋死张万，将尸抛入江中，赶忙走回见李氏道：『与兄前往亲戚家买猪，不遇回来。』李氏问云：『叔既回，兄缘何不归？』黄贵道：『我于龙江口相别先回，张兄称说要往西庄问信，想只在靠晚回矣。』言罢径去。李氏在家等到晚边，其夫不归，自觉心下遑遑。过三四日没信息，李氏愈慌。正待叫人来请黄贵问端的，忽黄贵慌慌张张走得来，佯告李氏道：『尊嫂祸事到矣！』李氏忙问何故，黄贵道：『适间我往庄外走一遭，遇见一起客商来说，龙江渡一人溺水身死，弟听得径往看之，族中张小一亦在，果有尸身浮泊江口，认来正是张兄，肋下不知被甚人所刺，已伤一孔。我同小一请二人移尸上岸，买棺殓之矣。』李氏闻知，痛哭几绝。黄贵佯用抚慰言语劝之方回。过了数日，黄贵取一贯钱送来，与李氏道：『恐嫂日用缺乏，将此钱权作买办。』李氏受了钱。因念得他殒殒丈夫，又有钱物给度，甚感德之。才过半载，黄贵以重财买嘱里姬行媒，前到张家见李氏说道：『人生一世，草茂一春。娘子若此青年，张官人已自亡故，终朝凄凄冷冷，守着空房，何如寻个佳偶，再续良姻？即今黄官人家道丰足，人物出众，不若嫁与他成一对夫妻，岂不美哉！』李氏道：『妾甚得黄叔叔周济，无恩可报，若嫁他本好。争奈往日与我夫相识，恐成亲之后，遭人议论。』里姬笑道：『彼自姓黄，娘子官人姓张，正当匹配，有何嫌疑？』李氏允诺。里姬回信。黄贵不胜欢喜，即备聘礼于其兄家迎接过门。花烛之夕，极尽绸缪之欢。夫妇和睦，庭无逆言，

行則连肩，坐則交股。正是：

陡生奸计图人妇，天理昭然不可欺。

越十年，李氏在黄贵边已生二子，时值三月清明节，人家各上坟挂纸，黄贵与李氏亦上坟而回，饮于房中。黄贵酒至醉，乃以言挑其妻云：『尔亦念张兄否？』李氏怆然问其故，黄贵笑云：『本不告尔，但今十年，已生二子，岂复恨于我哉？昔日谋死张兄于江亦是清明之日，不想尔却能承我之家！』李氏作笑答云：『事皆分定，岂非偶然！』其实心下深要与夫报仇矣。黄贵醉睡去，次日忘其言语。李氏候贵外出，收拾衣资，逃归母家，告知兄以此事。其兄李元即为具状，领妹赴开封府具告于拯。

拯即差公牌捉拿黄贵到衙根勘。黄贵初不肯认，拯令人开取张万死尸检验，胁下伤一刀痕，明白是尔谋死。拯用长枷监于狱中勘问，黄贵不能抵情，一款招服。拯乃判下：『谋其命而图人之妻，当处极刑。』押赴市曹斩首讫，将黄贵家财尽给李氏养贍，仍旌其门为义妇焉。后来黄贵二子已长，因端阳竞渡，俱被溺死，此天理以报，故绝其后也。

第五十四回公案 潘用中奇遇成姻

断云：

店妇从容通信息，楼中奇遇已成姻。

用中有幸能全偶，孙氏图赃复滴民。

话说福建潘用中，官家之子也。一日随父候差于京师，用中喜吹笛，每父出，必于邸舍楼中傍栏吹之。隔墙一楼，只争二丈许，极是华丽。但见画栏绮窗，朱帘翠幕，一女子闻笛声垂帘窥望久之，或时揭帘子露出半面。用中见后，因问主人：『是谁家女子？』主人告：『是黄三郎之孙女，名丽娘也。初亦官宦之家。』若是月余，忽日，用中与太学生彭上舍共车出郊游赏，值黄府十数轿赏春游归，路窄过时相挨，其第五乘轿乃其丽娘也。轿窗皆半推，四目相视不远。用中见那女子神思飞扬，若有所失，作诗云：

谁教窄路恰相逢？脉脉灵犀一点通。

最恨无情芳草路，匿兰含蕙各西东。

吟罢，暮归吹笛，时月明如昼，又见女卷帘凭栏。用中大诵前诗数遍，适父归舍，遂就寝。

是时，黄府有馆宾晏仲举，乃建宁人。次日用中往访之，遂邀至邸楼中，设席纵饮，吹笛而乐。见女子复垂帘立听，用中故问云：『对望谁家楼也？』晏曰：『即吾馆所寓矣。主人有孙女，幼年从吾父读书，聪明俊爽，且工诗词。』用中听罢，愈动念情。酒阑晏辞去，女子复揭帘，半露其脸。用中醉狂，取胡桃掷

去，恰值丽娘接得，即将帕子裹胡桃复投回与用中。揭开看时，帕上有诗四句云：

栏杆闲倚日偏长，短笛无情空断肠。

安得身轻如燕子，随风容易到君傍。

用中读罢，讶道：『此真才貌双备，世上罕见！』亦用帕子题诗裹胡桃复掷去，丽娘开见诗云：

一曲临风值万金，奈何难买玉人心？

君若解得相如意，比似金徽恨更深。

丽娘看罢，沉吟半晌，自谓：『俊才少有，若得此人为婚，复何恨焉！』复题诗于帕裹胡桃掷来。掷去不及楼，坠于檐下。用中即下楼取之，被店妇拾得。用中以情恳告，妇怜而还之。开看帕上诗云：

自从闻笛苦匆匆，魄散魂飞似梦中。

最恨粉墙高几许，蓬莱弱水隔万重。

次日，用中谋于店妇道：『若得通见此女一会，当厚报谢。』店妇道：『遇有因便，为尔通达，必有相会之期。』用中欢喜回邸。未数日，店妇有机遇入黄府，得见丽娘，密达知潘秀士之情。丽娘云：『我亦慕其为人，愿见之一面，怎能勾通透？』店妇道：『娘子的有此意，今夜当以梯接之于妾房中，可得一会。』丽娘许诺。店妇回舍说与用中知之。用中喜道：『事若能就，决不敢负。』是夜将半，丽娘出楼外等待，店妇以梯接之入房中。潘秀士已秉烛伺候，一见丽娘，如天上降下，二人各诉款曲，更深解衣就寝，枕上欢



娱，极尽绸缪。天明，店妇仍取梯送之而去。用中厚谢于店妇。自是往来将有一月，并无知者。忽夕，丽娘来见用中云：『家人颇知其事，亲若究问，其罪难逃！不若随君走去远处他乡，庶得长久相从。』用中依其言，见父推事故言归省母亲，乃备船只于河口等候。约定日期，与丽娘走离京师。就是店妇亦不知其去。

过数日，黄府得知此事，即令家人林浩沿路跟踪。将二十日赶至扬州，已捉住夫妇二个，解送回府。黄三郎具告于孙御史衙门，将用中监系狱中。其时，用中之父已听调于河北，亲友故人散离东京，无得顾视，受苦万千。丽娘要送些衣粮与之，又不能通透。三郎要将女孙嫁与赵指之子，已受了聘礼。意要谋死用中。遣人将金带一副、珍珠二斗，密送于孙御史，令他打死用中。孙御史已受其贿，就问用中死罪，吩咐狱卒结果之。狱卒不忍，为他报知其父，其父闻知消息，即来开封府投告于包太尹。及狱中取用中根勘，已见其形体羸瘦，危困甚苦，当堂供招前情。拯又恐未实，再拘店妇问之，诉说与用中相同。勘审明白，差公牌唤得黄三郎到衙，责之云：『汝女孙初未嫁人，潘用中不曾纳妇，虽两下有不待父母命之微愆，其为匹配亦相当矣。汝何得重贿官物，要致人于死地？自得何罪？』三郎低首无语。拯令将此一千监下。次日奏知仁宗，仁宗旨下：『孙御史是重任衙门，受着私物，国法旧例，罢职为民。黄丽娘仍前与播用中为婚，黄三郎造意不善，虽未得行，罚金五千缗。』拯依拟判讫。黄丽娘与用中竟偕伉俪，夫妇甚感包公之德，都下宣传此事，以为奇遇也。

第五十五回公案 断江侏而释鲍仆

断云：

奸恶谋财祸及彼，包公明鉴竟伸冤。

昭昭天理难逃迹，一鞠黄氏已获全。

话说江州在城有二盐侏，皆惯通客商，延接往来之家。一姓鲍名顺，一姓江名玉，二人虽是交契，而江多诈，而鲍敦实。鲍侏得盐商抬举，置成大家，娶城东黄亿女为妻。黄氏贤惠，善处馈中饮食，不拘长幼，皆得均匀。以此内外都欢悦，随其所令。过鲍门二年，生有一子，名鲍成。年将十岁，不事诗书，专好游猎，父母禁之不止。

一日，鲍成领家童万安出打猎。潘长者花园里见柳树一黄莺，鲍成放一弹，打落园中。时潘长者众女孙在花园游戏，鲍成着万安入园里拾那黄莺。万安进前，见园中有人，不敢入去。成云：『尔如何不捡黄莺还我？』万安答道：『园中有一群女子，如何敢冒进？须待女子回转，然后取之。』鲍成遂坐亭子上歇下。及到午边，女子回转去后，万安越墙入去，寻那黄莺儿不见，出来说知：『没有莺儿，莫是那一起女子捡得去了？』鲍成大怒，劈面打去，万安鼻上受了一拳，打得鲜血迸落，大骂一顿。万安不敢作半声，随他回去，亦不对主人说知。黄氏见家童鼻下血痕，问之云：『今日令尔与主人上庄去也未曾？』万安不应。黄氏再问，万安只得将打猎事情，因失落莺儿被责之事说了一遍。黄氏怒云：『人家养子要读诗书，

久后方与父母争得气。有此不肖，专好游荡闲走，却又打伤家人。』即将猎犬打死，使用器物尽行毁之。逐于庄所，不令回家。鲍成深恨万安，尝要生个恶事捏他，只是没有机会处，忍在心。

是时，江侔虽亦通盐商，本利折耗，做不成家。因见鲍侔富贵，要图他的金银。忽日，心生一计，前到鲍家叫声：『鲍兄在家否？』适黄氏正在廊下裁衣服，听见有人唤丈夫声，连忙出帘外来看，却是江某。黄氏掀起帘子相见道：『江叔叔请人里坐。』江某随即进厅上坐定，黄氏托出茶果相待罢，因问：『贤叔来家有何见议？』江某答云：『要见鲍兄商量一经纪事。』黄氏云：『适与盐商人江口，少刻便回。』道声才罢，鲍恰归来，人见江某，不胜之喜，便令黄氏整酒礼待之，筵席已备，江、鲍对席斟酒，二人席上正说及经纪间事，江某笑云：『有一场大利息，小弟要去，争奈缺少银两，特来与兄商议，须合着财本而去，方能入手。』鲍问甚事。江答以：『苏州巨商有绫锦百箱，不遇价，愿贱售之回去，此行得百金可收其货，待价而与，利息何啻百倍！』鲍是个爱财之人，闻知欢然，许同去，约以来日在江口相会。江饮罢辞去。鲍以其事与黄氏道知，黄氏甚不乐，而鲍某意坚难阻，即收拾百金，吩咐万安挑行李后来。

次日侵早，鲍携金径出门，将到江口，天色微明。江某与仆周富并其孙二人，备酒先在渡口等候，见鲍来，即引上渡。江云：『日未出，露气弥江，且与兄饮几杯开渡。』鲍依言不辞，一连饮十数钟早酒，颇觉醉意。江某务劝其饮，鲍以早酒，只消许多。江怒云：『好意待兄，何以推故？』即袖中取秤锤投之，正中鲍目，昏倒在渡。二孙竞进，搏杀之。取其金，投尸于江回来。比及万安挑行李到江口，不见主人所

在，等到日午問人，皆道未有。万安只得回來見黃氏云：『主人未知從哪條路去，已趕他不遇而回。』黃氏自覺心動，怏怏而已。

待過三四日，忽報江某已轉，黃氏即着人問之。江某道：『那日等候鮑兄不來，我自己開船而去。』黃氏听回報，惊慌屢日，令人四下体訪，并无消息。鮑成在庄所聞知，忖道：此必万安謀死，故挑行李回來瞞過。即具告于王知州，拘得万安到衙根問，万安苦不肯招。鮑成立地稟復，說是積年刁仆，是其謀杀无疑。王知州信之，用严刑拷勘。万安受苦不过，只得认个谋杀情由。长枷监入狱中。结案已成，该正大辟。是冬，仁宗命拯审决天下死罪，万安亦解赴东京听审。拯问及万安案卷，万安悲号不止，告以前情罢，乃云：『前生当还主人死债矣。』拯忖道：白日谋杀人，岂无见知者？若利主人之财，则当远逃矣，宁肯自回，为尔告首？便令开了长枷，散监狱中。密遣公牌李吉，吩咐：『前到江州鮑家体访此事，若有人问万安如何，只道已典刑矣。』李吉领旨去了。

当下，江某得鲍百金，遂置大富。及闻万安问抵命，心常忽忽，惟恐发露。忽夜梦见一神人告云：『尔将鲍金置富，屈陷他仆抵命，久后有穿红衫妇人发露此事，尔宜谨慎。』江梦中惊醒，密记心下。一月余，果有穿红衫妇人，携钞五百贯，来问江买盐。江俄然在心，迎接妇人至家，甚礼待之。妇人云：『与君未相识，何蒙重敬？』江答曰：『难得贵娘子下顾，有失迎款，但要盐，须取好的送去，何用钱买？』妇人道：『妾夫于江口贩鱼，特来取君盐腌藏，若不受价，妾即转买于他佗。』江惟谨从命，倍价与盐。妇

人正待辞行，值仆周富捧盆秽水过来，滴污妇人红衣，妇人甚怒。江赔小心，谢恳道：『小仆失方便，万乞赦宥，情愿偿衣资钱。』妇人犹恨而去。江怒，将仆缚之而挞，二日才放。周富不胜其恨，径来鲍家见黄氏，报知某日谋杀鲍顺，劫去金之事。黄氏大恨，即令具告于官。周富进道：『若在本州告首，尔夫之冤难雪；惟开封府包丞相处，方得伸理。』黄氏正忧虑间，适李吉入进黄氏，称说：『东京而来，缺少路费，冒进尊府，乞觅盘粮而已。』黄氏便问：『尔自东京来，曾闻万安狱事否？』李吉道：『已处决矣。』黄氏听罢，悲咽不止。李吉问故，黄氏云：『令谋杀夫者已知明白，误将此人抵命矣。』李吉不隐，方乃直告包公差来体访之由。黄氏取过花银十两，令公人带周富寻夜赴东京，入府衙见拯，告首前情。拯审实明白，即发遣公牌到江州，拘江一千犯人到衙，用长枷监于狱中根勘。江不能抵讳，一款招认谋害鲍某事情。拯叠成案卷，问江某叔侄三人偿命。放了万安，追还百金，给一半赏周富回去。当下，万安得明冤情，不致枉死，而被害者仇冤得复雪。虽是无理昭彰如此，而包公德量，千载之下，其盛矣哉。



第五十六回公案 杖奸僧決配远方

斷云：

宋女嫌疑遭棄逐，奸僧施計怎逃刑？

包公千載声名盛，一鞠从交法令明。

话说东京离城二十里，地名新桥，有富人姓秦，名得，原亦有名之裔。娶南村宋泽之女秀娘为妻，秀娘性格温柔，幼年知书。其父爱之。使就邻里李先生学。秀娘明敏过人，凡书一经目，遂记之不忘，以此诗词歌赋，缀联成诵，大为人所重。年十九岁过秦得门后，待人礼客，馈中饮食，甚称夫意。一日，秦得表兄有婚姻之期，着人来请秦得，秦得与宋氏道知，径赴约而去。表兄许大郎见秦得来到，不胜欢喜，设酒礼相待。一连留款数日，宋氏悬望不回，因出门首等候，忽见一僧人远远来到，那僧人：

头顶三山帽，身穿百衲衣。

钵盂随手捧，诵偈不暂离。

将近行过秦宅门首，见宋氏立于帘子下，僧人只顾偷目视之，不提防石路冻滑，正向前长揖，忽跌落于沼中。时冬月寒冻，僧人走得起来，浑身是水，战栗不能当。秀娘见而怜之，叫他人来，在外舍坐定，连忙入厨下，烧着一堆火出来，与僧人向着。那僧人口称感德，就附火边，烘焙衣服。秀娘又持一瓯汤出，与僧人饮讫。秀娘问其从何而来，和尚道：『贫僧住居城西西灵寺，日前师父往东院未回，特着小僧去接。』

适行过娘子门首，不觉路边冰冻石滑，遭跌沼中。今日不是娘子施德，几丧性命。』秀娘道：『尔衣服既干，可就前去。倘夫主回归，见知不便。』僧人应诺。正待拜辞而行，恰遇秦得转来，见一和尚坐舍外向火，其妻亦在边，心下大不乐。僧人怀惧，径抽身走去。秦得人问妻僧人从何来之故，宋氏不隐，具告：『遭跌沼中，我怜而取火与之，烘焙衣服。』秦得听罢，怒云：『妇人女子不出闺门，邻里间有许多人，若知尔取火与僧人，岂无议论。秦得是个明白丈夫，如何容得尔不正之妇！』即令：『速回母家，不许再入吾门。』宋氏低头无语，不能辩论。见其夫决意要逐她，没奈何，只得回归母家。母氏得知弃女之由，埋怨女身不谨，惹出丑声，甚轻贱之。虽是邻里亲戚，亦疑其事。秀娘不能自明，悔之无及。忧闷累日，静守闺门不出。每对更残，寂寥无赖，因述古体几篇，以自怨云：

挑尽残缸苦夜长，萦心万事已参商。

朔风不管人憔悴，暗送铃声到枕旁。

又诗曰：

倚栏频问夜何如？待月中庭欲睡迟。

砌壁蛩虫如诉怨，不关风景自生悲。

又诗曰：

遥睹空中一宝轮，楼台深处避飞尘。

自来自去无相管，肯念凭栏有待人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宋氏女为夫所弃，在母家有一年余。当下，那僧人闻知宋女被夫弃逐出，便生计较，走离西灵寺，还俗长发，改名刘意，要图婚宋氏。尝言：『和尚财人心，此语说得真。』比及发齐，遂投里姬来宋家议亲。里姬先见秀娘之父，说道：『小娘子与秦官人不睦，故以丑事压之，弃逐离门，未过两个月，便议刘宅女为室，不思量令娘子。若此背恩负义丈夫，顾恋他什么？老妾特来议亲，要与娘子再成一段好姻缘，未知尊意允否？』其父答道：『小女不守名节，遭夫逐弃，今留我家，常自快快而已。肯嫁与否，由她心意，此则我不敢主张。』里姬遂入见其母亲，道知与小娘子议婚之事。其母欢悦，谓姬云：『我女儿被逐来家有一年余，闻得前夫已婚他家之女，往日嫌疑未息。既有人婚，情愿劝我女出嫁，免得人再议论。』里姬见允，即回报于刘某，刘某暗喜。次日，备重聘于宋家纳姻。初到，秀娘闻知此事，悲哀终日，饮食俱废。争奈被母所逼，推托不过，只得顺从，归于刘氏之门。花烛之夕，刘某不胜欢喜，亲戚都来作贺。待客数日完备，刘某重谢里姬。秀娘虽则被前夫弃逐，其心自谓彼无亏行之情，亦望久后仍得团圆。谁想遂僧人之计，已失身于他人。刘某虽则爱恋秀娘，秀娘终日快快，慕念前夫不忘。曾自述一律，以见志云：

默默伤心只自言，好姻缘化恶姻缘。

回头恨折章台柳，赧面羞看玉井莲。

只为羹汤轻易泄，逐教鸾凤等闲迁。

谁人为挽天河水？一洗前非共往愆。

将半载间，一日刘某为知己邀饮，甚醉而归，正值秀娘在窗下对镜而坐。刘某原是个僧人，淫心协荡，一见秀娘，乘兴醉抱住，遂戏谑云：『尔能认我否？』秀娘俄答云：『不能认。』刘某曰：『独不记那被跌沼中，多得娘子取火与那僧人乎？』秀娘惊问：『缘何却是着俗家？』刘某曰：『汝虽聪明，不料吾计。自当日闻汝被夫逐弃归母家，我遂长发，待成冠后，遣里姬议亲。不意娘子已得在我边头。』秀娘听罢，大恨于心。过数日，逃归见父，说知此情。其父怒恨：『我女儿施德于尔，反生不良。』遂具状径赴开封府衙，陈告于拯。

拯差公牌拘得刘某、宋氏来证，刘某辩问，不肯认。拯再拘西灵寺僧人勘问，委的逃离寺里还俗之徒。拯令取长枷监于狱中根究。刘某不能抵讳，供谓：『妇人既归母家，方即归俗长发。』拯乃判云：『失脚遭跌，已出有心，长发问亲，真大不法。将刘某决杖发配千里。宋氏断归母家。』后来秦得知妻无其事，再遣人议续前姻，秀娘亦绝念，不思归家矣。于是，宋氏之名节方雪，于僧人之决配亦审矣。

第五十七回公案 续姻缘而盟旧约

断云：

罗女还魂成夙偶，何巡脏污已休冤。

包公案律真奇异，张子依然续旧弦。

话说浙东张忠父与罗仁卿邻居，张家原是宦族而贫难，罗家骤兴而富贵。宋仁宗年间，两家同日生，张家生子名幼谦，罗家生女名惜惜。二人稍长，罗家以惜惜寄学于幼谦家，人常戏谓曰：『同生日者，何不结为夫妇？』张、罗私以为然，密立券约，誓必偕老，两家父母不知也。年十数岁，尚同席读书，尝眉来眼去，情意洽淡。一日私会合于斋东石榴树下，自后往来无间。明年罗女不复来馆。张子思念前情，虽屡至罗门，争奈庭院深幽，终不能见。至于张子书一词，名《一剪梅》，自写其怀云：

同年同日又同窗，不似鸾凰，胜似鸾凰？石榴树下事匆忙，为结鸳鸯，拆散鸳鸯。一年不到读书堂，教不思量，怎不思量？朝朝暮暮只烧香，有分成双，早愿成双。

过数日，忽惜惜遣婢来看张子，张子甚喜，即折窗前初开梅花一枝，作诗一首云：

昔人一别恨悠悠，犹把梅花寄陇头。

咫尺花开君不见，有人独自对花愁。

题毕，并前词付婢而去。惜惜得知读罢，不胜其情。



又明年，张子随父寓居越州，越州太守闻其才学，留于斋中，肄业两年方归。罗女闻之，即遣婢送金钱十枚、相思子一粒与张。张收之大喜，语婢云：『欲与娘子一会，不知肯许否？』婢答云：『娘子亦尝念君不忘，昨闻归来，特遣妾将此物与君，正待表后日相见之意，宁不肯许？尚待有机会处，良缘还在矣。』张子闻其言甚悦，复书一诗与婢，归达惜惜。其诗云：

一朝不见似三秋，真个三秋愁不愁？

金钱难买樽前笑，一粒相思死不休。

张子自得罗女所赠金钱，尝掷以为戏，适母见而问之。张子不隐，告母得之于罗女，母觉其意。次日，遣里姬问婚，罗父母嫌其家贫不许，谓里姬云：『归见张母，须云若会令郎及第做官则可。』里姬领诺，回报于张家，母知事不谐，遂寝其议。明年，张子又随父同越州太守候差于京，两下音问遂绝。

待数年方归，而罗女已受富室辛氏之聘矣。张子闻之大恨，如有所失，因作词名《长相思》云：

天有神，地有神，海誓山盟字字真，如今墨尚新。过一春，又一春，不解金钱变作银，如何忘却人？

次日，张见里姬，恳告其情。里姬怜之，密送此词与罗女道知。罗女见词，含悲谓里姬云：『今虽受聘，乃父母意。但得君来一会，宁与君俱死，永不愿与他人俱生也。归见张生，当以妾言达之。』里姬辞归，告张以罗女之情，张子怏怏而已。数日，张子正倚栏看花若有所思，适罗女遣婢来约张云：『娘子花

园后墙有山茶数株，可以攀缘及墙，有竹梯置墙外以度。今夜令君子于此等候，娘子要见君一面矣。』张听罢，欢然答婢云：『娘子的有此意，谨当赴约。』婢去后，至中夜，张子墙外凡伺候三日而失期，张怀恨甚，至而赋诗云：

山茶花树隔东风，何啻云山万万重。

销金帐暖贪春梦，人在月明风露中。

次日，复遣里姬递去。女言：『三夕不寐，无间可乘，非妾失信也。约以今夕烛灯后为期，令张君速来。』里姬回递于张。是夜至期，张径往候之，果有竹梯在墙，遂登墙缘树而下。女延入室登阁，两叙前情，极其缱绻。遂订后期：『以楼西明三灯为约，遇止一灯，不可候也。』张如约，自后或一二夕，或三四夕，尝会于罗女阁中。知其事者，惟侍妾一人而已。月余，父有湖北之行，欲携张同往。张乘夜见罗女道知，二人相对泣下，女赠金帛甚厚，曰：『幸未即嫁，则君比归尚有会期否？则君其索我于井中，结来世姻矣。』张迟疑久之而别。

次年，张有赴试之期，先归乡里候考；罗女亦拟是冬出嫁，闻张归，即遣婢约以今夕相会，且书《卜算子》词一阕以达，书云：

幸得那人归，怎使教来也？一日相思十二辰，真是情难舍。本是好姻缘，又怕姻缘假。若是教随别个人，相见黄泉下。

张得婢所言，如约而往，及见女，喜且怨曰：『幸有会期，子若迟之，则姻缘非所望矣。』张怆然答云：『使天若从吾二人之意，当时深盟，宁敢忘哉！』罗女云：『从今当与君极欢，虽死无恨。君少年才俊，前程未可量，妾不敢以世俗儿女态邀君俱死也。』相对泣下久之。张索续和其《卜算子》云：

去是不由人，归怎由人也？罗带同心结到成，底事教弃舍。心是分真情，没一些儿假。若是归迟打掉蓖，甘受三千下。

更深人静，二人解衣就寝，枕上叙欢，不让刘阮之天台也。自是无夜不往。半月余，罗父母颇有所觉，密候捉了张子。罗女闻知，遂投井而死。及父母寻究得知，将一日矣。救之不及，深恨于张。将张执送有司，告以谋杀其女。是时，浙东安抚何某极赃污，而辛氏有巨资，重行贿赂，上下买嘱，务令问张以谋杀之情。何根勘数日，张不肯招，已遭严刑，体无完肤，用长枷监系于狱中。张母遣信报其父，父悬湖北帅关节安抚，亦不能解，竟坐死罪，惟待冬月处决。而辛氏谓张必不能出矣。

忽包公案行浙东，于西街经过，忽旋风骤起，绕定马首不散。拯疑怪异，遣牌军薛霸随风探视。那阵风却从罗宅东廊而止。薛霸回复于拯，拯拘罗仁卿问之，仁卿答云：『东厢无别缘故，只因小女日前投井身死，殡殓于此。』拯忖道：『想尔女死得不明。发遣去后，是夜秉烛坐于东厅。两边军牌齐齐听候。正是：

日里贤侯明万里，夜间断事活阎王。

初更已尽，忽见一女子有十八九年纪，伏于阶下，号哭不止。左右见之，各道：『此又冤愆来告状

矣。』拯问：『汝谁家之女？有甚不明，从实说来。』罗女云：『妾仁卿之女惜惜，不合私约张家子幼谦为妻，父母厌贫慕富，将妾许适辛氏。妾饮恨投井身死。父以谋害情诬于张。辛氏有钱，重贿权官狱成，按拟张君罪决矣。阴君怜妾阳数未尽，且与张子夙缘还在，近嘱茅山董真人有丸丹，能还妾之魂魄，特来诉明，乞怜做主。』言訖，化风而去。拯听罢，退入寢室。

次日开衙，先究是事，吊取张案卷审实，供招与罗女所诉同，即当堂去了长枷。心生一计，差人拘得罗仁卿来，问云：『汝女死去几时？』罗答云：『有一月矣。』拯云：『被人所谋，当验有伤。』即着人开棺取验。望罗女面色如生，一些不改。拯云：『且待成此一段姻缘，然后判断。』径差公牌往茅山请董真人来到，拯以其情道知。真人云：『才一月可以救矣。』即取丸丹调汤灌之，一服时，罗女醒来，父母皆喜。真人辞归。拯取干人再问罗父：『尔女曾受辛氏之聘，愿嫁之乎？』仁卿道：『自那日女儿身死，聘财即退还去了。』拯云：『今许适张家否？』仁卿道：『我之初心亦曾许嫁，只待得官方许成亲。不料吾女坚愿随之，惹此奇祸。今幸复生，岂得不嫁之乎？』拯笑道：『若此之故，告是谋死，自得何罪？』仁卿叩首服罪。拯遂判罗惜惜与张幼谦为婚。辛氏问以买嘱之罪，罚钞五百缗入库。其疏劾奏何巡抚赃污，一月领仁宗旨下黜罢何巡之职。是时，浙东以包公为张，罗了此一段姻缘，甚播扬之。明年张登科，仕至于卒，夫妇偕老焉。

龙图公案卷七

第五十八回公案 决戮五鼠闹东京

断云：

不是包公寻法兽，千年异怪怎教除？

知音君子休频笑，此段难为说有无。

话说清河县离城十五里，有秀士施俊，原亦宦族，娶城里何有钱之女为妻。何家极富，只一女名赛花，容貌秀丽，针指精通。自过施氏之门，饮食措办尽父家所给，施俊得以攻于书史，而有功名之念。一日，闻东京开科取士，要辞妻前往赴试。何氏劝之云：『荣枯由命，富贵在天。室下更无亲人，君身去后，妾靠于谁？若使前程有在，尚待来科不迟。』施俊云：『尔父之家知我赴京，必遣婢妾来相伴。十年灯窗，岂宜错过？多则一年半载便回矣。』何氏见其意坚要行，再不阻谏。次日，整备行李起程之际，岳丈遣家人送得盘缠银十两来相赠。施俊受了，不胜之喜，辞别妻室而行。正是：

分明一把离情剑，割断河桥送泪痕。

时值三月初旬，春光正匀，路上花红柳绿，融和天气。施俊与家童小二，于途中晓行夜住，饥食渴饮。行了数日，已到山前店，遇晚投宿。原来本地那山盘旋六百余里，后面接西京地界，幽林深谷，崖石嵯峨，人迹所不到，多出精灵异怪。有一起西天走下五鼠精，神通变化，往来难测。或时化老人出来，脱骗客商



财物；或时化女子迷人冢之子弟；或时化男子惑富室之美妇。其怪以大小呼名，有鼠一、鼠二之称，聚穴在瞰海岩下。那日，其怪鼠五正待寻人迷惑，化一店主人在山前延接过客。恰遇施俊，生得清秀，便问其乡贯来历。施俊告以住居，要往东京赴试之事。其怪暗喜。是夜备酒礼待之，与施俊对席而饮。酒中论及古今，那怪答应如流，明见万里。施俊大惊，忖道：此只是一店家，怎的博闻？我读十年经史，亦不能记忆许多经典。』因问：『足下亦知学否？』其怪笑道：『不瞞秀士说，三四年前亦赴两遭试，时运不济，科场没分，故弃了诗书，开一小店于本处，随时度日。』施俊深敬之。饮到更深，那怪生计较：呵一口毒气于酒中，递与施秀士饮之。施俊不饮那酒便罢，饮才下口，便昏闷迷倒于座下。小二连忙扶起，引入客房安歇，腹中疼痛难熬。小二慌张，又没寻个医人处。延至天晓，已不见昨夜那店主人。里头房子却有老姬出来。小二恳告主人饮酒昏迷之故，望有汤求得些。老姬问其来由，小二将前事一一具知。老姬惊云：『汝主人又遇怪中毒矣。』小二问其故，老姬道：『此处出异怪，不时出来迷惑客商。昨日店主人即其怪之变化。汝主人酒中被放毒气，若救之迟，则命必丧矣。』小二听罢，即拜恳老姬救治之方。老姬云：『我不能勾救治，除往茅山求董真人丸丹来饮下，便可吐出原毒，方能救理。』小二云：『此去茅山几多路程？』老姬云：『趁早行，一日赶到。』小二入房中对主人说知其事，施俊惊忧，即用银五两作见礼，着小二往茅山投董真人去了。正是：

只为功名来赴试，惹出灾患动朝廷。

当下，那妖怪径脱身变化作施俊模样，抛走归来。何氏正在房中梳妆，听得夫婿回转，连忙出来看时，果是笑容可掬。因问：『才离家二十余日，缘何便回？』那妖怪答道：『将近东京，途遇赴试秀士，说道科场已罢，才子散离都下。我闻得，遂不入城，抽身回来。』何氏云：『小二如何不同回？』妖怪答云：『小二不会走路，我将行李寄他朋友带回，着他随之，在后未到。』何氏信之，遂整早饭与妖怪食毕。亲戚来望，都见是真的。自是，那怪与何氏取乐，岂知真夫在店中受苦。正是：

云散雨收成远别，花红柳绿为谁春？

又过了半月日，施俊在店中求得董真人丸丹药，调汤饮之，果获安痊。比及要上东京，闻说科场已散，与小二辞谢老姬回来。又是梅黄麦熟天气，路上乍热难行，缓缓归到家里，将有二十余日。小二先入门，恰值何氏与妖精在厅后饮酒。何氏听见小二回到，便起身出来，问云：『汝缘何归得恁迟？』小二答云：『休道归迟，险些主人命亦不保。』何氏问：『是哪个主人？』小二道：『同我赴京去的，又问是哪个主人？』何氏笑云：『尔于路上躲懒不赶行，主人先回二十余日矣。』小二惊道：『说哪里话？主人与我日里同行，夜则同睡，寸步不暂离，汝何说他先回？』何氏听罢，疑惑不定。忽施俊人得门来，见了何氏，相抱而哭。其妻正诉被怪脱形来迷之事，那妖怪听得走出厅前，喝声：『是谁敢戏吾妻？』施俊大怒，近前与妖相闹一番，被妖赶逐而出。邻里闻之，无不惊愕。

施俊没奈何，只得投见岳父，诉知其情。岳丈甚忧，令之具状告于王丞相府衙。王丞相审状，大异其

事，即差公牌拘妖怪，何氏一千人来问，跪于阶下。王丞相视之，果二施俊无二样矣。左右见者，皆言：『此除包太尹能明此事，惜其在边庭未回也。』王丞相唤何氏近前细审之，何氏一一道知前情。丞相云：『尔亦曾验真夫身上有甚证迹否？』何氏云：『妾真夫右臂有黑痣可证。』王丞相先唤得假的近前，令其脱去上身衣服，验右臂上，没有黑痣。丞相看罢，忖道：『这个是妖怪。再唤真的验之，果有黑痣在臂。丞相便令真施俊跪于左边，假施俊跪于右边，着公牌取长枷靠前，吩咐道：『尔等验一人，右臂上有黑痣者是真施俊，无者是妖魔，即用长枷监起。』比及公牌向前验之，二人臂上皆有黑痣，不能辨其真伪矣。王丞相惊道：『好作怪！适间只一个有，才问及便都有了。』且令俱收起狱中，明日再审。妖怪在狱中不忿，取难香呵起，那瞰海岩下四个妖精出游，闻得难香，方知五鼠收狱。四鼠商议，便来救之。乃变作王丞相形体，次日侵早坐堂上，取出施俊一千人，令阶下审问，将真的重责一番。施俊含冤无地，叫屈连天。忽真的王丞相入堂，见上面先坐一个，大惊，即令公人捉下。假的亦发作起来，着公吏捉下真的。霎时间浑作一堂，公人辨不得真假，哪里敢动手？当下两个王丞相争辩于堂上，看者各痴呆了。有个老吏见识明敏，近前禀云：『二丞相不知真假，纵辩论连日，亦是徒然。除非朝见仁宗皇帝，经圣旨便明哪个是真的。』王丞相然其言，即同妖怪朝见仁宗。

仁宗闻此事，亦欲观之，遂降敕宣二丞相入朝。比及二人朝见，妖怪作法神通，喷一口气，仁宗眼遂昏，不能明视，传旨：『命将二人监起通天牢里，候在今夜北斗上时，定审出那个假的。』原来仁宗是赤脚

大仙降世，每到半夜，天宫亦能见之，故如此云。真假二丞相既收牢中，那妖怪恐被参出，即将难香呵起，瞰海三个鼠精闻得，商量着第三位来救。那鼠三灵通亦显，变作仁宗面貌，未及五更，已占坐了朝元殿，会百官勘问其事，真仁宗却早出殿，文武官见有二圣上，各各失色嗟呀道：『哪曾见朝廷里有这等异事？』遂会同众官入内见国母，奏知其事。国母大惊，便取过玉印，随百官出殿审视端的。两仁宗无异，国母道：『尔众臣休慌，真圣上掌中左有山河，右有社稷之纹，看取哪位没有，便是假的。』众臣辨验之，果然只有真仁宗掌中有此纹，一个没有。国母传旨，将假的监于通天牢中根勘去了。

那假的惊慌，便呵难香，鼠一鼠二闻知烦恼，商量：『鼠五好不分晓，生出这等大狱，事干朝廷，怎得走脱？』鼠二道：『我只得前去救他们回来。』鼠二遂作起神通，变成做假国母升殿，要取牢中一千人放了。忽宫中国母传旨：『命监禁者不得走透妖怪。』比及文武知有二国母之命，一要放脱，一要监禁，正不知哪个真国母矣。仁宗因是不决，忧虑屡日，寢食俱废。众臣奏道：『陛下可差使命，往边庭宣丞相回，方得明白。其他人没奈之何。』上允奏，亲书诏旨，差使臣前往边庭宣读毕，包拯闻命，即随天使回朝，拜见仁宗。退于便殿，以妖魔异迹事说知于拯。拯乃奏：『陛下勿忧。当今圣天子在上，量此妖孽不久当除。容臣数日，务要审理明白，回奏于陛下。』上大悦，赐御酒并金花，拯谢恩退朝，入开封府衙，唤过二十四名无情汉，取出三十六般法物，齐齐摆列堂下。于狱中取出一千犯罪来问。委的有二位王丞相、两个施秀士，一国母、一仁宗。拯笑道：『内中丞相、施俊，未审哪个真假；国母与上位是假必矣。且令监起，明

日牒知城隍，然后判问。』四鼠精被监于一狱，面面相觑，暗约道：『包公说道牒知城隍，必证出我等本相。虽是动作我们不得，争奈上干天怒，其能久隐遁哉？可请一鼠来议。』众妖遂呵起难香，是时一鼠正来开封府体探消息，闻得是包丞相勘问，笑道：『待我做个包丞相，看你如何判理？』即显神通，变做假包公，坐于府堂上判事。恰遇真包公正出牒告城隍转衙，忽报堂上有一包公在坐，包公笑道：『这孽敢如此欺逛！』径入堂上，着令公牌命下，那妖魔走下堂来，浑作一处，众公牌正不知哪个是真的，如何敢动作？堂下包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抽身吩咐公牌：『尔众人紧守衙门，不得走透消息。待我出堂，方得上堂听候。』公牌领诺。包拯退入后堂，那假的故在堂上理事，只是公牌疑惑，不依呼召。

只说包拯入见李夫人道：『异怪难明，吾当诉之上帝，除此恶孽。尔将吾尸被紧盖床上，休得举动。多则二昼夜便转矣。』李夫人疑虚，不允其说。拯道：『我阳数未尽，平素又无谄屈之事，岂有不醒之理？尔但放心毋虑。』李氏从其言，拯取衣领边所涂孔雀血，慢嚼几口，拯便死去。那灵魂直到天门，天使引见玉帝，奏知其事。玉帝闻奏，命检察官曹查究何孽为祸。司曹奏云：『是西方雷音寺灵怪五鼠精，走落中界作闹。』玉帝闻奏，欲召天兵收之。司曹又奏：『天兵不能收，若赶得紧，此孽必走入海，为害尤猛。除非雷音寺世尊殿前宝盖笼中一个玉面猫能伏之。若求得来，可灭此怪，胜如十万之天兵矣。』玉帝即差天使往雷音寺求取玉面猫。天使领玉牒，到得西方雷音寺，参见了世尊，奉上玉牒。世尊开读，知其意，与众佛徒议之。有广方大师进云：『世尊殿上离此猫不得，经卷极多，恐防鼠耗。若借此猫与去，有误是事。』



世尊云：『玉帝旨意，焉敢不从？』大师云：『可将金睛狮子借之。玉帝若究，可说要留猫护经，玉帝亦不见罪。』世尊依其言，将金睛狮子付天使而去。玉帝召拯，欲交此兽。典行司曹见之奏云：『文曲星为东京大难，不辞一死来此，这兽不是玉面猫，枉费其功，望圣上怜之，取得真的与之而去。』玉帝允奏，复差天使同拯来雷音寺走一遭，令恳世尊求取。拯随天使来西方见世尊，参拜恳求。初则世尊不允，有大乘罗汉进云：『文曲星亦为生民之计，千辛万苦到此，世尊以救人为心，岂不念是哉？当借之与去。』世尊依言，便令童子取过宝盖笼。拯见笼内一兽，端的异宝：

眼吐金光焰，脚舒铁爪坚。

满身花锦色，吼叫撼山川。

世尊取出灵猫，涌偈一遍，那猫遂伏身短小，付与拯藏于袖中。又教之捉鼠之法，拯拜辞世尊，同天使回见玉帝，奏知借得玉面猫来。玉帝大悦，命太乙天尊以杨柳水与拯饮了，其毒即解。比及天使送出天门，拯于床上醒来，已死去五日矣。李夫人甚喜，即取汤来饮了。拯对夫人道：『于今怎生处置？』拯密道：『尔明日入宫中见国母，道知择定某日，南郊筑物来，休泄此机。夫人道：『于今怎生处置？』拯密道：『尔明日入宫中见国母，道知择定某日，南郊筑起高台，方断此事。』』

夫人依命，次日乘轿进宫中见国母奏知，国母依议，即宣狄枢密吩咐南郊筑台，不宜失误。狄青领旨，部军兵向南郊按仪式筑起高台完备，拯在府衙里吩咐二十四名雄汉，择定是日前赴台上审问，轰动东京城，

军民哪个不来看包公判此异狱？当日真仁宗、假仁宗，真国母、假国母与丞相、二施俊，都立台下，文武官摆列两厢。独真包拯在台坐定。那假包拯尚在台下争辩。将近午时，拯于袖中先取世尊经偈念了一遍，那玉面猫伸出一双脚，似猛虎之威，闻鼠起，眼里吐一道金光，号咆哮下台来，先将第三鼠咬倒，却是假仁宗，二鼠露形要走，被神兽伸出左脚爪住，又伸右脚爪了那一鼠，放开口一连咬倒台下。军民见者齐呐一声喊，那假丞相、施俊二鼠，变身走上云霄，神猫飞上咬下一个，是第五鼠。单走了第四鼠。那玉面猫不舍，一直随金光赶去了。台下文武官见除了此怪，无不喝彩。包拯下台来见四个大鼠约长一丈，手脚如人，被咬伤处，尽出白膏。拯奏：『此尽人精血所成，可令各卫军宰烹食之，能助筋力。』仁宗允奏，敕令军卒抬得去了。整驾入朝，文武各拜贺。仁宗大悦，宣拯上殿，面慰之云：『夫人奏知，朕多亏卿勤劳决断此怪，卿真天人也。』拯顿首奏：『皆托陛下洪福。』上设宴待文武，命儒臣略纪其异。拯饮罢退回府衙，发放施俊带何氏回家，仍得团圆。向后何氏只因与怪交媾，受其恶毒更深，腹痛莫忍，施俊取所得董真人丸药饮之，何氏乃吐出毒气而愈。夫妇感慕包公之德，设牌于家，不烦旦夕拜祝之矣。此段公案名《五鼠闹东京》，又名《断出假仁宗》，世有二说不同，此得之京本所刊，未知孰是，随人所传。

第五十九回公案 东京决判刘驸马

断云：

背义之人刑不恕，有仁之子受皇恩。

从来布施天昭报，持饭与老僧善人

话说登州管下地名市头镇，居民稠密，人家并靠河筑室。为恶者多，行善者少。惟有镇东崔长者好善市施，不与人争。娶妻城里张和卿之女，张氏性格温柔，治家勤俭。生一子名崔庆，年十八岁。聪明特达，耽嗜诗书，父母惜如掌上之珠。

忽日，有一老僧来其家抄化，值崔长者不在，适张氏出来见问：『僧人从何而来？』僧人答云：『贫僧是五台山云游僧家，闻府上长者好善，特来化斋饭一餐。』张氏无吝色，即着老嫗于厨下整顿斋饭，出来款待僧人。僧人食罢斋饭，便问：『长者在家否？』张氏答道：『员外上庄，过数日方回。』僧人曰：『贫僧有句话禀知，须待长者回来。』打个问讯径去。过数日，僧人复来问：『长者回否？』张氏于帘子里应道：『尚未回。』又待之斋饭而去。一连如此数遭不遇，其张氏待那和尚无厌，僧人自谓：『闻说崔宅好善，果不虚传。』次日又来探候，恰值崔长者在庄所回至家里，见一和尚睡于凳上，长者入见张氏，张氏道：『知数日前有远处和尚来家，要见员外一面，道有甚话说。』长者云：『莫非外面凳子上睡那和尚是也？待他睡醒见之。』一伏时，和尚睡醒，舒手摩额，口诵一偈云：

佛法无边大，何如积善功。

有人知此意，福境不难通。

念声才罢，那崔长者整衣冠出，延那僧人入中堂坐定，下头便拜道：『有失款迎，万勿见罪。』那僧人连忙扶起云：『贫僧不识进退，屡次扰于尊府，特候员外见一面。连数回造候不遇，正恨没缘，今得参见，足慰所望矣。』长者大悦，便令作斋食款待僧人，极其丰厚。长者席上问其所来，僧人答以：『云游至此，要见员外，有一事禀知。』长者举首请云：『上人若要化缘，或化斋粮，老拙不敢推阻。』僧人云：『足见长者善心。贫僧不为缘而来，即日本处居人有洪水之灾，员外可预备船只，伺候走路。敬以此事告知，余无所言。』长者听罢，连应诺，便问僧人：『洪水之灾，何时当见？』僧人云：『一见东街宝积坊下那石狮眼中流血，便要收拾走路。』长者道：『既然果有此大灾，当与乡里说知之。』僧人笑云：『尔乡皆为恶之徒，岂信此言？就是长者信我，逃得此难，亦不免有苦厄累及长者。』问云：『苦厄能丧命否？』僧人云：『无妨。将笔纸来，我写几句与长者牢记之。』长者即取过纸笔与僧人。写出甚来？却是偈语四句云：天行洪水浪滔滔，遇物相援报亦饶。只有人来休顾问，恩成冤债苦监牢。长者看念，不解其意。僧人云：『细玩后当知之。』斋罢辞去。长者取过十两花银相赠。和尚云：『贫僧云游之人，纵有银两，亦无藏处。』竟不受而去。

长者因其言半信半疑，张氏云：『彼连候数遭，要见员外道此事，岂可不信。』长者依张氏所说，即令匠人于河边造十数大船。人问其故，长者说与有洪水之灾，造船逃避。众人笑云：『尔乃痴翁。自今年正月及今六月，天上没半点雨落。我众人苦旱极甚，耕种不得，正待祈雨，水从哪里来？』长者只故理自所为，任众人讥笑。

时当六月中旬，太阳正照，长者船只造都完备，安放河下，每口令老嫗前往东街探石狮子有血流出否？老嫗初去看时，人不知其故，亦不问之。看探日久，往来频数，坊下有二屠夫，疑老嫗一到石狮子边故觑便去。那日正来，二屠恰在石狮子边坐，问其故，老嫗不隐，直告以：『石狮眼中流血，当日洪水之灾，主人家即登船避难矣。』二屠待嫗去后，自相笑云：『世上有此等痴人，天旱若是，有什么水灾？况那石狮眼里哪讨血出？』一屠相约戏之，明日宰猪，用血洒在石狮眼中，比及老嫗看见，连忙走回，报与崔长者知之。长者即吩咐家人，收拾动用器物，一齐搬上船。当下太阳正酷，日气蒸人。邻里见崔长者慌慌张张恰似避难之意，哪个不讥笑。等待长者携一家老幼登船了毕，黄昏左近，黑云并集，罩了东西南北，不见天地。强雷震处，雨从而降。直于六月十七夜落起，至十九日，三昼夜不息。河中滚动新浪，水拥入市头镇。一伏时间，那人民居屋不知堤防，流荡无遗。溺死者何止二万余人，正因其乡民作孽太过，天以此劫数灭之也。就是鸡犬，不能逃焉。只有崔长者夫妇好善，预得神人救之。

那日长者数十大船，随洪水流出口，忽见山岩崩下，有一初养黑猿被溺不能起。长者即令家人取竹



竿接之而渡，那猿及岸得主而去。船正行间，又遇一树木流来，有鸦巢在上，新乳数鸦飞不起，被水浸之将死。长者又令家童取船板托之而起，那鸦展开翼各飞将去了。适有湾处，见一人被浪激流下来，叫道：『救命！』长者听得，即令人接之。张氏云：『员外岂不记僧人所言：「遇人休顾之」之嘱？』长者云：『物类尚且救之，况人而不恤哉？』竟令家童取竹竿援之上船，遂取衣服与换。日晚，那长者十数大船作一连，自然转入芦港中，若有神助，崔长者遂留止其处。次日雨止，太阳开霁，长者乃令家童回去看时，只见洪水过处，尽成砂丘，惟有崔长者房屋，虽被侵损，未曾流荡。家童报知长者，长者令工人修整所居完备，仍前携老幼回家安居。未过一月，诸用俱全，同乡邻里复归者，十有一二而已。长者作一筵席，拜谢天地、祖宗。一家长幼相聚而饮。酒中，长者问那所救之人：『欲愿回去否？』那人哭道：『小人是宝积坊下刘屠之子名刘英，今灾，父母不知存亡，家地罄空，归则无投，情愿为长者随行执伞之人，以报救命大恩。』长者大悦：『尔既肯留我家下，就作养子看待。尔是我儿，大当居长。』刘英拜谢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长者回家不觉又有半载。时东京朝廷里宫中国母张娘娘失去一玉印，不知下落。众官奏过仁宗皇帝，出下榜文，张挂诸州：『但有知玉印下落者，官封以高职。』自榜文张知各处后，忽夕，崔长者梦见神人说与：『朝廷东宫张娘娘失落一玉印，在后宫八角琉璃井中。上帝以君有阴德，特来说与，可着亲儿子去报知，以受高官。』及长者醒来，将梦与妻子说知，忽家人来报：『登州衙门首有榜文张挂。』所说与长者梦中言同。长者甚喜，谓张氏云：『想是祖先有灵，后当出贵人。可令崔庆前去奏知受

职。』张氏云：『只有一子，岂肯与之远离？富贵有命，员外莫望此事。』刘英近前见父母云：『小儿无恩报答，既是神人报说，我情愿代弟一行，前赴京都奏知，倘得一官半职回来，与小弟承受。』长者欢然，准备银两，打点刘英起程。次日，刘英相辞，长者再三叮嘱：『若有好事，休得负心。』刘英领诺而别，上路望东京进发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京城，寻个客店安下。次日饭后，径来朝门外揭了榜文。守军捉见王丞相体问。刘英先通乡贯姓名，然后以玉印失落说知。王丞相大喜，即令军牌送刘英于馆驿中伺候。次日，王丞相入朝奏知仁宗，仁宗宣宫中嫔妃问之，娘娘方记得：因中秋赏月，夜阑，同宫女八角琉璃井边，国母探手取水，误落井中。及令宫女下井看取。果有之。仁宗宣刘英上殿，问其如何知玉印之由，刘英不隐，直以神人梦中所报奏知。仁宗悦云：『想是尔家积有阴德。』便问英幼曾读书否？英对以未入书堂不曾识字。仁宗道：『既尔未曾读书，临政之职难为。』遂降敕封英为西厅驸马，以偏后黄娘娘第二公主招之。刘英谢恩，不胜欢喜。过数日，朝廷设立驸马府与刘英居。当下刘英一时显达，权势无比，就不思量旧恩矣。

却说崔长者自刘英去后将两个月，朝夕悬望，消息不到。忽日，有人自东京来，传说刘英已招为驸马，极其贵显。长者即日吩咐家人小二，同崔庆赴京。庆拜辞父母，望东京进发。正是：

此行莫道图荣贵，惹出艰危险丧身。

崔庆与小二自离家后，在路行程将有四十余日。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崔庆寻店安下。次日访问驸马府，人告之云：『前面喝导，驸马来矣。』崔庆立在一边候过了导，恰见刘英在马上端坐，昂昂然来到。崔

庆故意近前，要与相认。刘英见崔庆，喝声：『谁人冲我马头？』便令军牌捉下。崔庆惊道：『哥哥缘何见疏？』刘英怒云：『我有什么兄弟？』不由分说拿过府中，重责一十栏干棍。可怜崔庆打得皮开肉绽，两腿血流。英令监入狱中。正是古人言不差：

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

当下，崔庆被收于狱中，举目无亲，饮食皆绝。比及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难，要来看时，不能进矣。崔庆将其情哀告狱卒，狱卒怜而济之，奈缘崔庆富骄之儿，一旦受此苦楚，怎生忍当？正在饥渴之际，思得肉食，忽墙外一黑猿攀树而入，手持一片熟羊肉，来狱中见崔庆，拜将羊肉而献。崔庆俄云：『记得此猿是吾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。』接而食之，猿去。过数日，又将物食进来，如此者不绝。狱卒问崔庆而知其由，乃叹云：『物类尚有恩义，人有不如之矣。』自是，随其来往。

又一日，墙外有十数乌鸦，集于狱中，哀鸣不已。崔庆亦疑：莫非是父所救者？乃云：『尔鸟若怜念我，当代带书一封，归与吾父。』那鸦识其意都飞向前。庆即问狱卒借纸笔，备了书，系于鸦足上飞去。不十数日，已飞到其家。正值崔长者与张氏庭上说儿子没音信之事，忽鸦飞下，立于几边。长者惊疑，看鸦足上系一封书，长者解下开念之，却是崔庆笔迹，内具刘英失义及狱中受苦情由。长者读罢大哭，张氏问其故，长者说知。张氏悲痛云：『当初叫尔莫收留此人，果然恩将仇报，陷我儿子于縲绁之中，怎去得出？』长者云：『鸟兽尚知其义，彼有人心，岂得如此负恩之甚？我只得自往东京走一遭，探取虚实。』张

氏云：『儿受苦，作急而行。』次日，崔长者准备行李，辞妻赴京。正值残冬天气，路上朔风扑面，寒冻难进。正是：

马车途中迷客路，满林红叶倚行情。

长者一日已到东京，寻店安下。侵早正待出街访问消息，忽见家人小二身穿破服，乞食于廊下。一见长者，近前云：『小人受苦觅食。』遂抱之而哭。长者亦悲，问其备细，小二将前情逐一诉了一遍。长者不信，要进府里见刘英一面。小二紧紧挽住，不与其去，恐遭毒手。忽报：『驸马来矣。』众人都回避，长者立廊下候之，刘英近前，长者叫云：『刘英我儿，今享富贵，不念我哉？』刘英举头看见，认得是崔长者，哪里顾他？长者不肯休，一直随马后赶去，遂被闭上府门，不得进矣。长者大恨云：『不认我父子且由你，何又将吾儿监系狱中受苦？』即投开封府告状。正值包拯行香转衙，长者跪马头下状。拯收得带入府中审问。长者哀诉前情，不胜悲感。拯令长者只在府廊了居止。即差公牌去狱中唤狱卒来问：『有崔庆否？』狱卒复云：『某月日监下狱里，饮食不给，极是狼狽。』拯审得明白，令狱卒散诞拘之。

次日，差人请刘驸马到府中饮酒，刘英闻包尹有请，即来赴席，拯延入后堂相待，吩咐军牌云：『今日我要判理崔庆狱事，你等严守府门，不许闲杂人走动。』军牌领诺，便闭上府门。然后抬过筵席，拯推刘英坐上，英辞：『不敢当。』拯云：『上位之亲当坐。』英笑而就位。酒至半醉，便不继斟，拯故怒云：『缘何不添酒来？』厨下报云：『酒已尽矣。』拯笑道：『本府有请驸马，既没酒，可将水来斟亦美。』侍吏

应诺，即提过一桶水。拯令用大甌来斟，先持一甌与刘英道：『驸马大人权饮一甌。』刘英只道拯慢他，怒云：『包太尹好欺人！朝廷官贵，谁敢不敬我刘某一个，曾有相请而用水当酒者耶？』拯云：『驸马休怪，众官要敬驸马，偏包某不敬。今年六月尚要饮一河之水，一甌水饮不得？』刘英听罢，毛发悚然。忽崔长者近前，指定刘英骂道：『负义之贼，今日负我，久后必负朝廷，望大人做主。』拯便令拿下刘英，去了官带，拖于阶下，贵之四十根，监令供招。刘英自知行得不是，实情吐出，招认明白。拯取长枷系于狱中。

次日，具疏奏知仁宗。仁宗宣召崔长者至殿前审问。长者以前事奏知一遍。仁宗称羨：『君之重义如此，親子当受爵禄，朕明日有旨下。』长者谢恩而退。次日旨下，刘英冒功忘义，残虐不仁，合问死罪。崔庆授武城县尉，即日走马赴任。崔长者平素好善，敕令有司起义坊旌之。包拯判讫，请出崔庆，换以冠带，领文凭赴任而去。是冬，将刘英处决。都下传此，皆称崔长者夫妇好善，终得善报。刘英屠户之子，恶心不除，终受恶报。包公之判，何其严明哉！



第六十回公案 究巨蛙并得死尸

断云：

义者含冤蛙代雪，奸人偿命罪难逃。

包公一鞠明秋鉴，千载声名在案曹。

话说浙西某县，在城有一人姓葛名洪，家世富实，积谷于东西二庄甚广焉。葛洪为人最是重善，而仁德及物。

忽日有田翁携得一篮生蛙，来卖与葛某。葛问曰：『田翁此蛙从何得来？』田翁云：『今日行过龙王庙前窟中，遇此蛙在彼饮水，被我罩得来送与主人。』葛洪云：『难得你送来卖我。』便令安童取过上等钱七十文还之。其安童入内取钱与田翁，田翁受之而去。安童携那生蛙进入厨下，葛洪吩咐留之明日待客。是夜，葛洪持灯入厨下，忽听似有众人喧闹之声，葛洪疑怪道：『家人各已出外房安歇去了，如何喧闹之声不息？遂向水缸边听之，其声出自缸中。葛洪揭开视之，却是一缸生蛙在内喧闹。葛洪思道：『今日田翁所得其物，言聚于龙王庙前窟里，彼地极是灵异，且我平素不忍食生物，此物著异，宁忍烹煮之乎？次日侵早，令安童将此蛙放于龙王潭中去了。』

不两月间，有葛洪之友乃邑东陶兴，为人狠毒，各财谲诈，独知奉承于葛，以此葛洪亦不疏之。一日，葛某令人请得陶兴来家，置酒待之。饮至半酣，葛洪于席中谓兴云：『吾与贤弟交契多年，尝以知己事商

议。今有一事，欲与贤契商议，以决可否。」陶兴云：「小弟家贫，多得贤兄照顾。若遇事有代得力处，虽水火之中亦不避，何有不可，但说无隐。」葛洪云：「非为别事，我承祖上之业，颇积余财，欲待收些货物，前往西京走一遭。又虑程途修阻，我将问术士吉凶。若允前行，当令贤弟相陪。」兴闻言，便欲起意，故作笑容答道：「贤兄要往西京，特问术士之可否，见得极是。只恐尊嫂知觉，不允兄行矣，徒费心机。」葛云：「若许吾行，嫂阻不得我。」兴云：「石板桥头，有胥先生推占极验，须与决之。然今日将晚，明日约兄前行。」酒罢，径辞而去。兴归家，欢喜造化来到。次日天未晓，先来石板桥见胥先生，与之约云：「少刻葛某来占卦，尔只管以好许他，我自得重谢。」言罢而去。胥正疑惑间，恰值葛某同陶兴来到桥头，见胥术士，葛长揖，便以出往之事问其吉凶。胥术士应命祷嘱罢，掷落金钱，得一「归昧」卦，其实不祥。胥术士欲待明说之，见陶以目送视，胥乃云：「此卦中平，乃君去之无妨。我且写下占辞，细玩牢记便是。」其辞云：

欲问前程事可疑，底深十丈虑君栖。

同途有意诚非伴，万事由天数莫移。

胥写毕，葛洪受记，酬了卦钱，与兴回至家下议之。兴云：「胥术士许君仍行无妨，何用疑乎？」葛某然之，约兴云：「此去卢家渡有七日旱路，方下船一望水程而去。尔先于卢家渡等候，某日我装载便来。」兴辞之去了。比及葛洪妻孙氏知其事，欲坚阻之，而洪行货已发离本地矣。临起身，孙氏以子年幼，

犹欲劝之，葛洪云：『吾意已决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便回。尔只要谨慎门户，看顾幼子，余无所嘱。』言罢，径登程而别。孙氏掩住双眸，怅恨转入闺中。正是：

不是钱程无美酒，多因行客去匆忙。

比及陶兴先在卢家渡等了七日，方遇葛某来到，陶某不胜之喜，装货物于船上，便生着计较谓葛云：『今天色渐晚，与尊长前村饮几杯，再回渡口投宿，明日早开船。』葛某依其言，即随兴向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。陶兴连劝几杯，不觉醉去。黄昏左侧，兴促之回船中歇。葛某饮得甚醉，同陶兴回至新兴驿，路旁有一口古井，深不见底，兴忖道：此处好下手。探视四顾无人，用手一推，葛洪措手不及，跌落井中，可怜平素良善，今日非命亡身。

陶兴既谋了葛洪，连忙回至船中，唤觅艄子，次日侵早开船去了。及兴到得西京，转卖其货，值价腾涌，倍得利息而还。将银两留起一半，径送到葛家见嫂孙氏。孙氏一见陶兴回来，便问：『叔叔既转，葛兄如何不回？』陶兴云：『葛兄且是好事，逢店饮酒，但闻胜境，便去游览。已同归至汴河，遇着相知，携之登临某寺，我不耐烦，着先令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，不数日便转。』孙氏信之，遂备酒待之而去。过二日，陶兴要遮掩其事，生一计较，密令土工拾死人坑里取得死不多时之尸，丢在汴河口，将葛某往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，第三日径来葛宅见孙氏报知：『尊兄连日不到，近听得过来者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，暴尸沙上，莫非葛兄？可令人往视之。』孙氏听罢大惊，忙令安童去看时，认其面貌不似。及搜取身上，腰

间系一锦囊，遂解下回报孙氏道：『主人面貌腐烂难辨，惟腰间系一物，特解来与主母看着。』孙氏一见锦囊，持而悲泣云：『此物吾母所制，夫出入常带不离，死者的是葛某无疑矣。』举家哀伤，乃令亲人前去用棺木盛贮讫。陶兴看得葛家作超度功课完满后，径来见孙氏，抚慰之云：『死者不能复生，尊嫂只小心着顾侄儿长大便了。』孙氏深感其言。将近一年余，陶兴谋得葛之资本，置成大家，自料其事再无人举知者矣。

一日，包拯因省风谣，经过浙西，来到新兴驿歇马。正坐公厅前，见一生蛙两目睁视，似有告状意，拯疑怪，差公牌随蛙行去，离公厅一里许有废井，那蛙遂跳入井中不复出。军牌回复于拯，拯道：『井里必有缘故。』即唤里社令工人下井探取，见一死尸。拯急命系吊上来验之，颜色未变，及勘问里人：『曾认得此尸是哪里人？』皆不能识。拯疑枉死，令搜身上，有一纸新给路引，上写乡贵姓名明白，拯记之。即差李超、张昭二人，径到某县拘得亲人来问已云：『某日因过汴河口，被水溺死。』拯审问愈疑云：『彼道已溺死，又却在井里，安得一人有二处死之理？』再唤其妻来问之，孙氏诉与前同。拯令认其尸，孙氏见之抱而痛哭，称指：『正是妾之真夫也。』拯问云：『彼溺死者何又说是尔夫？』孙氏云：『得夫锦囊认之，故不疑矣。』拯令看身上有锦囊否。及孙氏寻取，不见锦囊。拯细询其夫来历，孙氏将原日同陶兴往西京买卖之情诉明。拯云：『必是兴谋杀，解锦囊系他人之尸，取信于尔，瞒了此事。』复差李、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。陶兴初不肯招，拯令取死尸来征之，兴惊惧难抵，只得供出谋杀之情。拯叠成文案，问

陶兴偿命，追家财给还孙氏，判讫，拯将得蛙代夫伸冤之事，说知孙氏。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蛙之由。拯笑云：『岂尔夫一念之善，及于物，故蛙亦以重报乎？』仍遣孙氏带将夫骸骨归葬。后来葛洪之子，读书登科，官至节度使。包公之神千古不泯矣。



第六十一回公案 証盜而釋謝翁冤

斷云：

盜殺謝妻成枉獄，包公決斷智如神。

千年案牘堪留記，万里青天到处明。

话说扬州离城五里，地名吉安乡，有一人姓谢名景，家以农为业，颇置根基。乞养一子，名谢幼安，婚得城里苏明之女为媳妇。苏氏过谢家门后，且是贤惠，敬于公姑，处事有方，大称姑意。忽日，苏氏有房侄苏宜来其家探亲，谢幼安以其无赖之徒，卑厌慢之，宜怀恨而去。

未过半月，闻幼安往东乡看管耕种，路远未回家宿。是夜，有贼名李强，蓦知幼安不在家，乘黄昏入苏氏房中躲伏，将及夜半，李某盗取其妇首饰。正待开房间走离，被苏氏所觉，急叫：『有贼！』李惧遭捉，抽出一把尖刀，刺死而去。比及天明，谢景夫妇起来，见媳妇房门未闭，乃问：『今日仍早，缘何内房便开了？』唤声不应，其姑特进房中问之，见着死尸倒在地上，血污满身，惊而视之，却是媳妇被人所杀。大叫云：『祸哉！谁盗入房中，杀取媳妇，偷取首饰而去。』谢景听罢，慌张无措，正不知贼是谁人。及幼安庄上回来，不胜悲哀。父子根勘杀人者十数日，不见下落，邻里亦疑是事。苏家不明，只道婿家自有缘故，指称被盜所杀。苏宜深恨往日慢他之仇，陈告于刘太尹处，指告谢某欲淫于妇，不从，杀之以灭口。刘尹审状，拘得谢景来衙根勘之。谢某直诉以被盜杀死，夺去首饰之情。及刘尹再审邻里，却道此事

未必是盗杀。刘尹证问谢景云：『宁有盗杀人而妇不致争闹，与其径离房中，内外无一人觉者？此是尔自谋死，何不招认而累他人？』谢景不能明，惟叫枉而已。刘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勘。谢景受刑不过，只得诬服，虽则案卷已成，而终未决。

将近一年，适包公按行郡邑，来到扬州，审决狱囚。幼安首先陈告父之枉情于拯。拯覆卷再问，谢景所诉与前词无异。拯知其不明，吩咐禁卒，散疏谢某之狱，三五日当究下落。是时，李强既杀谢家之妇，得其首饰，隐埋未露，而恶心尚未肯休。在城有姓江名佐者，极富之家，其子荣新娶，李强乘人冗杂时，入新妇房中隐伏于床下，伺夜深行盗。不想是夜房里明烛到晓，一连三夕，李贼动作不得，饥困已甚，待夜奔出，被江之群仆捉之，乱打一顿，商议次日解入刘衙中根问。李云：『我实有罪，但未曾盗得尔物，遭捶极矣。若放我不首官，则两下无伤；不则到官，亦自有说。』江惧其诈，次日不首于本司，径解包衙，具知于拯。拯审之，李云：『我非盗也，乃医者，被其所诬执到此。』拯云：『尔既不是盗，缘何私人其房？』李云：『彼妇有僻疾，令我相随，尝为之用药耳。』拯审问罢，私忖道：『女家初到，纵有僻疾，亦当再举于尔。宁肯令之同行？此人貌类恶徒，是盗必矣。拯不厌烦，务在根究。那李贼辩论妇家事体及平昔行藏，与拯知之。及拯私访江家，果与李盗所言同。拯又疑：『我道盗人初到其家，则妇家之事焉能得知若是详备？若与新妇同来，彼又不执为盗。思之半晌，乃令监起狱中。拯退后堂，细忖是事：疑此盗者莫非潜伏房中日久，听其夫妇枕席之语，记得来说？拯遂心生一计，密遣军牌一人，往城中寻个美妓进衙里，

令之甚飾，穿着与江家媳妇无异。次日升厅，取出李某来证。那李贼只道此妇是江家新妇，乃呼妇之小名云：『是尔邀我治病，今反执我为盗。』妓妇不答，公吏皆掩口而听。拯笑云：『尔此奸贼，既女平日识汝，今何认妓为新妇？想往年杀谢家妇亦是汝矣。』即差公牌到李某家搜取。公牌及家，见李床下有新土，掘之，得首饰一篋，持来见拯。即召幼安来认，内中检出几件首饰乃其妻苏氏之物。李惊服，不能抵隐，遂供招杀死苏氏之情，乃于江家行盗，潜伏三昼夜，奔出被捉之由。拯审勘明白，用长枷监入狱中，问处罪决；杖苏宜诬执之罪。而谢景之狱方得释矣。

后公吏问及：『何如以妓妇装作新妇，便知其作？』拯云：『彼妇新妇，若使与盗证辩，辱莫大焉。彼盗潜入房中，一时突出，必认新妇不着。今以妓妇假装出证，盗若认之，即知其诈，盗人果不出吾所料。』公吏叹服，皆以是为神见云。

第六十二回公案 汴京判就胭脂记

断云：

气把绣鞋吞魇死，霜台严判效于飞。

良缘本是前生定，不遇包公谁主为？

话说河南任城，有一人姓郭名华，表字名卿，才貌聪俊，勤于读书。忽日听得东京黄榜招贤，便辞双亲，雇家人李二赴京。

不则一日，行到东京，寻店安下。次日，郭华上街闲行，见一佳人开铺卖胭脂。华特以买胭脂之故，径入里面见那娘子王月英。月英见那秀士才貌轩昂，便延入坐定，问其来历。华答以：『来京赴试，敬相访于娘子。』月英喜悦，相待而去。华回店思慕王月英之容，意谓欲得相聚，足遂平生，竟忘了求名之愿。那月英在闺房中绣鞋，亦爱着郭秀士清丽，意愿与偕连理，只恨姻缘难凑。适梅香入报：『日前那秀士又来，要见姐姐买胭脂。』月英听得，即离绣房出来，迎见郭秀才，笑容可掬，便问：『秀士要买胭脂否？』华答云：『正待来求娘子所货宝物。』月英云：『秀士要得许多？何待价买，取些好的相送，回与娘子用便是。』华笑云：『小生命薄，姻缘来迟，至今尚未纳婚矣。』月英云：『既秀士未有娘子，买此何用？』华云：『因见娘子美丽，特以此为由，来访一面。』月英云：『有劳秀士相访，妾没甚好处。』华云：『倒有好处，只是娘子不肯怜小生孤单客旅矣。』月英听罢，遂变起脸，叱辱郭华几句，便走入去。华正懊恼间，

适梅香出遇，慰之而去。当下月英只因将几句言语羞辱郭秀才，去后到房里，自觉悔意，闷闷不悦。梅香径入见月英云：『姐姐如何恼那秀士而去？』月英直以其言与梅香说知。梅香云：『那郭秀才才貌双全，又未有妻室，使得与姐姐成双，乃千里之缘，何如拒叱者甚？』月英云：『实不相瞒，吾亦愿相从，只恨没人相通，正在此悔矣。』梅香云：『姐姐休忧，吾特往见郭秀才，通知姐姐之意，彼疑便释。』月英云：『尔见郭秀才，约之东街灵祭庙中相会。』梅香领意，径来见华，道知是事。华喜不自胜。梅香先去，乃自往东街灵祭庙伺候。因问神求签，看佳偶就否，得二十五签云：

星辰多不顺，管命隔黄泉。

若问婚姻事，云开月再圆。

华得签，颇解其意。正候王月英来约。时夜深更阑

，华以月英不来，怅恨复回店中。

次日，梅香又来见华，华以失约怪之。梅香云：『月英姐姐的有心向慕秀士，只虑母亲知觉，持疑未敢轻行。今令我来告明秀士，须先通媒妁与其母知，便可成亲。』华云：『若母不允，则徒费心机。要与娘子先成佳期，后则通媒。』因写书一封，付梅香回达月英。梅香接书，回见月英。月英拆开，有诗一首云：

鲛绡一幅与君开，诗句清新可当媒。

从此蓝桥无路阻，何妨今夕下阳台。



月英看罢诗意，沉吟半晌，问梅香：『郭秀才再有甚言语？』梅香云：『深怪姐姐失约。梅香再三达意，彼方以诗付我而回。』月英云：『才子难逢，候元宵之夜，母亲不在家，我两个同去相国寺玩花灯，与他相会。』复和诗一首，与梅香送来见华，约以正月十五夜相会于相国寺。华云：『前日已约小生在灵祭庙相遇，径往候之不来，今则难凭矣。』梅香云：『姐姐有书在此，决不爽信，秀士休误此事。』嘱罢径去。华开缄，见和诗一首云：

锁关金锁掣难开，指就天边月作媒。

相国风摇花影动，巫山消息下阳台。

华看诗罢私喜：此回准拟会佳人矣。

次日，正值上元佳节，怎见得好元宵？有词为证：

光阴捻指，不觉上元即至，游人似蚁，千门万户，花灯装起。

韶华夫付与，共赏六街三市。

月光如水，看蓬莱仙侣，鳌山降满瑶池。

是日，华之朋友相邀到清风亭饮酒。华被众友连劝几杯，忘却赶约之事，饮得甚醉。将晚，汴城花灯耀目，极是繁华。当彼郭华乘醉记得来相国寺，欲与月英相会之时，被酒激将来醉卧寺之佛殿后。近二更，游人已散。王月英与梅香来到寺中，见华醉睡，推之不醒。月英怅恨良久，深叹无缘。因与梅香商议，脱下绣鞋一双，手帕一幅，置华身上而去。及华睡至四更醒来，正恨月英不至，忽见一绣鞋并手帕一幅，华

细付之，乃知月英已来，酒醉不遇，留此为记而去。因大愤莫及，遂吞其鞋帕。

比及天明，寺里僧人见殿后一秀士死倒在地，大惊。摩其胸尚暖，有女人绣鞋一只并帕一幅，半在口里。僧人乃疑：此人必中毒而死。若有来根究者连累怎了？不如收此物前去告首，以免祸及。遂陈告于开封府衙。包拯审勘绣鞋与手帕，正不知是谁所留。心生一计：令公牌扮作货郎，持往街坊去卖。密嘱公人：『候有认买者，即拿来见我。』公牌领命去卖，正卖向王月英门首。梅香认得，连忙报知于月英。月英出门自来看时，果是夜来留置绣鞋，便问货郎从何得来之故。货郎云：『间他人转收来卖，不知其故。』月英用钱买之。正在疑虑间，适其母出见之，问月英端的。月英惊不敢应。母责及梅香，梅香只得说以：『昨夜同姐姐往相国寺看上元玩灯，不想姐姐失落一绣鞋，今被货郎拾得来卖。梅香认看，故姐姐复问买之。』母怒云：『这妮子好轻纵，满城人玩灯，偏尔会失落绣鞋，被人所捡？此必有缘故，从实说来，免致重责。』正在根究之际，那货郎怒道：『且休闲讲，开封府包太尹待我回报，尔等速行。』不由分辩，遂捉一起人解到府衙见拯。拯根勘月英谋杀人命之故。月英不隐，从头供出，因遇郭秀士来买胭脂，两意相投，至元宵夜，许赴相国寺与之见面。因其醉去不起，留此为记而回。不知因何身死。』拯审罢口词，即带领公牌，前赴相国寺检验死者尸首。恰值郭华之父因儿子赴京，一向不回，正来汴城相寻。见拯引导来到，遂躲廊下避之。拯入得寺后，其父访见李二，说知其子之故，慌投入相国寺见拯，陈告其事。拯问得来这死者就是儿子，勘会明白。拯令左右以银牌探取郭华醒来，左右复知。拯甚喜，急令将滚汤灌下。一伏时，

郭华平复如初，父子相见，不胜悲感。及拯再审于华，华诉与月英口词则同。拯道：『今此一事，男女不由父母之命，自私约会，败害纲常甚矣。本待奏过朝廷，依律判断。思尔夙世有缘，今生会合。今日乃是良辰，同回到月英家成其夫妇，同尔父亲归故里也。』判讫，郭华父子甚感包公之德，拜谢，同回王月英家成亲。毕礼之夕，花烛辉煌，不凉蓝桥之遇云英，自是夫妇得偕老焉。

第六十三回公案 判僧行明前世冤

断云：

鞠问明台情莫隐，包公神智耸京都。

梦中已识僧人姓，夙世冤家一旦除。

话说西京离城十五里，地名大树坡，人烟稠密，亦是个冲要所在。时有姓程名永者，曾是牙佞之家，通接往来厚商，颇置其业。令管店家人张万者，但遇往来投宿之人，或得经纪钱，皆私记于簿书。

一日，有成都幼僧，姓江名龙，要往东京披剃给度牒。那日恰行到大树坡，就投程永店中借歇。是夜，江僧独自一个于房中收折衣服，将那带来银子铺于床上，正值程永在亲戚家饮醉回来，见舍窗里有光露出，忖道：今夜此店里莫有人投宿？遂近前视之，见一和尚在床上收拾银两。程永见了便道：『这和尚不知是哪里来的？带有许多银两，若使图谋将来，胜做数年经纪。』常言道：『财物动人心。』不想程永只自忖说，倒有实要谋他之意。夜深时候，四顾无人，向店中取出一把利尖刀，推开僧人房舍入去，喝声：『尔谋人得许多财，不分我些？』江僧人听罢大惊，一时辩理不及，被程某一下刀刺死，就掘开床下土，埋了尸首。收拾起那银两，进入房中睡去。次日起来，并无人知觉者。正是：

谋财害命曾无报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

当下，程永得那僧人银两去做买卖，未数年起成大家，再不思为经纪矣。娶城中富室许二之女为妻。

许氏贤惠，甚称夫意。生一子名程惜，容貌极其美丽，父爱之如掌上珍珠无异。年纪稍长，不事诗书，专好游荡。程永以其只是一子，不甚拘管他，或时言之，其子必怒恨而去。只其母虑子后去不肖，破荡家业，所以日夜忧心。一日，程惜令匠人打造一把鼠尾尖刀，遇暇日，径来彼父厚爱严正家云：『严叔叔在家否？』适严不在，其妻黄氏出来应云：『是谁叫严某？侵早出庄所未转。』程惜直入云：『是我要寻严叔有句话商议。』黄氏一见是程惜直入，云：『是我侄儿，快进家里坐。』便邀惜至中堂坐定云：『难得侄儿来到，待我去整午餐待等叔回。』惜云：『反成扰动婶娘。』黄氏入厨下，整备午餐已熟，恰值严正回来，见着程惜，不胜之喜。便令黄氏安顿酒席，引惜进偏舍斟酌。酒至半酣，严问云：『贤侄到我家，莫非程兄有请否？』惜不觉恨激于心，怒目反视，欲说难于启口之意。严怪而问云：『侄有何事，但说无妨。』惜云：『我父是个贼人，侄儿要刺杀之。利刃已准备下了，特来通知叔叔，明日便下手。』严正不听此事便罢，一闻他说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乃云：『侄儿休来累着我。尔父子至亲，今要行此大逆之事，倘成，官府宁不疑我唆教？那时怎生分说此事？从今休提，若使外人知之，了不得祸患。』惜云：『决不敢负累叔叔。要刺之情，不是明日，只在早晚间。』言罢，抽身走起来了。严正惊慌不已，将其事与黄氏道知。黄氏云：『此不是小可，彼未曾与夫商议，或有不测，尚可无疑。既今来我家道知，久后事露，如何分说？』严云：『然则如之奈何？』黄氏云：『如今之计，莫若先告首与官府知之，方可免受累矣。』严依其言，次日具状于包府衙里，告首其事。



拯审状，甚觉不平，乃道：『民家有此等逆理之情！』即拘其父母来问。程永直告：『其子果有谋弑之心，得走入仓窖里方免。』拯究其母，母亦云：『不肖未知因甚，常在我面前言要弑父之事，屡被我责遣，彼不肯休。』拯审口词无异，大疑是事，即拘其子来根勘之。程惜低头不答。拯未深信，再唤程之邻里数人，逐一审问，邻里皆云：『其子的有弑父之意，身上不时藏有利刃，彼亦常对我众人说。』拯令公人搜惜身上有刃否，公人搜取没有。其父复云：『昨日行刺，必留在睡房中。』拯复差张龙前到程惜睡房搜检利刃，张龙果于席下搜出一把鼠尾尖刀，回衙呈知拯。拯以刀审问程惜，程惜无语。拯不能决，将邻里一人犯都监候狱中，退入后堂，自忖道：彼嫡亲父子，并无他故，何如其子恁的行凶？此事深有可疑。思量半夜，未得究理之策。

又过数日，拯未决是狱，坐卧不安。一夕，乃于寝室中焚起好香，至夜昏，拯乃端肃衣冠，告于天地神祇云：『今为程某之子有大逆之情，拘系于狱，干累其众，动经未决。若彼父子，莫非前生结有冤愆，亦难证明彼方肯甘心。神祇当以梦应我知，方可为之雪理。』祷罢就寝。将近四更，拯得一梦：正待唤渡舫过江，忽岸上滚出一条黑龙，龙背上坐一神君，手执牙笏，身穿红袍，来见拯云：『包大人休怪其子不肖，乃是二十年前事了。』道罢竟随龙而没。拯俄然惊觉，思忖梦中之事，颇悟其意。明日升堂，先令狱中取出程某一干于阶下审问，拯唤程永近前问之云：『尔成其家，还是守祖上现在？还是自所创乎？』永答云：『初曾作经纪，接往来客商，得牙佻钱而成家矣。』拯云：『出入是自管理否？』永云：『执理书簿，皆由

家人之手。』拯云：『家人名谁？』永曰：『张万是也。』拯即差人牌拘得张万来衙，索书簿视之，张万即取簿献于拯，拯将书簿展开向几上，从头逐一看来，中间却写有一人，姓江名龙，是个和尚，于某月日来宿其家。甚注得明白。拯忆昨夜一梦渡江见龙神之事。记在心上，就令一千人都跪于下，独令程永进屏风后诘问之云：『今日狱已成，尔子该处死定矣。只汝之罪亦难逃。但尔心下别有何事？当从实供来，免累众人。』永答云：『吾子不孝，既蒙包府处死，彼亦甘心。小人别无甚事。』拯云：『我知了多时，尚则瞞我？江龙幼僧告尔二十年前事，尔记得乎？』程永听罢包公说起『二十年前幼僧』一句，毛发悚动，仓皇良久，不能抵讳，只得吐实，供出：『二十年前有一幼僧在店安歇，要往东京披剃，买取度牒，某贪其财物，杀死夺取。尸身现埋在睡房床下。』拯审究得实，复出堂差军牌至程家店里睡房床下掘取谋杀人死尸，军牌去后，不移时回报，果掘出一僧人尸首，骸骨已朽烂，惟面肉尚留些许。拯将程永监收狱中，邻里干证并行放释。拯疑其子必是幼僧后身，冤家有在，特来投胎取债。乃唤其子再审之云：『彼为尔之亲父，尔何故欲杀之？』其子又无话说。拯云：『赦尔之罪回去，别做生计，不见尔父如何？』其子曰：『某不会做甚生计。』拯云：『尔若愿做甚生计，我自与你一千贯钱去。』其子曰：『若得千贯钱，我买张度牒出家为僧便罢了。』拯的信其然，乃云：『尔且去，我有处置一千贯钱处。』次日，拯委官籍程永家产得千缗与程惜而去。遂问程某编官辽阳之军。

案狱已决之后，吏曹复问：『相公何以知僧人姓名并二十年前之事？』拯说与：『梦中因渡江见龙神，

我便忆有江龙之姓名。且神告知二十年前之故，待我审视簿书，而知端的。一证其言，彼即惊服招认。』吏曹听罢，皆叩头称包公以为神云。

第六十四回公案 决淫妇谋害亲夫

断云：

一鞠明台如日照，奸夫淫妇罪难逃。

善人自有龙神附，性命依然状诉包。

话说东京离城五里，地名湘潭村，有一人姓丘名惇，家以农为业，颇致殷实，遂成富翁。娶本处陈旺之女为妻。陈氏虽则丰姿美貌，却是个水性妇人。因见其夫敦重，甚不相乐。时镇西有一牙佗，姓汪名琦，为人清秀，貌颜清爽，是个风流子弟。尝往来丘惇之家，惇遂以契交兄弟情义待之，无间亲疏。汪出入稔熟之时，与陈氏交接言语，陈氏甚爱慕之。

一日，值丘惇出外，恰遇汪琦来其家，陈氏不胜忻喜，延入房中坐定，谓汪云：『丈夫往庄所算田租，一时未还，难得今日尔到此。略闲暇些，有一句话尝要说知，权且停待，我入厨下便来。』汪琦正不知何缘故，只得应诺，遂安坐等候。不移时，陈氏整奩得一席酒入房中来，与汪琦斟酌。酒至半酣，那陈氏有心，向那汪琦乃云：『闻叔叔未娶婶婶，夜来独睡，岂不寒冷乎？』汪答云：『小可命薄，姻缘来迟，衾枕孤眠，是所甘愿矣。』陈氏笑云：『叔休瞞我，男子汉久无妻，夜度如年。适言甘愿，乃不得已之情，非实意也。』汪琦初则以朋友义分上，尚不敢发闲言语。及被陈氏以言所戏，不觉心动，乃云：『贤嫂既念小叔单冷，宁肯念我哉？』陈氏云：『我倒有心怜尔，只恐叔无心恋我矣。』二人戏谑良久，彼此乘兴，遂成云雨。

之交。正是色胆大如天，自两下意投之后，情意稠密，但遇丘惇不在家，汪某遂留宿于陈氏房中矣，丘惇全不知觉。

忽日，丘惇之家仆颇知其事，欲报知于主人，又恐主人见怒；若不说知，甚觉不平。值那日丘惇正在庄所与佃人算账，宿于其家。夜半，丘惇谓家仆云：『残秋天气，薄被生寒，未知家下亦若是否？』家仆答云：『只亏主人在外，家下夜夜暖矣。』丘惇怪疑，便问：『尔何如此言语？』家仆初则不肯说，及其恳切，乃直言主母与汪某往来交密之情。丘闻知恨不得到天晓，转回家下，见陈氏面带春风，愈疑其事。是夜，蘸问汪某来往情由，陈氏故作遮掩模样，乃道：『遇尔不在家时，便闭上内外门户，哪曾有人来我家，而将此言诬我！』丘云：『不要性急，体实日后自有端的。』陈氏忧惧不语。次日侵早，丘惇又往庄所去了。

汪琦已来，见陈氏不乐，因问其故。陈氏不隐，遂以丈夫知觉情由告知。汪某云：『既如此，不须忧虑，从今我不来尔家，便息此事矣。』陈氏笑曰：『我道尔是个有为丈夫，故从于汝，原来是个没智量之人。我今既与你情密，须图终身之计，心则安矣。缘何就说开交之事？』汪云：『然则如之奈何？』陈氏云：『必须谋杀吾夫，可图久远。』汪沉吟半晌，没有机会处。忽计从心上来，乃云：『娘子的有实愿，我谋取之计有了。』陈氏问：『何计？』汪云：『本处有一极高山巅，原有龙窟，每见烟雾自窟中出则必雨；若不雨必主旱伤。目下乡人于此祈祷，尔夫亦预此会，候待其往，有处置之计。』陈氏悦云：『若完事后，



此外我自调度。』汪宿了一夜而去。

次日果是乡人鸣锣击鼓，径往山巅祈祷。丘惇亦与众人随登。恰值汪琦到，就跟着丘惇而行，将近黄昏，众人祈祷先散去，独汪琦丘惇在后，经过龙窟，汪戏之云：『前面有龙露出其爪矣。』惇惊疑探着，被汪乘力一推，惇立脚不定，遂坠落窟中。可怜丘惇因妻之故，丧于非命。正是：

万事劝人休碌碌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

当下，汪某谋取丘惇之后，抛走回来，见陈氏道知其事。陈氏悦云：『想今生我与你有缘矣。』自是汪某无忌，出入其家，不顾人知。比亲戚问及丘某多时不见之故，陈氏掩讳，只告以出外未回。然其家仆知主人没下落，甚是忧疑。又见陈氏与汪琦成夫妇之事，越是不忿，欲告首于官，根究是事。陈氏密闻之，将家仆赶逐出外。

去后将近一月余，忽日丘惇复归家。正值陈氏与汪某围炉饮酒，见惇自外人，汪大惊，疑其为鬼，抽身入房中，取出利刃呵叱，逐之离门。惇悲咽无所往，行到街头，遇见其家仆，遂抱住主人，问其来由。惇将当日被汪推落窟中之事说了一遍。家仆哭云：『自主人不回，我即致疑。及见主母与汪某成亲，想着用谋如是，待诉之官，根究主人下落，竟遭赶出。不意吉人天相，复得相见。当以此情告于开封府，方雪此冤。』

丘惇依其言，即具状赴开封府陈告。拯受得状子，审问云：『既当日推落龙窟之际，焉得不死，而复

能归乎？」丘惇泣诉：「正不知因何缘故，方推下之时，窟旁皆茅苇，遂傍茅苇而落，故得无伤。」拯又问云：「窟中何如？」惇答曰：「窟中甚黑，久而渐光，且一小蛇居中，盘旋不动。窟中干燥，但有一勺之水甚清，掬其水饮，不复饥渴。想着那蛇，必是龙也。尝祷祝而乞庇佑，蛇亦不见相伤，每窟中轻移旋绕，则蛇渐大，头角峥嵘。出窟而去，俄而雨下，如此者六七日。一日，因攀拿龙尾而上，至窟外，则龙尾掉摇，而坠于窟旁。归家，正值陈氏与汪琦同饮，被汪琦将利刃赶逐而出。特来具告。」言罢不胜痛哭。

忽日，拯审实明白，即差公牌张龙、赵虎，来丘宅拿捉汪琦、陈氏。是时，汪琦正疑惑是事，不提防丘惇的实生还，已具状告于开封府。径差公牌拘到府衙对理，拯问及于汪琦，琦答云：「当时乡人祈祷，各自早散归家。丘惇于黄昏误落龙窟。哪曾有谋害之情？又况其家紧密，往来有数，哪有通奸之情？」是时，汪琦争辩不已。拯云：「尔若不图其妇，误跌窟中，为何又持刀逐之，谋害之情难抵。」即着公牌去陈氏房中，取得床上睡席来看，见有一人新睡痕迹。拯乃证汪琦云：「既论彼家门户紧密，缘何有二人睡痕？分明是你谋陷，幸致不死，尚自抵赖！」因令严刑拷勘。汪琦惊慌不知所为，只得逐一供招，与陈氏通奸害取丘惇情由。拯叠成文案，问汪琦、陈氏皆抵死罪。放还丘惇。

龙图公案卷八

第六十五回公案 决狐精而开何达

断云：

迷失桂芳随野怪，包公追究释何冤。

朝廷明旨随申下，案牘真堪万载传。

话说西川成都府，有一人姓名达，在城盛族，家道极富，其为人性格刚直，不肯屈下。年四十岁尚未有嗣息。忽日，因与叔之子何隆争未分之业，隆亦是个奸刁之徒，不容相让，讼之于官，逮系干证，连年不决，以此兄弟致仇，因于是矣。何达欲思避身之计，来见姑之子施桂芳商议其事。桂芳原亦宦族，幼业诗书，虽则聪明才俊，尚未娶妻。那日见表兄来家，邀入舍中坐定，问其来由。达云：『兄因争讼一节，连年烦扰，伤财涉众，悔之莫及，思欲脱身之计，未知适从，特来与弟议之。』桂芳云：『兄若不言，小弟亦要告知。日前有故人韩节使官任东京时，遣人相请，已约之而去，兄何不整行囊，与小弟同去相访一遭，且游玩京城景致，得以避此是非，岂不是久计哉？』达闻言大喜，即辞桂芳归家，与妻商议，允诺无阻。收拾衣资之类，约日与桂芳离成都，望东京进发。时值初春天气，日色融和，何达并家人许乙与施桂芳三个，在途中一路游春光而去。正是：

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。

当下三人晓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将行二十余日，望东京城不远。靠晚，歇于东山店。明日侵早入城，访问韩节使消息，人答云：『按巡郡邑，尚未转衙。』以此，桂芳与何达留止城东驿舍中，等待韩节使回。遇清闲无事，每日二人只是载酒寻芳，闻有景致处，即便登览，穷源幽谷，名山宝刹，游殆遍。忽日，何达同桂芳游到一个所在，远见楼角隐隐，风送钟声来到。何云：『前面莫不是佳境？与弟进前访之。』桂芳随步而行，来到三门下，却是一古寺。二人入得寺来，恰遇三老僧在法堂上讲经，见有客至，便起身施礼，延入方丈，分宾主坐定。僧人问及：『秀士何来？』桂芳答道：『访故人不遇，特过宝刹游览。冒渎师父，望勿见责。』僧人云：『幽僻山宇，惟恐不足以延纳秀士，何谓冒渎？』即令童子具茶而进。何、施二人茶罢，敬请僧人开东西两廊钟鼓佛阁游玩。僧人令童子取锁匙，开遍各处与何、施二人前来观景。

何、施登罗汉阁观览一番，只见对寺一所树林，幽奇苍郁，问童子：『那一座树林是何处？』童子答云：『原是刘太守所置花园。太守过后，今荒废多年，惟茂林花树而已。』桂芳听罢，谓何云：『试往游玩一番。』达云：『荒废所在，有甚佳景？只在此消遣足矣。』桂芳云：『难得到此，莫惜一往。』何只得随之而去。经游其地，但见毁墙崩砌，石榻斜欹，狐踪兔迹，交驰草径之中。桂芳叹道：『昔人初置此时，岂期今日有如是耶？』忽何云：『适失落一手帕，内有碎银几两，莫非在佛阁上？弟少待，我去寻取便来。』言罢径去。

桂芳缓步行入竹林中，等之许久不来。忽有二女使从林外面入，见桂芳笑云：『太守请尔议事。』桂芳

问云：『尔太守是谁？』女使云：『君去便知矣。』桂芳忘却等候何某，遂随二女使而去。比及何某来寻，桂芳不知所在，四下搜寻，并没消息。日色又晚，何某忖道：莫非他等我不来，自先回舍去了？即抽身转驿舍来问。当下那桂芳被那女使引到一所在，但见明楼大屋，朱门绣户，却是一个官府第宅。堂上坐一仕宦，闻桂芳来到，便下阶延进堂上赐坐，甚加礼敬。桂芳再三谦逊，其宦宦云：『足下远来，不必固辞。老夫避居此处十数年矣，人迹不到。君令相遇，岂偶然哉。吾有女年长，尚未许适，尝欲觅一快婿，不得其人。今愿以奉君，幸毋见阻。』桂芳正不知如何答应莫措，那仕宦便吩咐使女备筵席，与秀士今夕毕礼。桂芳惶惧辞让间，群女引之入室，锦帐绣幄，金碧辉煌，一美人步出与讲拜，盛设酒礼，遂谐伉俪。桂芳忻悦，得此佳偶，真乃奇遇也。自后竟不再见太守之面，但终日与群妇人拥簇嬉戏而已。

比及何达走回驿舍中，问家人许乙：『曾见桂官人回来否？』许乙云：『桂官人与主人一同出城未转。』何达惊疑，只恐于林中被大虫所伤。过了一宵，次日再往寺中访问时，并无见知者。何达至晚，只得快快转归驿舍。停候十数日没消息，与家人商议，收拾回家。往日官司未息，何隆体得其归，及闻施桂芳没下落，即具状告于本司，以何达谋死桂芳情由。有司拘根其事，何达无辞以抵，遂被监系狱中审勘。何隆怀仇欲报，乘此机会要问何达个偿命。上下衙门用了贿赂银两，各攒成本司官吏，急推勘其事。何达弗能自明，受刑不过，只得认个谋害之情，公吏叠成文案，该正大辟，解赴西京决狱。就是邻里亲戚，见其无辞，亦信的其所谋矣。可怜何达已遭冤枉，正是：



欲见此情分屈直，除逢包尹马头来。

是冬，包拯为护国张娘娘进香袍，到西京玉妃庙还愿事毕，经南街过，望见前面一道怨气冲天而起，便问公牌：『前面人头簇簇，有何事故？』公牌禀道：『有司官今日在法场中决罪人。』拯听罢忖道：『内中必有冤枉之人。即差公牌报知：『罪人且将审实，方许处决。』公牌忙禀复监斩官，道知有司，不敢开刀。随即带犯人来府司与拯审明。拯审到何达事情，并无抵辞，随即供招。拯根勘之，何达悲咽不止，将前事诉了一遍。拯听罢口词，又拘其家人问之，家人亦诉并无谋死之情。只不知桂芳下落，难以出脱。拯疑怪，令将何达散监狱中再根勘。

次日，拯吩咐封了府，扮作白衣秀士，只与军牌薛霸，何达家人许乙，共三个，径来东京古寺中访问其事。恰值二僧人正在方丈上闲坐，见拯三人人来，便起身延入，相见坐定，僧人问：『秀士何来？』拯答云：『从西川到此。程途劳倦，特扰宝刹，借宿一宵，明日即行。』僧人云：『只恐铺盖不备，寄宿尽可。』于是，拯独行廊下，见一童子出来，问云：『尔领我四处游览一遍，讨几个钱赐尔买果子食。』童子见拯面貌异样，笑云：『今年春间有两个秀士来寺中游玩，失落一个。足下今有几位来，我不敢应承。』拯正待根究此事，听童子所言，遂陪小心问之。童子被其恳切，乃引出三门外，用手指云：『前面那一所茂林，常出妖怪迷人。那日一秀士入林中游行，不知所在，至今未见下落。』拯记在心，就于寺中过了一宵。次日邀许乙来林中行走，根究是事。但见四下荒寂，寒气袭人，没有动静。拯正疑虑间，忽闻林里有笑声。

拯冒荆棘而入，见群女拥着一男子，在石上作乐酣饮。拯近前呵叱之，群女皆走没了，只遗下施桂芳坐于林中石上，昏迷不省人事。包公令薛霸、许乙扶之而归。过了数日，桂芳口中吐出恶涎数升，如梦方醒，略省人事。拯乃开府衙，坐公案，令薛霸复拘何隆一千人到阶上，审勘前情。拯问桂芳当日与何达游于彼处，缘何相失之由。桂芳云：『当日何兄因失银两，前去寻取之时，小人行入深林之中，适见高房朱牖，门庭迥异。内堂坐一宦宦之人，延小可入内同坐，言笑自若。顷刻间请出一美姬，称是其女，要招纳小人为婿。一向贪恋其中，迷失归路，但遇花晨月夕，则群女相邀，出林内纵游饮酒，以尽其乐，正不知其何故。今幸青天开眼，待遇大人，提拔小可于坎坷之中，再得睹于人世，实重生父母，万载不磨也。』言罢呜咽，不胜其哀。拯云：『吾若不亲到其地方访之，焉知有此异事。』乃诘何隆云：『尔未知人之生死，何妄告达谋杀桂芳？今桂芳尚在，尔得何罪？』何达泣诉曰：『隆因家业不明，连年结讼未决，致成深仇，特以此事欲致小人于死地耳。』拯以为然，重拷何隆。何隆情屈，一状招承无异。拯叠成文案，申奏于仁宗得知。

不数日间，朝例旨下云：『何隆因怀私愤，诬告何达谋杀施桂芳，今事已明白，本合问死罪，减免一等，将何隆决杖一百，发配沧州军，永不回乡。治下衙门官吏，受何隆之贿赂，不明究其冤枉，诬令何达屈招死罪，俱革职役不叙。包拯才力有能，擢升一级。施桂芳、何达供明无罪，各发宁家。』当日，明旨于拯府堂开读，逾众知悉，具依法施行不提。于是，京都闻此异事，莫不嗟叹包公开豁何达之德，而讥何隆自取其祸耳。

第六十六回公案 决李宾而开念六

断云：

烈性自全遭枉死，李宾刁诈莫逃刑。

包公真乃民父母，一鞠奸情两得真。

话说离开封府四十五里，地名近江，亦一大乡境也。隔江盛族有姓王名三郎者，家颇富饶，惯走江湖。娶地名五石丘朱之女朱娟为妻。朱娟貌丽而贤，善持家法，夫妇相敬如宾，一胜日，王三郎欲整行货出商于外，朱氏劝云：『命运付之于天，富贵有时，何必奔波劳苦，离家远出哉？况尔妻独自支持，无人看顾，不若勿行，另行善计可矣。』三郎依其言，遂不思远出，只在本地近处生放营为。

时对门有姓李名宾者，先为府吏，后为事革役，性最刁毒，好淫贪色。因见三郎朱氏有貌，日夜图之，欲与相会一番不能够。忽日侵早，见三郎出门去了，李宾装扮齐整，径入三郎舍里，立于帘外，叫声：『王兄在家否？』此时朱氏初起，听得帘外有人叫声，问道：『是谁叫？三郎早已上庄去矣。』李宾不顾进退，直入帘里，见朱氏云：『小可有件事特来相托，未知即回么？』朱氏以宾往日邻居不疑，乃云：『彼有事未决，想必日晚方回矣。』李宾见朱氏云鬓半偏，启露丹唇，不觉欲心火动，用手扯住朱氏云：『尊嫂且同坐，小可有事告禀，待王兄回时，烦仗转达知。』朱氏见李宾有起不良之意，劈面叱之云：『尔为人堂堂六尺之躯，不分内外，白昼来人家调戏人之妻小，真畜类不如也！』道罢，身进入内去了。李宾羞脸难

藏而出，致恨于心，回家自思：‘倘或三郎回来，彼妻以其事说与，岂不深致仇恨哉？莫若杀之，以泄此忿。’即持利刃复来三郎家，正见朱氏倚栏，若有所思之意，不提防李宾复来。宾向前怒道：‘认得李某否？’朱氏转头见是李宾，大骂云：‘奸贼缘何还不去？’李宾不顾，抽出利刃，望朱氏咽喉刺入，闷地而倒，鲜血迸流。可怜红粉佳人，化作一场春梦。李宾悄视四方无人，脱取朱氏之履，并刀，走出门，埋之于近江亭子边。

朱氏有族弟念六惯走江湖，适是日船泊江口，欲上岸探望朱氏一面。天暮，行人其家，叫声无人应。待至房中，转过栏杆边，寂无人声。念六随复登舟，觉其脚下履湿，便脱下置灶上焙干。其夜，王三郎回家，唤朱氏不应。及进厨下点起光照时，房中又未曾落锁。三郎疑虑，持光行过栏杆边，见杀死一人，倒在地，血流满阶。细观之，乃其妻也。三郎抱起看时，咽喉下伤着一刀，大哭道：‘是谁谋杀吾妻？’次日，邻里闻知，都来看，果是被人所杀，不知如何。邻人道：‘门外有一路血迹，可随此脚迹而去根究之，可知贼人所在矣。’三郎然其言，即集邻里十数人，径寻血迹而去。那迹直至念六船中而止。三郎上船捉住念六，骂道：‘我与你无仇，何得杀死吾妻？’念六大惊，不知所为，被三郎绑缚到家下，乱打一番，解送开封府陈告于拯。

拯问邻里干证，皆言：‘谋杀人脚迹，委的在其船中而没。’拯根勘念六情由，念六哭云：‘曾与三郎是亲戚，抵暮临其家，无人即回，不知谋死朱氏在家，履上沾得血迹，实不知杀死其妻之由也。’拯疑忖

道：既念六谋杀人，不当取妇人履而去。搜其船上，又无利器。此有不明。令将念六监于狱中。

拯生一计，出榜文张挂：『朱氏被人所谋，失落其履，有人捡得者，重赏官钱。』过一月间并无消息。忽日，李宾饮于村舍，村妇有貌，与宾通奸。饮至醉后，乃谓妇云：『看尔有心顾我，当以一场大富赐尔。』妇笑云：『自君来我之家，未曾用半文钱，有甚大富，尔自取之，莫哄妾矣。』宾云：『说尔知之，若得赏钱，那时再来尔家饮酒，宁不奉承我哉。』妇问其故，宾云：『即日王三郎之妻被人谋死，陈告于开封府，将朱念六监狱偿命，至今未决。包太尹榜文张挂究问，有人捡得那被杀妇人之履来报，重赏官钱。我正知其履下落，今说尔知，可令丈夫将去给赏。』妇云：『履在何处？尔怎知之？』宾云：『日前我到江口，见近江亭子边似有物，视之却是妇人履，并刀一把，用泥掩之，想必是那被谋妇人的。』村妇不信，及宾去后，密与其夫说知。村民闻说，次日径至江口亭子边，掘开新泥，果有妇人履一双，刀一把，忙取回家见妇。其妇大悦，宾所言有信。即令夫将此物来开封府衙见拯，拯问之：『从何得来？』村民直告以：『近江亭子边，埋在泥中得之。』拯问：『谁教尔在此寻觅？』村民不能隐，直告以是其妇说与知之。拯自忖道：其妇必有缘故。乃笑谓村民道：『此赏钱合该是尔的。』遂令库官给出钱五十贯，赏与村民。村民得钱，拜谢而去。拯即唤公牌张、赵近前，密吩咐道：『尔二人随此村民，至其家体访。若遇彼妻与人在家饮酒，即捉来见我。』公牌领旨而去。

却说村民得赏钱欢然，将回家见妻，说知得赏之事。其妻不胜之喜，与夫道：『今我得此赏钱，皆是

李外郎之恩，可请他来说知，取些分他。」村民然其言，即往李宾家请得他来。那妇人一见李宾，笑容可掬，越致奉承，便邀入房中坐定，安排酒浆相待，三人共席而饮。那妇云：「多得外郎指教，已得赏钱，当共分之。」李宾笑云：「留于尔家置酒，剩者当歇钱也。」那妇大笑起来。

不提防拯差人来，两个公牌听得多时，直抢进房中，将李宾并村妇捉了，解入府衙见包公，禀知妇人酒间与李宾所言之事。拯勘问于妇：「何知被杀妇人埋履所在？」村妇惊惧，直告以李宾所教。拯审问李宾，李宾初则抵讳，不肯招认，后被严刑拷勘，只得供出是其谋杀朱氏之情。至是再勘村妇：「李宾因何来尔家之故？」村妇难抵，亦招出往来通奸情弊。拯叠成文卷，问李宾处死，决配村妇于远方。而念六之冤方得释矣。



第六十七回公案 決袁仆而釋楊氏

斷云：

袁仆難消雍一恨，  
张家苦獄竟能伸。

包公千載聲名下，  
脫此深冤孰不憐。

话说西京离城五里，地名永安镇，有一人姓张名瑞，家极富实，有东西两庄，积谷甚广。娶城中杨安之女为妻。杨氏贤惠，处家有法，长幼听从，呼令无违。杨氏生一女名兆娘，聪明貌美，针黹精通，父母甚爱惜之。尝言：『此女须得一佳婿，方肯许聘。』年十五尚未适人。张瑞有二仆人，一姓袁，一姓雍，雍仆敦厚而勤于事，袁仆刁诈而卖弄其主。一日因怒于张，被张逐出之。袁疑是雍一献谗于主人，故遭遣，遂甚恨于雍，每思以仇报之。

忽日，张瑞因庄所回家，感重疾甚紧，服药无效。延十数日，张自量不保，唤杨氏近前嘱云：『我无男子，只有女儿，年已长大，或我不起之后，当即适人，休留在家，而致忧虑。雍一为人小心勤事，家务委之亦可。』言罢而卒。杨氏不胜哀痛，收敛殓讫。作完功课之后，杨氏便令里姬与女儿议亲。兆娘闻知，抱母哭云：『吾父过未周年，且无别兄弟，今便将女儿出适，母亲靠着谁人？女儿缘法还在，愿在家陪侍母亲，再过一二年出嫁未迟。』母怜其言，遂息是议。

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张某亡过，又是三四个月。家下事务出入苗租，尽是雍仆交理。雍愈自紧密，

不負主人嘱托。杨氏亦无疑虑。正值纳粮之际，雍一见杨氏说知，整备银两秤官。杨氏取钱一篋，与雍入城找银。雍一领受，待次日方去。适杨氏亲戚有请，杨氏携女同赴席。

袁仆知得杨氏已出，抵暮入其家，欲盗彼之物。径进里面舍房中，撞见雍一在床上打点钱贯。袁仆怨恨起来，指道：『尔谗主人逐我出去，尔今把持家业，是何道理！』就拔出一把尖刀来杀之。雍一措手不及，肋下被伤一刀，气遂绝矣。袁仆摸取钱贯于篋中，急走回来。并无人知觉。

比及杨氏饮酒而归，唤雍一时不见，进房中寻觅，被人杀死在地。杨氏大惊，哭谓女云：『张门何大不幸！丈夫才死，雍一又被人杀死，惹出其祸，怎生伸理？』其女亦哭。邻人知之，甚疑雍一死得不明。

当下有庄佃汪某，乃往日张之仇人也，闻是事告首于洪御史。洪拘其母女并仆婢十数人审问。杨氏哭诉不知杀死情由。汪指称其母女与人通奸，雍一妒奸故被奸夫所杀。洪信之，勘令其招。杨氏不肯诬服。连年不决，累死者数人。而其母女被拷打，身无全肤，家私消乏。兆娘不胜其苦，谓母曰：『女旦夕死矣，只恨无人顾视母亲，不能即决，此冤难明，当直之于神。母不可诬服招认，以丧名节。』言罢，其母呜咽不止。次日，兆娘果死，杨氏伤感甚至，亦欲自尽之计，狱中多人皆慰劝之，方得不死。

明年洪已迁去，而包公来按西京。杨氏狱中闻知，重贿狱官得出，陈诉于拯。拯根勘其事，拘邻里问之，皆言：『雍一之死，未知是谁所杀。然杨氏母女的无污行，可怜其死者不下数人矣。』拯亦疑之。次日，斋戒祷于城隍司云：『今有杨氏疑狱，连年不决，其有冤情，当以梦应，我为之决理。』祷罢回衙。是

夜，拯秉烛坐于寢室，未及二更，一阵风过，吹得烛影不明。拯似睡非睡，起身视之，仿佛见窗外有一黑猿在立。拯叱问曰：『是谁来此？』猿应云：『特来证杨氏之狱。』拯即开窗看时，四下安静悄无人声，不见了那猿。拯沉吟半晌，计上心来。

次日侵早升堂，取出杨氏一千人问之云：『尔家曾有姓袁人否？』杨氏答云：『妾丈夫在日，有走仆姓袁，已逐于外数年，别无姓袁者矣。』拯即差公牌拘得袁仆到衙勘问。袁仆不肯招认，拯又差人于袁家搜取其物，都将得来看。公牌至其家，搜得篋一个，内有余钱数贯，特来见拯。拯未及问，杨氏认篋箱是当日付与雍一盛钱找银秤粮之物。拯审得明白，乃问袁云：『杀死人者是汝，尚何抵赖，干累于众！』因令取长枷监于狱中根勘。袁仆不能隐，只得吐实，供出谋杀情由。拯叠成文案，问袁处死；汪某诬陷良人，决配远恶州郡之军。遂放出杨氏与一千人，皆感谢而去。西京传播此狱，若非包公之来，雍一之冤焉能得明？而杨氏虽不肯诬服，竟被累死于狱中必矣。天眼恢恢，报应不昧，使是疑狱决于包公之案，何其神哉！

## 第六十八回公案 决客商而开张狱

断云：

张汉深冤何所诉？建康邸舍得奸商。

包公一念阴阳准，万里青天日月光。

话说东京管下袁州，离城七里，地名萍乡，有富民姓张名迟，与弟张汉共堂居住。张迟娶岭南周文之女为妻。周氏过张家门二年，生一子过周岁，适周母有小疾，着安童来报其女知之。周氏闻知母疾，与夫商议要回家看顾，某初则不允其去，过数日周氏又道起居归宁之事。张见妻坚意要行，只得与之收拾回去。比及周氏到得母家，母病已痊，见女儿回来，不胜之喜。

留待一月有余，忽张迟有故人潘某在临安县为吏，有些物要送张某，遣仆敬来萍乡相请。张某接得故人来书，次日先打发仆回报，许来相会。潘仆去后，迟与弟商议道：『临安县潘故人书来相请，我已许赴约而去，家下要人看理，尔当代我前往周家说知，就同嫂回来。』弟应诺。

次日早，张汉径离门来到周家，见了嫂道知：『兄将远行，特命我来接嫂回家。』周氏乃是贤惠妇人，甚敬其叔，吩咐整備酒礼相待。张汉饮至数杯，乃云：『路途颇远，须趁早起身。』周氏遂辞别父母，随叔步行而回。行到高岭时，五月天气，日色酷热，周氏手里又抱着小孩儿，极是困倦。乃谓叔云：『正当晌午，望家里不远，且在林子里略坐一回，少避暑气再行。』张汉云：『既是行得难，少坐一时可好。不如先

把侄孩儿与我，先去回报知于兄，令觅轿夫来接。」周氏云：「如此恰好。」即将孩儿与叔先抱得回来。

正值兄在门首候望，汉说与兄知：「嫂行不上，须待人来接。」迟即雇二轿夫，前至半岭上，寻那妇人不见。轿夫回报于张。张大惊，即同弟复来其坐息处寻之，委的不见。其弟亦疑虑，谓兄云：「莫非嫂有甚物事忘在母家，偶记得回转取之？」兄试再往周家探视一番。」迟然其言，径来周家门时，皆云：「自离门后已半日矣，哪曾见其转来？」张愈慌，再来约弟，说与未有在家。二人穿林抹岭，到幽僻处则见其妻死于丛林中，且无首矣。张迟哀哭甚至，乃道：「当日不允尔来，坚意要行，惹此大祸，怎得明白？」正是：

不应此妇身先丧，怎见包公一鉴明。

当日迟与弟雇人抬将尸于外，用棺木盛贮了。次日，周氏母家得知此事，其兄周立极是个好讼之人，即扭张汉赴告于曹都宪，指称：「张汉欲奸嫂氏，嫂不从，恐回说知其兄，故杀之以灭口。」曹信其然，用严刑拷掠，虽张某受责，身无完肤，终不肯诬服。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，都官部人到岭上寻觅首级，哪里去讨？回报不得，密地开一妇人坟墓，取出尸断其首来回报。曹再审勘，张汉含冤，如何肯招。受不过极刑，只得诬服，认个谋杀之情。案卷既成，用长枷监系狱中候决。就是张之邻里，亦信张汉的有是事，问拟不差。

将近半年，宋仁宗于五台山行香，回驾后东京阴云不开，四下弥漫，不辨东西南北。仁宗问于文武：

『东京城因何自朕烧香回宫之后连日阴云，主甚吉凶？』王丞相出班奏云：『阴云乃怨郁之气，不主什么吉凶。臣闻得近年狱内处决者，多有冤枉。内死不明者，怨抑之气不散，上干天意，故有是应。往年陛下每欲作斋醮，正为此也。多因边庭未靖，此斋醮歇二年未建。今冬又该审狱各郡州之囚，乞陛下广施仁德，委任得能官再加审实，直待刑正罪当，然后决之。若可赦者，即从开之，则阴云自散，日月开明矣。』仁宗允其奏，即降旨：『着落开封府包太尹先审东京罪人，而后巡审各郡。』旨既下，包拯承上命开封府衙门，审问该就刑律案。正及张汉一款，便唤张犯厅前问之。张抱悲哭诉前情，诬枉之事。拯疑当日彼夫寻觅其妇首级未有，待过数日，都官寻取便能得，此事有可疑。令散枷张汉于狱中。

遂唤公牌张龙、薛霸吩咐道：『尔二人前往南街头寻个卜卦人来，有事商议。』二人领命，径出府衙，行过南街，没寻个卜卦术士处。及问得人，乃教之云：『此去北津桥，有张术士在那里推卜，可寻他去。』二人直来北津桥，果见一老翁铺下纸张，只待人来推卜。薛霸近前揖云：『开封府包公有请，托烦就行。』张术士闻知是包府之命，不敢推阻，就收拾起招子，随二公人来衙拜见于拯。拯问：『尔名张术士否？』张答云：『衰老便是。』拯云：『令尔代推占一事，须虔诚祷之。』张云：『大人占何事？敢问主意。』拯云：『尔只管推占，主意在我自心。』张正不知何故，只得依仪祷祝，推出一『天山遁』卦报与拯道：『大人占得此卦，遁者，匿也，是问个阴幽之事。』拯道：『卦辞如何？』张云：『卦辞意义深渊难明，须与大人自测之。』拯玩其辞云：



卦遇天山遁，此义由君问。

聿姓走东边，糠口米休论。

拯看罢卜辞，沉吟半晌，正不知如何解说。便令取官米一斗，给赏张术士而去。

唤过六曹吏司并公差问之云：『本处有糠口地名否？』众人皆答：『无此地名。』拯退入后堂，秉烛而坐，思忖其事。忽然悟来，乃道：『得占辞之义矣。』次日升堂，唤过张、薛二公牌，拘得张之邻人萧某来到，密吩咐：『汝带二人前到建康地方旅邸之间，限三日要缉访张家事情来报。』萧某以事干系情重，难以缉访，虑有违限之罪。欲待推辞，见拯有怒色，只得随二公牌离府衙，一路访问张家杀死情由。事已过多时，哪里访得出？根究二日，并无下落。萧某与薛、张进退无计。

正行来建康旅邸炊饷，午店里面先有两客商，领着一个年少妇人在灶前吹火造饭。二商困倦，随身卧于床上。萧某悄视那妇人，曾似面熟。妇人见萧亦觉相识，二人顿视良久，颇悟此妇人的似张迟娘子周氏。连年说被张弟杀死，今系于狱未决。包府正遣我等来访是事。缘何尔在这里？莫非天下妇人貌有相类者？即忖道未罢，适那妇人颜色戚戚，近前见萧问道：『长者从哪里来？』萧某答云：『我萍乡人氏，姓萧者便是。』妇人闻说是其夫同乡，便问：『长者所居曾识张某否？』萧某大惊：『好似张邻里周娘子，委的是乎？』周氏汪然泪下云：『妾正是张迟妻也。』萧乃道知张汉为尔诬服系狱之故。周氏泣曰：『冤哉！当日被张叔先抱孩儿回去，妾坐于林中候之。忽遇二客商挑着箬笼上山来，见妾独自于此，四顾无人，即拔出

利刃，胁取我所穿衣服并鞋。妾怀惧，没奈何遂脱下衣服并鞋，与那二客商。遂于笼中唤出一妇人，将妾衣并鞋与那妇人穿着，断取其头置笼中，抛其尸于林里，拿我入笼中，负担以行。遍处乞觅钱钞，受苦万端。今遇乡里，恰如青天开眼，望垂怜悯，报知吾夫，即来救妾矣。』言罢悲咽不止。萧某听罢，乃道：『目今包衙正因张汉狱事不明，特差我领公牌来此缉访，不想相遇，正乃千载之机。待说与公牌知之，便送娘子回去矣。』周氏收泪，进入里面，安顿那二客商。萧某来见薛、张二公牌，午饭正熟，萧某云：『可速餐。张家之事，今有下落。』二公牌忙问其故，萧某以前情说与二人知之。张、薛二人午饭罢，抢入店里，正值二客与周氏亦在食饭。二公牌进前唱声：『包府有牌来拘你，可速前去。』二客听说一声包府，神魂惊散，动走不得，即被二牌绑缚了，带妇人直回府衙，报知于拯。

拯不胜之喜，即唤张迟来认。迟到衙会见其妻，相抱而哭。拯再审周氏口诉，周氏逐一告明前事。二客商不能抵讳，招认款服。拯取长枷监收狱中，叠成案卷。拯以张汉之枉明白。再勘问都官得妇人首级献官情由，都官不能隐，亦供招出：难以回报，特开他人坟墓，断死妇尸首献官。拯审实，一干犯罪监候，具疏奏达朝廷。不数日，仁宗旨下：『二客谋杀惨酷，即问处死。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，诬服冤枉，皆罢职为民。给客商资帛赏赐邻人萧某，释放张汉，周氏仍归夫家。周立问诬执之罪，决配远方。都官盗开他人棺妇人头，亦处死。』拯依拟判讫。张弟之冤方雪，而疑难之狱一旦决矣。当彼吏曹于暇日叩问包拯，缘何占卜而知于建康旅邸得遇谋人者？拯云：『阴阳之数，报应不差。当卜占之时，得卦辞未明

其义。及再三思之，方解得其辞。前二句乃是助语，第三句云：「聿姓走东边」，天下岂有姓聿者？犹言聿字加一走之，却不是个建字。「糠口米休论」，必谓糠口是着地名，及问之又谓无此地名，想来糠字去了米是个单康字。离城九十里在建康驿名。且建康是往来冲要处所，客商并集，我亦疑此妇莫被客商带走？故令彼邻里有相识者往访之，当有下落。果不出吾所料矣。』吏胥深服其论，皆仰包公如父母，敬之如神明矣。

第六十九回公案 旋风鬼来证冤枉

断云：

贞节诉冤夫枉死，包公鞫断动神明。

旋风且入空窰内，律决黄宽正典刑。

话说广州肇庆，在城陈、邵二姓，最为盛族。陈长者有子名龙，邵秀有子名厚郎。陈龙聪俊而家贫，厚郎奸猾而富实。二人幼年同窗读书，皆未议婚。

城东刘胜，原是宦族，有女惇娘，容貌端庄，温柔敦重，父爱之，尝教女讲《古今烈女传》，惇娘明敏，一闻父说，便晓大意。年方十五，诗词歌赋，述之脍炙人口。所以远近争欲求聘。一日，其父与族兄商议云：惇娘年已及笄，来议亲者无数，我欲择一佳婿，不论其人贫富，只未知谁可以许否？兄答云：『古人择姻，惟取婿之贤行，不以富贵论也。在城闻得来陈长者有子名龙，人物轩昂，勤学诗书。虽则目前家寒，谅此人久后必当发达。贤弟不嫌，我须为媒，作成这段姻缘可乎？』胜云：『是人吾亦闻知，须待回归与女孙议之。若其欢允，再无疑矣。』即辞兄回家，见妻张氏说将惇娘许嫁陈某之事。张氏答云：『此事由尔主张，不必问我。』胜云：『尔可将此意密道惇娘，试其意向如何。』及母遇暇，以适陈子之事道知。惇娘亦闻其人，虽则面不敢许，而心深慕之矣。

未过一月，邵宅令里姬来刘家议亲，刘心只向陈某家，推托：『女尚幼，待来年议之未迟。』里姬去

后，刘密遣族兄往陈家通意。陈长者贫难，不敢应承。刘某道：『吾弟以令郎才俊轩昂，故愿以女适从，贫富非所论。但肯许允，即择日过门。』陈长者再不推阻，遂应命许婚。刘某归达其弟，言陈长者愿与其子毕姻之事，胜大喜。唤着裁缝，即为陈某做好新衣服数件，只待择取吉日，送女惇娘过门。

是时，邵某听说刘家之女许配陈子，深怀其恨道：『是我先令里姬议亲，故推女未成年，却便许适陈家。此耻不忿，必寻个事陷之。』次日来见其友董先，说与刘胜：『太欺人！其女我往议亲，却推阻不允，今反适与陈家之子为婿。此耻何堪？特来与贤契商议，要寻个事陷他，须教着我机会，久不负忘。』董先听罢，笑道：『足下岂不闻谚语有云：「一家有女百家求。」彼既有心向陈家，将女儿许嫁便罢。君乃富足之家，令郎岂怕没有美妇婚？若要与人结仇乎？』邵某不悦，乃云：『往日与贤弟相知，观今之言，是有违矣。务须教我一个计策。不然，吾请教他人。』董某没奈何，只得说与：『陈家原是辽东卫军，久失在伍，若是发配。正应陈长者之子当行。除究此事，则能违其愿，使不得成婚矣。』邵大喜，即辞董某而去。

次日，具状于本司，告首陈某逃军之由。官府审理其事，册籍已除军名，无所根勘，将停其讼。邵秀家富有钱，上下买嘱，吏胥攒成。有司反复原籍验之，果是逃军。乃拘陈某订审。陈之父子不能辩理，当发配充卫之际，正应陈龙该行。军批已出，父子相抱而泣，龙曰：『遭值不幸，家贫亲老，况儿又有远役。此去惟虑父母无依，放心不乐。』长者云：『虽则我年衰迈，亲戚尚有，旦暮必来看顾。只尔命薄，未完刘家之亲。不知此去，还有相会日否？』龙曰：『儿访得来，正因此亲事，致恨于仇家，受这大祸，亲事尚

敢望哉？』父子叹气一宵。次日，龙之亲戚闻得，都来赠行。龙以亲老嘱托众人，径辞而别。有诗为证：

夜半鸡声促晓行，家贫亲老怎堪行？

长安道上依稀柳，多少离人恨不平。

比及刘家得知陈某遭配之事，而抑所望，嗟吁不已。惇娘于闺中知之，心如刀割，恨不及见陈郎一面。每对菱花，幽情别恨，难以语人。因书红笺数首以自怨，诗云：

牡丹红靚海棠红，妾在深闺子役东。

国色天香谁是主？教人错恨五更风。

又云：

许君窗下结姻缘，回首东风倍惘然。

已被赤绳先系定，谁知空负一红笺？

又云：

好事缘何苦不全？君受奇祸妾忧煎。

玉箫已负生前约，金镜偏教别处圆。

次年春，城里大疫，刘女父母双亡，费用已尽，家业消乏，房屋亦转卖他人。惇娘孤苦无依，投赖父娣姑家居住，姑怜念之，爱如己生。尝有人来其家，与惇娘议亲，姑未知其意向，因以言试云：『尔之父



母已喪，身无所倚，先许陈氏之子，今从军远方，音耗不通，未知是生是死，当绝念矣。况汝系青年，何不凭我再嫁一美郎，以图终身之计，岂不胜独守空房，寂寞岁月者乎？」惇娘听罢，泣谓姑云：「女孙听得来陈郎遭祸，本为我身上起，使女儿再嫁他人，是背之不义。姑若怜我，女儿甘守姑家，以待陈郎之转。遇有不幸，须结来世姻缘。惟再许他适，宁就死路，决不相从矣。」姑见其烈，再不说及此事。自是，惇娘于姑家谨慎密守着闺门，不遇姑所唤，半迹不出堂，人亦少见面。

是年十月边，海寇作乱，大兵临城，各家避难迁徙。惇娘与姑亦逃难于远方。明年海寇宁息，民乃复业。比及惇娘与姑回时，室厅被寇烧毁，荒残不堪居住，二人就租平阳驿旁房舍安下。未一月，适有官家子黄宽骑马行过驿前，正值惇娘在灶边吹火，宽见其容貌秀丽，便问左右居人：「是谁家之女？」有人识者，近前告以：「城里刘某之女，遭乱寄居于此。」宽知之，次日令人来议亲，惇娘不允。宽以官势压之，务要强婚，来议者不息。其姑惊惧，谓惇娘云：「彼父为官势，子又高，若不许嫁之，如何能勾在此停泊？」惇娘云：「彼要强婚，儿有死而已。眼前姑且许他待过六十日，父母孝服完满，便议过门，须缓缓退之。」姑依其言，直对来议者说知。议亲人回报于宽，喜道：「便待六十日何妨。」遂停其事。

忽日，有三个军家行到驿中歇下。一军人炊饭，一军人倚驿栏而坐，适惇娘见之。入谓姑云：「驿中有军家来到，姑试问之从哪处来。若是陈郎所在，亦须访个消息。」姑即出见军人问云：「尔等是何卫来此？」一军应云：「从辽卫来，要赴信州投文书。」姑听说声道着是辽东，便问：「辽东卫有陈某，尔识之

否？』陈某听罢，即向前揖云：『妈妈何以识着陈某？』姑氏云：『陈某是妾女孙之夫，曾许嫁，未毕婚而别，故识之矣。』陈某云：『今女孙曾适人否？』姑云：『专待陈郎回来，不肯嫁人。』陈某忽汪然泪下云：『要见陈某，我便是也。』姑大惊，即引入与惇娘道知。惇娘不信，出见问其当初事情，陈某将前事说了一遍，方信是真，二人相抱而哭。二军伙问其故，自相喜曰：『此千里之缘，岂偶然哉！我二人带来盘缠钱若干，即备筵席，与陈某今宵毕礼。』于是，整顿盘缠，二军待之舍外，陈某、惇娘并姑三人饮于舍里。酒阑人散，陈龙与惇娘进入房中，解衣就寝，诉其衷情，不胜凄楚。次日，二军伙谓陈某云：『君初毕婚，不可轻离，待我二人自去投文书，回来相邀，与娘子同赴辽东，永谐鱼水之欢。』言罢径去。于是，陈某留止舍中，与惇娘相亲。

才二十日，黄宽知觉陈某回来，恐他亲事不成，即遣仆从到舍中捉之至家，以其逃军杖杀之。密令将尸身藏于瓦窑中。次日，令人来逼惇娘过门，惇娘忧思无地。及闻陈某被宽所害，就于房中自缢。姑见而救之云：『想陈某与尔只有这几日姻缘，今既死矣，当绝念嫁与黄公子便了，何用自苦如此。』惇娘云：『女儿务要报夫之冤，与他同死，宁肯再嫁仇人乎？』其姑劝之，不从。

正没奈何，忽驿卒报：『开封包太尹委任本府之职，今晚来到，准备迎接。』惇娘闻之，拱手谢天云：『吾夫之冤可雪矣。』即具状迎包马头陈告。包带进府衙，审实惇娘口词。惇娘悲哭，将前事逐一诉知。拯即差公牌拘黄宽到衙根勘，黄宽力争，不肯招认。拯思道：即谋杀人，须得尸首验之，彼方肯服。若失此

对证，怎得明白？正迟疑间，忽案前一阵狂风过处，那阵风：

拔木飞砂神鬼哭，冤魂灵气逐面来。

拯见得风起怪异，遂喝声道：『若是冤枉，可随公牌而去。』道罢，那阵风从拯之座前复绕三匝，有值堂公牌是张龙、赵虎，即随风出城二十里，直旋入瓦窑里而没。张龙、赵虎进窑中看时，见芦草遮着一男子尸身，面色尚未变。乃回报于拯。拯命人抬得入衙来，令惇娘认之。惇娘一见是其夫尸身，抱而痛哭。及验身上伤痕，乃是当日被黄宽不停打死之伤。拯再勘问，黄宽不能隐，遂招服焉。拯叠成文案，问宽偿命，追钱理殡。着惇娘文领。复根究出邵秀买嘱吏胥陷害之情，决配远方充军。惇娘令亲人收管，每月官给库钱若干贍养。拯初任本府，判讫此事，得其明决，肇庆百姓无不仰敬，称以为神。

第七十回公案 枷判官监令证冤

断云：

疑狱连年能决断，包公明鉴鬼神钦。

秋毫万里浮云净，一念真同天地心。

话说西京城离东门二十里，地名狮子镇，居人稠密。有富家姓吕名盛，排行第九，邻里敬其有钱，皆以九郎呼之。娶城中王贵恩之女为妻。王氏性格温良，处事有方，长幼皆敬服之。王氏过门二年，生一儿名吕荣，聪明才貌，勤于诗书，年十五，何提学考入庠补廪，当日九郎指望儿子前程，加以奉承上司，交结有名官员，甚有面情。然九郎为人性度骄傲，又倚钱势，王府尹新除到任，粮户皆出郭远迎。九郎以其子在学，自恃有官宦面情，不去迎接。王府尹点查得出，怀记在心，思得个机会处，要深根之。

忽日，吕有家仆李二，因上元佳节，西京放灯甚盛，内外人家都聚于报恩寺玩赏鳌山。李二探得主人也都出来看灯，九郎有妾名春梅，容貌清丽，李二欲私之。恰值那夜春梅正在厨下收拾，李二撞将人去，故问云：『尔日前道有什么话对我说，遇我不得闲，没来得及细问。今夜主家都出去看灯，我亦闲些，有甚话快说来。』春海笑云：『贼奴才！日前我哪里见尔之面？将此言蘸我。若漏此语与主母知之，教尔皮亦去一重矣。』李二道：『今夜难遇此机会，尔须怜我，久不敢忘也。』春梅是个水性妇人，情亦易动。当下向得他来，恐主母知之，罪责不免，欲待逆他，怎禁那李二哀告。正在迟疑间，适九郎回家取香，正待进房，

恰遇見李二与春梅在灯下议论。九郎大怒云：『小仆贼，敢戏吾之爱妾？』李二走闪不及，被九郎扭出来，绑于柱上杖之。李二不胜其楚，惟乞饶命而已。比及王氏与婢从回来，见绑打李仆，慌问其故。九郎以调戏春梅之事说知。王氏云：『丑声不可外传，既李仆不道，逐之于外便了，怒责之何益？』九郎忿乃解，进入房里。王氏令人解下，亦此责之，逐离出门。李二不胜其恨，忿然出去了。

未及半年，九郎上庄与钱客廖某算账，廖有子最奸恶，将所借钱批俱改作完账，执与九郎争辩。九郎怒激不能平，令数家人捉之而归，锁于舍里，务逼其招认。监系一二日，吕家缓于提防，忽夜被其人剪断锁镣，越墙而走，正不知逃往何处去了。九郎见走其人，即着家仆复往庄上缉探，莫非逃回原家。及群仆来庄上访问时，未有动静，特报九郎知之。九郎疑虑其有他故。

当彼李二闻此消息，正恨主人，没个机会报他之仇，即状于王府尹处，告首『吕九郎谋杀廖某之子，弃其尸于江中』。王府尹审了状子，大笑道：『吕九郎恃他有钱，藐视官府，今日亦撞在手中来矣。』即差公牌拿得吕九郎来，根勘其谋杀人之由。九郎诉云：『彼欠吾钱，只赖已还，所以不忿其诈，委的系于舍中，欲其自明，不意脱逃，宁有杀人即无迹哉？』王府尹叱云：『谋杀其人，弃尸于江以绝迹，何尚抵赖？』喝令用严刑拷掠。吕九郎受苦已极，不肯诬服。王府尹令监禁狱中根勘。虽是其妻王氏以夫受刑，将竭家私营救，而王府尹百端究竟，务要问九郎偿命。九郎之子累经省宪诉直审查，案卷数年不得明白。正是：

要见此情真与假，须添公案一回新。

次年，宋仁宗敕命开封府包太尹案视西京狱事，拯领命回西京而来。九郎之子吕荣欲待见母道知，正见王氏倚着案几而立，颜色憔悴，眉头不展。荣径上向母云：『事有前定，非人力所不能胜，母何故憾憾？』于是，王氏云：『尔父只生着你，只为家有余钱不守本分，小事而成大祸。今系狱中，逃者不知去向，连年未决，正虑此事。久则案卷坚固，尔父问死必矣。此冤哪里伸直？为此事故忧怀，令母怎得心安？』吕荣道：『一儿为父系狱之后，艰关千里，不辞跋涉，经省宪诉告冤情，争未遇明宰，以致连年不决，儿子夜里未尝安枕。目今此狱当得明白。』母问其故，吕荣道：『朝廷委开封府包太尹按视两京，不久来到。儿闻此人明见万里，触事如神，想吾父之冤，在此雪矣。』王氏听罢，即令吕荣迎候包公陈告。

数日，拯到西京，特开府衙理事。吕荣首先陈告。拯审状，唤吕荣问之，荣以前事诉了一遍。及拯取案卷根勘，都拟九郎谋杀情由。拯复审再三，乃云：『都似成案拟议，则尔父该偿命的实，何用复诉？』吕荣泣云：『若得其谋死尸首证验，父之偿命是所甘心。』拯亦疑之。令荣于外伺候，乃斋戒沐浴。次日入城隍司，将牒文宣读讫，焚化纸钱。唤过庙祝，谓之云：『我未入城时，闻城隍及判官甚著灵异，今为吕九郎疑狱未决，我将先问此事。限尔三日要报应。若三日无报应，则庙祝杖七十，判官用大枷枷了。五日无报应，则庙祝杖八十，判官该决六十。』言罢径回府衙去了。庙祝承限之后，日夜惊心，惟恐不得下落。每朝于城隍案前殷勤祷祝，望乞显灵，以免杖责。将近二日，忽九郎于狱中似寐非寐，举手大呼曰：『其



人將到矣，我須出与之证理。』狱中罪犯，见者皆疑其狂语。次日拯升堂，适见一人慌慌忙忙走入衙来，伏于阶下呼曰：『我西庄廖某之子，特来自首。』拯见其双手被人所缚，抱住头不放，乃问其来故。其人云：『乞放开我缚，容直说来。』拯云：『请城隍赦尔解之。』道罢，那人逐下手，备言当日实欠吕九郎钱钞若干，不合改批图赖之。被其所禁，乘夜脱走于三百里外躲避。不想昨日被数人来捉住，缚我手于头，跟逐至此。拯闻之愕焉，意其为城隍所驱就。令狱中取出吕九郎认其人，九郎见着，大叫云：『冤家，我道你已死，遭累坐了许多年狱。今日亦有相会时乎？』那人低首服罪，拯根勘当初告首者是谁，却乃其仆李二。问其致仇之因，九郎诉明李仆欲私其妾，知觉遭责逐之，故怀恨报复。拯判下：『李二罔陷旧主，延成疑狱，决配远恶之军。廖某逋欠主人钱钞，脱逃负系，决杖七十，配二千里。』具疏劾奏王府尹之奸罪，而释吕家之冤狱矣。

第七十一回公案 证儿童捉谋人贼

断云：

张匠夫妇成诬案，包公一鞠释其冤。

谋人已致经年狱，洗雪当时枉得平。

话说潞州城南，所居韩、许二姓甚盛。韩姓有名定者，家道富实，与许二自幼相交。许二家贫，与弟许三作盐侖，尝往河口觅客商趁钱度活。一日，许二与弟议道：『买卖我兄弟们都会做，只是欠缺本钱，难以措手。若只是商贾边觅些微利趁口，怎能勾发达？』许三云：『兄若不言，我尝要议取是事，只说没讨本钱还他。我若教尔借本钱，便是与你去，汝将何说？』许二云：『尝闻兄与韩某相交甚厚，韩富家，积有余钱，何不向他借得几百钱做本？待我兄弟起腾，包些利息还他，彼又得其所益，岂不两相美乎？』许二云：『尔说本是，只恐他不肯。』许三云：『待他不肯，又作主张。』

许二依其言，次日径来韩家，特作相望之意。韩某出见许二笑云：『多时不会老兄，正在思慕。请人里面坐。』许二进入厅后坐定，韩吩咐家下整备一席酒出来相待，二人对席而饮。酒至半酣，许二举一句话说：『久要见贤弟商议一事，不敢开口，特恐弟意不允。今日又将来与贤契议之。』韩云：『老兄自幼相知，有甚话但说不妨。』许二云：『要于江湖贩买些闲货，缺少银两凑本，故来见弟商议，要借些银，不知肯作成否？』韩云：『老兄还是自为？有伙伴同为？』许二不隐，直告以与弟许三同往。韩某初则欲许借

之，及闻说与弟相共，就生个事故，推托道：『目下要秤办官粮，未有剩钱，此则不能应命。』许二知其推故，再不开言，即告酒多，辞之而去。韩某亦不甚留。

当下许二未回，许三在家待候回信，必谓兄借得银两回来。及许二回家，怏怏而已。许三见兄不悦，乃问云：『兄去问韩某揭借本钱，想必了事，何又忧闷？』许二云：『不道你怎知，才见韩某，就留我饮酒。待席中间说及借本钱之事，测其意似肯应承。及说与弟相共，彼遂以他事推故，不允借矣。似此谋事不成，反致取笑，是以忧闷也。』许三听罢，乃谓兄云：『韩某太欺负人，终不然我兄弟没他钱本就成不得事。须待再计议之。』遂复往河口寻觅客商去了。

时韩某有养子名顺，聪明俊达，韩甚爱之。一日三月清明，与朋友出往郊外踏青，顺带得碎银几两在身，欲作逢店饮酒之资，是日游至晚边，众朋友已散，独韩顺饮着几杯酒，不觉醉来，遂伏兴田驿半岭亭子上睡去。恰遇许二兄弟过亭子边，许二认得亭子上伏睡者是韩某养子，遂与许三说知。许三恨其父因借钱不肯，常要害他，及听得兄说其人是他养子，怒激于心，调兄云：『休怪弟太毒，深恨韩某无理，今乘晚间四下无人，待谋此子以泄日前之忿。』许二云：『由弟所为，只宜谨密，休待事露便了。』许三取出利斧一把，劈头砍下。正是：

可怜青春年少子，今日一命丧须臾。

许二兄弟既谋杀韩顺，搜身上藏有碎银数两，尽剥劫而去，弃尸于途中。当地岭下是一村人居，内有

姓张名一者，原是个木匠，其住房屋后面便是兴田驿。时张木匠要赴城中某处造作，趁早离门，五更初携器具行来半岭，忽见一死尸倒在途中，视之遍体是血，似被人所谋。张匠惊道：『今早出门不遇好采头，待回家明日再行。』径抽身而转。及午过，韩定知之，急来认时，正是韩顺。其父不胜痛恨，遂集里邻验现其致命处，则斧痕也。特随血迹寻究来，正及张木匠之家。邻里皆道：『是张匠谋杀无疑。』韩亦信之，即捉其夫妇解官首告。本司审勘，邻证合口指说是张木匠谋杀。张夫妇有口不能辩，惟仰天呼屈，哪里肯招？韩某并逼根勘，夫妇不胜拷掠，遂争诬服。本司官见其夫妇争认，亦疑之，只监系狱中，连年不决。正是：

世有枉情何以理，除是包宰得伸平。

是时，包太尹正承仁宗敕旨，审决西京狱事。道经潞州，所属官员各出郭迎接。拯入潞州，开公厅坐定，先问有司：『本处有疑狱否？』职官近前禀云：『他无疑狱，惟韩某告发张木匠谋杀其子之情，张夫妇争取供招，事有可疑。即令监候狱中，年余未决。』拯听罢乃云：『不以情之轻重系狱者，动经一年，少者亦有半载，百姓何堪？或当决者即决，可开者即放之，斯不负朝廷委任，而下民亦得安生。都似韩某一桩，天下能有几罪犯得出？』职官无语，怀惭而退。

次日，包拯转来，小帽领一二公人，自入狱中，见张木匠夫妇细询之。张木匠悲泣呜咽，将前情诉了一遍。拯思：被谋之人，不合头上砍一斧痕，且血迹又落尔家。今彼不肯甘服，必有缘故，须再勘问。拯

离狱中。次日又入审问，一连数遭，张匠所诉皆如前言。拯不得其明处，亦在迟疑之间。正鞫问时，见一小孩童，手持一帕饭送来与狱卒，连说几句私语，狱卒点头应之。拯即问狱卒：『适那孩童与尔道什么话？』狱卒不敢正对，乃复拯他事云：『那孩童报道小人家下有亲戚来到，令今晚早转些。』拯知其诈，径来堂上发遣左右，散于两廊，呼那孩童入后堂，吩咐库子李十八，取四十文钱与之，访问适见狱卒有何话说。孩童口快，直告云：『今午出东街，恰遇二人在茶店里坐，见我來，用手招入店内，那人取过铜钱五十文，与我买果子。待我受了钱，却教我狱中探访，今有什么包丞相审勘，看所勘死事，其夫妇何人承认。』是此缘故，别无他事说。』拯听罢，即命张龙、赵虎吩咐道：『尔随这孩童，前往东街茶店里捉得那二人來见我。』

张、赵二公牌领旨，便跟孩童径到东街店里正寻人，正值许二兄弟在那等候孩童回报，不提防公牌來到。张、赵抢进，登时捉住许二兄弟，解入公厅见拯。拯根勘之云：『你谋杀人，奈何要他人偿命？』初则许二兄弟尚抵赖不肯认。拯令孩童证其前言，二人惊骇不能隐讳，供出谋杀情由。及拘韩某问之，韩某方悟当日许二来揭借银两，不允致恨之由。拯审实明白，遂问许二兄弟偿命，而放张匠之夫妇。民称包公决是狱如代上天之命，千载之下何其鉴哉。

龙图公案卷九

第七十二回公案 除黄二郎兄弟刁恶

断云：

茶店胁钱遭发配，渡夫吓骗受严刑。

包公过处风雷动，法令轰轰岂顺情？

话说包公离了李家庄，与公人望陈州进发。行了半日，来到一个地名枫林渡，望见渡夫不在船上，乃与唐公云：『前面有个小店，可往少坐一时，以待渡夫来到。』唐公应诺，挑行李到茶肆。二人坐下，有茶博士出来，生得丑恶，躬身揖云：『秀才们要吃清茶么？』包公云：『行路辛苦，有热热的可将二盏来。』卖茶大郎转身入去，不多时持过二盏茶，出与包公二人，各吃一盏。包公吃罢茶，乃令唐公取过二百钱还他。大郎笑道：『秀才好不晓事，吃了两盏茶，即是五百钱，如何还我二百钱？』唐公云：『茶我曾吃过，只是一百钱一盏，尔店如何过取钱？』大郎怒骂云：『不识高低，我偏要你五百钱。不然，吃得我几下拳头！』包公见其要行凶，连忙着唐公取五百钱还他。

正出店来，渡夫正撑过近岸边，二人牵驴上渡。只见管渡来讨钱，包公云：『该几多渡钱？』管渡者云：『尔二人该五百，驴子该二百，共是七百钱。』唐公道：『我二人带乘驴，只该五百钱，如何多要我二百钱？』管渡的喝云：『此渡尝是依我说讨，你敢来逆我言语，便推落水中，看你们要命否？』包公问



云：『此是官渡是私渡？』管渡云：『虽是官渡，亦要凭我。』唐公云：『既是官渡，目今有个包文拯要赴陈州上任，倘从此渡经过，知尔逼取渡钱若干，还是如何？』管渡云：『包公不来便罢，纵使知的，亦不过打我几大棒，终不然有个蒸人甑耶？』包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，即令唐公取过七百钱与他。上了岸，密问其伙伴：『此渡夫名唤是谁？』其伴云：『莫要说起，此渡夫乃姓黄，兄弟二人，大者唤一郎，小者二郎。大郎现在岸边开茶店，骗人茶钱，今成个大家。小郎作渡夫，骗人无厌。我虽是他伙伴，一日只趁他几文钱，供家而已，其余都是他得去。』

包公听罢，着唐公写在簿上，因自叹云：『陈州县下，只因水旱不调，五谷不登，致百姓饥饿。况各处又有如此顽民，使百姓怎得安生？』及包公到陈州判断了赵皇亲后，径差公牌拘到黄二郎，当厅取问，审得大郎开茶店，欺骗平人，着杖八十，用大枷号令州衙数日，面刺双旗充军，仍将其家财一半没官，赈济饥民。提过二郎问云：『你恃官渡骗人，近日包老爷来，尔何如也索他重财？今包公新造一甑，且将尔看蒸得熟否？』道罢，即着数名无情汉装起锅来，将二郎坐于甑中，扇着火。一伏时，二郎已蒸得皮开肉绽，在甑中死矣。自后奸顽敛迹，畏包公之威严，尤如猛虎也。

第七十三回公案 包文拯断斩赵皇亲

断云：

国法严明行大辟，包公名誉动当朝。

皇亲自恃君王宠，一旦冰山日出消。

却说包公过了枫林渡，行未三十里，望陈州不远。但见馆驿中迎候新官人员不计其数。为首耆老问包公云：『秀才前来，曾见有包相公到否？』包公答云：『不曾闻说。我们要去访亲戚的。』言罢直过，径进南门来。有把门军挡住，不与其入。包公正没奈何间，适见一婆子行来，叫道脚疼。包公问其缘故，婆子云：『因迎接包相公，走了一日不到，以此脚疼。』包公云：『我借尔乘驴，带我同人城去。』婆子应允。即乘却包拯驴子前走，包公与唐公后随。进得南门，婆子乃自回去了。包公寻个客店安下。

次日起来，吩咐康公看行李，乃装作秀才，上街闲行一遭。见一起居民在衙前唧唧喳喳，嗟叹米价不常，各有忧色。拯问：『尔们各怀不平，有何事因？』内有一耆老答云：『时年不熟，所余之米二停是稻糠，一停是米，故于此叹气。』包公见余米者果然如是，问：『这米余几钱？』余米人道：『先这米余三十两一斗，如今闻道包丞相来，减做二十两一斗。』包公道：『你等我一等，我教你余一斗好米去。』当时包公直到厅前，见了仓官，将一把米与仓官看，问：『这米粟几钱？』仓官道：『粟二十两一斗。』包公云：『如何都是皮糠稗稻？』道罢，放开手，故意望仓官脸上打一吹，糠皮尘土迷了仓官眼，一时开不得。仓官

大怒，喝令左右将包公捉下，登时吊起于官廊前，骂云：『你这不识高低野秀才，敢来欺慢赵皇亲耶？』

怒犹未息，旁边转过粮户田三叔，早认得是包公，近前禀云：『此人是小粮户之亲，误触大人，乞赦其罪。』仓官看田三叔分上，乃解放了包公。三叔引归宅舍，设酒相待。包公问云：『足下是谁，识得包某？』三叔拜云：『相公在定州做太守时，小人解粮到州，已认得大人面貌。』包公道：『尔休要与赵皇亲知道。』乃辞田三叔，直去酒务中买酒。

原来卖酒务中，亦是赵皇亲所管，所得甚逾市利。包公进得务中，见买酒客商无数，其管家支拨酒席，颇是齐整。所卖与包公一壶酒，与他人不同。包公仔细视之，见别客商者俱是清酒，他一壶任是浑酒。包公怒云：『都是买酒之人，如何作两样相待？』遂将酒倾落在地。管务官见了，喝声左右，将包公捉下，便把大枷枷着，令公牌押入土牢中不提。

只说陈州伺候接包丞相人员，屡日接不到。忽朝有衙差五十人来到，众官便问：『曾与包大人同来？』有衙差为首者张龙、李虎云：『相公先离行汴京半个月，已从小路而来，吩咐我等今日来此伺候。』众官听罢，各面面相觑，疑道：『包公莫非在陈州了？』衙差众人遍城寻包公不见，张龙、李虎寻到土牢，见枷着包公在彼。张龙连忙打开枷，扶向府堂坐定。包公喝令教请众官来相见，张、李即出厅上报知。众官闻说，俱入牢中参见，扶出堂上，升公座毕，赵皇亲四个都在，包公就叫二十四名无情汉，将黄罗御书浑金牌面挂起，并将松木枷八般法物摆在厅上。众汉领钧旨，一时将金牌挂起，排列法具，二十四人齐齐立

于两廊。当下众官俱各失色。包公喝令亲随把赵皇亲四名捉下，问云：『尔是国之皇亲，朝廷委若等赈济陈州治下饥民，望尔替国家出力，与百姓分忧，何得私自务中卖酒，索骗下民，以国家钱粮掺和糠稻，巢钱入己。罪责难逃，作急招承，免受刑苦。』赵皇亲、侯文异、马孔目、杨得昭四个低头无语，得知是实，当日阶下一款招承。包公见四人供招明白，叠成文案，即发下，以大枷号令下四门。未数日，押赴市曹，斩首示众。包公既断拟赵皇亲等罪讫，当厅吩咐管仓官员，将榜文张挂：『赈济三县饥民，一两铜钱一斗米。口数多者，支一石与他。』管粮官员承命前去，开仓赈济，哪一个敢起半点私心？果是包公替天行道，三县百姓欢声动地，满城老幼无不歌颂。此系包公因赴陈州赈济，判出几条公案。且看下回说出甚话文来。

第七十四回公案 断斩王御史之赃

断云：

· 卖放受财王御史，无情正法包龙图。

· 案民惟赖朝廷重，铁面阎王到处呼。

话说包公既赈济陈州饥民已后，朝廷闻知其能，遣使宣召赴朝。陈州百姓听知，俱各遮道留之，不忍其去。包公再三慰之，自离任赴京。于路吩咐从人，不许骚扰民人。来到桑林镇借歇，次日，于天齐圣主庙中坐下，唤过董昭、薛霸近前，吩咐云：『我借东岳庙歇马三朝，地方有不平之事，许来告首。』董、薛领钧旨，晓谕本处百姓知之。忽有一个住破窑婆子，闻知走来告状。张龙、李虎把住门，见婆子臭污特甚，不与其进。婆子于门外喊叫，包公知之，令唤入。婆子进至阶前，包公见那婆子两目昏眊，衣弊垢恶，因问：『汝是何人？要告什么不平之事？』那婆子连骂云：『说起我名，便该死罪。』包公笑问其由，婆子云：『我屈情除是真包公来，方断得。恐尔不是真的。』包公云：『你如何认得是真包公、假包公？』婆子云：『我眼看不见，要摩脑后有个肉块的方是真包公，那时则伸得我之冤枉。』包云：『凭尔来摩。』那婆子走近前，抱住包公头，伸手去摩，果有肉块，知是真的。连在拯脸上打两巴掌。左右公差皆失色，包公不以为嗔，徐问：『婆子有何事，但说来。』那婆子云：『此事只好我二人知之，相公要遣去左右公差，才好告明。』

包公即屏去其手下。婆子以前后无人，放声大哭道：『说起情由，海样似深。我家住亳州亳水县，父亲姓李名宗华，曾为节度使。上无男子，单生于我。为困难养，年十三岁就大清宫修行，尊为金冠道姑。一日，真宗皇帝到宫行香，见阿奴美丽，纳为偏妃。太平二年三月初三日生下小储君。是时，南宫刘妃子亦生一女儿，因与六宫大使郭槐作弊，将其女儿来换我小储君而去。老身气闷闷地，不觉误死女儿，被困于冷宫。当得张园子知此事冤屈。五月初三日见太子游赏内苑，略说起情由，被郭大使报与刘后得知，用绢绞死了张园子，杀他一十八口。直待真宗晏驾，我儿接位，赦冷宫罪人得出。我为无人倚托，只得来桑林镇觅食度日。今遇相公来此，乃是天开眼之日也。望奏上我主，伸妾之冤，得母子相认，其功千载之下不朽矣。』包公云：『娘娘生下太子时，有何留记为验？』婆子道：『生下圣上之时，两手不二。那妃子挽开看时，左手有「山河」二字，右手有「社稷」二字。』包公听罢，即抱婆子坐于椅中下拜：『娘娘，望乞赦罪。』因令取过锦衣裳换着，带回东京。

及包公朝见仁宗，仁宗赐与酒不饮。上问云：『卿在陈州多有功绩，朕闻悦而召见一面。今日赐酒，卿何不饮？』包公奏云：『臣近日害了愠愠病，吃不得酒。』上云：『可着医官视卿。』包云：『纵有神功妙药，亦医不得。』上云：『卿有何事，但说不妨。』包云：『陛下须赦臣罪，则敢说。』上曰：『恕卿无罪。』包乃奏云：『臣蒙召而回，路逢一道士，在哭了三日三夜。臣问其所哭之由，彼云：「山河社稷倒了。」臣怪又问之：「如何山河社稷倒了？」道士云：「当今无真天子，以此山河社稷倒了。」上笑云：



『那道士誑言之甚，朕左手有「山河」二字，右手有「社稷」二字，如何不是真天子？』包奏云：『望我王把与小臣看明，又有所议。』仁宗即开手，与包公、众臣视之果然。包公叩头奏道：『真命天子，可惜只做着草头王。』文武听奏皆失色。上微怒云：『我太祖皇帝仁义而得天下，传至于寡人，何谓是草头王？』包奏云：『既陛下为嫡派之真王，如何不知亲生母所在？』上云：『朝阳殿刘皇后便是寡人亲生母。』包公奏云：『臣已访知，陛下嫡母在桑林镇觅食而已。不信，但问两班文武便有知者。』上问及群臣曰：『包文拯所言可疑，朕果有此事乎？』王相奏云：『此陛下内事，除是问六宫大使郭槐可知端的。』上即宣过郭大使问之。大使奏云：『刘娘娘乃陛下嫡母，何用问焉？此乃包相妄生事端，而欺我王。』上怒甚，特要将包公押出市曹斩首。包云：『臣若屈死，有告状处。』上曰：『天下只有寡人，从何处去告？』包云：『诉于上帝，以陛下忤逆不孝，焉得无告处？』上闻奏，半晌不知所为。王相又奏：『文拯此情，必有其故，乞陛下将郭大使发下西台御史处，勘问个明白，然后回报。』上允奏，着御史王材根究其事。

王御史承旨，将郭大使于西台极刑拷勘，枷禁牢中。当时刘后恐漏泄事情，密与徐监宫商议，将金宝买嘱王御史方便。不想王御史是个赃官，见徐监宫送来许多金宝，逐欢喜受了。放着郭大使，整酒款待徐监宫。正饮间，忽一黑脸撞入门来。王御史问：『谁人？』黑叹道：『我是三十六宫、四十五院都节使，今日是年节，特来大人处讨些节仪。』王御史吩咐门子：『与他十贯钱，赏之三碗酒。』那黑汉吃了三碗酒，醉倒在阶前叫屈。人问其故，因甚叫屈？那醉汉道：『天子不认亲娘是大屈，官府贪财受宝是小屈。』王御

史听得，喝道：『天子不认亲娘，于你甚事？』令左右把黑汉吊起在衙里。

左右正吊之间，人报道：『南衙包丞相来到。』王材慌忙令郭大使复入牢中坐着，即出迎接。包公不在，只有从人在外，王御史因问：『包大人何在？』董超答道：『大人言在王相公府里议事，我等特来伺候。』王御史惊疑，乃引董超入内，见吊起者正是包公也，董超众人一齐向前解了。包公发怒，令拿过王御史跪下，就府中搜出珍珠三斗，金银各十锭。包公云：『尔乃枉法赃官，当正典刑。』即令推出市曹，斩首示众。当下，徐监宫已从后门走回宫中去了。且看下节如何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公案 仁宗皇帝认亲母

断云：

子母依然相认会，刘妃妒忌竟遭刑。

包公名誉传天下，于此方知国法明。

话说包公既斩了王御史，即日以其赃物具奏于天子。仁宗见赃证，沉吟不决，乃问：『此金宝谁人进的？』包奏云：『臣访得，却是刘娘娘宫中使唤徐监宫送去。』仁宗乃宣过徐监宫问之，徐监官难以隐讳，只得当殿招认是刘娘娘所遣，不敢违阻。仁宗闻说，龙颜大怒云：『既是我亲母，何用私赂买嘱于王御史？其中必有缘故。』乃下敕：『发配徐监宫边远充军，着令包公拷问郭大使因依。』

拯领旨，回转南衙，以郭大使加刑究问。郭槐苦不肯招，包令押入牢中监禁。唤过董超、薛霸二人，吩咐道：『赏尔酒食，汝二人用心去密察郭槐事因。』董超道：『相公不必忧虑，小人自有计较，得他个明白来回报。』二人径入牢中，私开了郭槐枷锁，将过一瓶好酒与之饮，因密嘱云：『刘娘娘传示，着你不要招认，事得脱后，自有重报。』郭大使不知是计，饮得酒醉了，乃云：『尔二牌军善觑方便，待回见刘娘娘，说尔二人之功，亦有重用。』董超参透其机，引入内牢，重用刑拷勘道：『郭大使，你分明知其情弊，好自招承，免受苦楚。』郭槐受苦难禁，只得将前情供招明白。

次日，董、薛二人呈知于包公，包公见了大喜，执郭槐供状入奏仁宗。仁宗看罢，召郭槐当庭审之。

槐又奏云：『臣受苦难禁，只得故乱招承，岂有此事？』仁宗以其事不明，顾问包公云：『此事难理。』包奏曰：『陛下再将郭槐吊在张家园内，自有明白处。』上依奏，押出郭槐而去。包公预装下神机，先着董超、薛霸去张家园，将郭槐吊起审问。将近三更时候，包公祷告天地已了，忽然天昏地黑，星月无光，一阵狂风过处，已把郭槐捉得将去。郭槐开目视之，见两边排下鬼兵无数，上面坐着乃是阎王天王。王问：『张家一十八口当灭么？』旁边转过判官，近前奏云：『张家当灭。』王又问：『郭槐当灭否？』判官奏道：『郭大使尚有六年旺气。』郭槐闻说，即叫声：『大王若解得这场大事，我与刘娘娘说知，作无边功德致谢。』阎王问：『你试说刘娘娘当初事情明白，我便救你。』郭槐于光前一一诉出前情，左右录写得甚是明白。上亲听闻，乃喝问：『郭奸贼！今日抵赖得过去？朕是真天子，非阎王，判官乃包公也。』郭槐吓得哑口无言，低着头请快死而已。上命整驾回殿。

天色渐明，文武咸集。仁宗与众官道知其事，众官拜贺云：『此乃陛下之大幸，又出乎包公之功能也。』仁宗既命排整鸾驾，迎接李娘娘到殿上相见。帝母二人悲喜交集。文武庆贺，乃令宫娥送入养老宫去讫。仁宗要将刘娘娘受油锅之刑，以泄其忿。包公奏云：『王法无斩天子之剑，及无煎皇后之锅。我王若要她死，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，送入后花园中。郭槐该落鼎镬之刑。』仁宗允奏，遂依包公决断。后宫绞死刘皇后，殿前烹杀郭奸臣。自是，包相之名远迩通知矣。

第七十六回公案 阿吳夫死不明

断云：

奸情已露声音里，鞫问能伸死者冤。

千载包公名不泯，枉魂瞑目几经年。

话说包公守东京之日，治下定静，奸雄敛迹，每以判断为心，案牒不致留滞。皇祐元年正月十五，乃上元令节，包公同胥吏去城隍庙行香毕，回到白塔前巷口经过，闻有妇人哭丈夫声。其声半悲半喜，并无哀痛之情。拯记在心，回衙即唤过值堂公差郑强问云：『适来白塔前巷口有一妇人哭着甚人？』强告云：『是谢家巷口，刘十二日前死了，他妻阿吴在家啼哭。』拯思之：这人死定是不明。莫是阿吴害了丈夫性命？如何哭声半悲半喜？便差人去唤阿吴来，问其夫因何身死。阿吴供道：『妾身夫主刘十二，以贩卖菜为生，于前月因气疾身死，埋在南门外五里牌后。今家有小儿子，全无倚赖，以此悲哭。』拯听罢，看那妇人脸上，似搽脂粉之色。因思：彼守服，如何好整饰？随唤着土公陈尚，监下阿吴，同去坟所启棺检验丈夫有无伤痕，即来回报。陈尚领命带伙伴前去五里牌，掘开坟墓，揭棺检验尸身，并无伤痕。尚回报：『刘十二身上并无伤痕，病死是实。』拯拍案怒道：『是陈尚必有情弊，故来我跟前遮掩。限三日，若再无明白，决不轻恕。』

陈尚归家忧闷，双眉不展，脸带愁容。其妻阿杨问尚有何事忧闷，尚具以此事告知。阿杨言：『曾看

试死人鼻中否？」尚云：「此人原是我收殓，鼻中不曾看。」阿杨道：「闻有人会将铁钉插放人鼻中，坏了人性命，何不勘视此处？」尚亦疑糊，即依其妻所言，再去看验一次，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二个，从后脑发中插入。遂取钉归呈待制道知。包公便将阿吴根勘。阿吴初不肯招，及上起刑具，阿吴只得招认：『为因与张屠通奸，恐丈夫知觉，不合谋害身死情由。』案卷既成，拯遂判下：『阿吴谋害亲夫，押赴市曹处斩。张屠奸人妻小，因致人死，发配极恶军州当军。』判拟既定，司吏依令施行，此可以为贪淫谋杀亲夫者之戒。只因此件公案，又判出二冤枉来，下回便见。



第七十七回公案 判阿杨谋杀前夫

断云：

阿杨枉使谋夫计，包宰严刑处极刑。

举一能教冤滞雪，枯骸怨气得开明。

话说包公当下已决阿吴谋杀丈夫情由，遂问陈尚：『是谁人教你如此检验？』尚告云：『当日小人领旨前去检验刘十二尸身，无有认伤痕处。台前去要在小人身上根究，归家忧闷，不想小人妻室倒有见识，教我如此检验，果得明白。』尚道罢，堂上诸吏复道：『既陈尚之妻有如此见识，不是个等闲妇人，乞相公支酒钱赏赉阿杨。』拯云：『汝者吏所言有理。』即便差人去唤阿杨来给赏。

差人去不多时，阿杨即到，拯赐以钱五贯、酒一瓶。阿杨欢喜，拜辞受之。才方出衙，拯唤回阿杨来，问云：『当初陈尚与你给发夫妻？是半路夫妻？』阿杨复道：『妾身前夫早亡，再嫁与陈尚为妻。』拯问：『前夫姓甚名谁？』答道：『姓梅，名小九。』拯云：『得何疾身死？』阿杨见包公问得情切，不觉失了色，乃勉强对云：『他染疯癫得病而死，埋在南门外乱葬岗上。』拯道：『是你前夫也身死不明。』便差王亮押阿杨同去坟所，检验梅小九尸骨。阿杨思量道：『乱葬岗有多少墓，终不然个人鼻中有钉？遂乃胡乱指个别人墓与差人，掘开视之，并无伤痕，检验鼻中，又无缘故。阿杨道：『人称包相公如秋月之明，今日此事直欲逼人于死地，岂得谓之明官哉？』

王亮正没奈何之际，忽见一个老人，年七十余岁，扶杖而行，前来问亮，在此有何事。亮告道：『是包待制差来，检验梅小九身死不明。今掘开坟墓揭棺视之，身上并无伤痕，只恐不是梅小九之墓。』老人听罢，指着阿杨：『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，枉抛了别人骸骨，教你一行人受罪。上界见此黑气冲天，特差我来指示他的坟墓，代之伸冤。』老人指与王亮看：『这个是梅小九墓。』言讫化阵清风而去。亮遂搬开，取棺检验，果见鼻中有二个钉。亮即押阿杨回报。拯遂根勘得阿杨亦曾谋杀前夫是实。将阿杨押赴市曹处死。闻者无不称快，此真见包公明如星月，恩及枯骨，诚可以惩戒后人，徒生谋计，终及丧身之报也。

## 第七十八回公案 两家愿指腹为婚

断云：

张女不忘原昔志，包公判就续前姻。

凤清案牒琴堂静，生下轰轰烈烈人。

话说东京城内有林百万，家道巨富。因重阳日请张员外夫妻饮酒，百万娘子与张员外娘子是同年生，又同年同月怀孕，酒至五巡，百万娘子道：『上告娘子员外，奴今与你同年同月怀孕，可以指腹为婚，久后以成秦晋之烟，可不美乎？』员外娘子道：『若后生产一是男、一是女，愿结为夫妇。如俱是男，愿结为兄弟；俱是女，愿结为姊妹。』二家各喜，酒阑而别。后来林家生男，张家生女。林家遂安排筵席，请张员外做满月。员外席上道：『当前曾约林百万百两黄金为定礼，遂就以此名千金小娘，林家儿子名林招得。』百万道：『员外代儿子取名，甚是相称。』员外欢悦，尽醉而散。

不觉时光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林招得年满十五，性格聪明，无书不览，诸艺皆通。但最喜赌博，不消数载之间，资财荡尽。林百万遂无以自给，每日只去街坊卖水度活。员外见他家贫，遂负前约，不肯还亲。招得亦不敢启齿，情愿写下离书。千金娘子遂与父母道：『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当初林家发迹之时，已将女儿许嫁他人。今见落剥，遂失前言，神明不可诬矣。』坚不肯改嫁。招得忽日遇着太白星，变作老人，手擎一只白雀，卖与招得。招得笼养于家。一日，白雀飞去，直入张员外花园中。千金娘子忽见

之，因问及详细，乃是其夫林招得。二人相遇之际，各诉平生，缱绻不忍舍。千金道：『今府里包大人明如日月，清似水潭，何不去陈诉根因，审理为婚。』招得道：『贫无周身之资，如何去结理？』千金道：『今夜二更前后，入园中来取黄金十两。』与之相约而去。

不想被本处屠人裴赞知觉，是夜先入园中等候，招得未到，却被裴赞杀了梅香，夺得黄金而去。及招得半夜到园中，只见杀倒妇人在地。招得连忙扶起，惹得身上脚下并是血，遂惊走归去。次日，张员外见杀了梅香，便去都监衙中陈状告知。随即差人寻捉凶身。见血迹到招得家，遂捉了招得，押赴监司衙中，解去开封府薛开府处理问。当下薛开府受了张员外买赂钱，遂将招得送狱根勘，极刑拷打，招得无计分说，只得招认了。

一日，拯去东京决狱，人报薛开府：『包待制渐到府里。』薛开府情知此事定是不明，恐包公回来审出前情，次日便引出招得来，赴法场去决。才方引出，只见雨似倾盆，众人正群集之际，俄然见包待制勒马飞来，便问众人：『今日有甚事？』众人道：『今日薛开府出罪人。』待制道：『今日雨下暗昧，何可出罪人？定是不明。』遂再引招得人狱中散监。三日后，引问招得杀人事因，招得供其事因枉屈不明。

待制便差人寻凶身，更去杀梅香处根探。公吏到张员外园中，见两人正在那里竭鱼池，其一人拾得一把刀。公吏遂借刀来观，见刀上锻有『裴赞』两字。公吏将此刀回报拯，即追本处铁匠一百三人来根问：『此刀是谁匠人打造？』内有一人张强认得刀子是他工夫，上有『裴赞』字，『乃是屠者裴赞着我打的』。拯

思忖道：昨夜梦见一人，穿红衣在我身边走过，今裴字岂不是红衣之类。想杀人者必裴赞也。遂差人追捉裴赞来府究问。裴赞在阶下言辩，拯道：『既言不是汝杀人，此刀做工的分明认得打造与你，缘何却在张家鱼池里？可从实招来。』裴赞苦不肯招认，拯令用长枷送狱根勘。乃设一计，着人唤个妓女来到，令她装作梅香，夜间绕墙叫裴赞名字，作索命之声，看有何事说，即人回复。妓女承命而去，果是夜静里在狱墙上叫。裴赞遂怕，靠前密嘱道：『当初不合杀死汝，待等官事息后，日作功课超度汝矣。休来在此缠。』

次日，妓女以裴赞所言稟复包公。包公审知的实，拘出裴赞，极刑勘问。赞抵赖不过，只得一一招伏杀梅香事情。拯判断讫，依法偿命，押赴市上斩死。将林招得疏放讫，具榜招人告取赃钱。张员外遂告薛开府受其赃三万七千贯。拯申奏朝廷，敕旨颁下，将开府配三千里，永不许回乡。千金娘子依前判与招得为夫妇，成亲之时，张家送资财巨万，招得因此致富。其年一举及第，官至宰相。此亦可为谋害者之戒，而表张千金不易之节矣。

第七十九回公案 勘判李吉之死罪

断云：

刀恶无情犯枉法，包公斩讫去奸民。

从前已谓长无事，自有刑条不顺情。

话说包公一日升厅，有一人告李吉在南门外打死人命，拯即差人前去勾唤李吉到来，当厅理问无辞，承认是实。包公乃令枷送入狱，根勘明白后，唤诸吏云：『李吉故意杀人，合该死罪。』便令押赴法场。诸吏情知大罪，合当申州理结，县属如何敢擅自结断？皆惊怕不敢说。包公不由吏说，亲写了案款，将李吉绑死，号令四门。于是刁恶敛首，百姓安生矣。



## 第八十回公案 断濠州急脚王真

断云：

忠直敢持三尺法，奸雄敛势息刁风。

漫将案牒从头数，千载令人慕拯公。

话说包公自断李吉后月余日，濠州知府蒋今部忽闻此事，大怒。便差急脚王真持文书赴县，问其事因。王真到县，将文书进呈，拯见后喝问：『王其，你急急回府去，待我自有区处。』王真遂问拯觅些盘缠回去。拯大怒，不允其请。王真自忖上官差遣，高声大骂：『知县全不识礼法，如何敢擅自断大罪杀人！』拯怒愈甚，唤过祇候人，将王真勘责十三杖，押出县门。真遂回府，哭告蒋知州被包知县所责之由。知州大怒云：『彼只一县令，敢如此放肆，自专朝廷法令耶？』道未毕，忽有一吏通报：『淮南张转运现到城里。』知州即忙前去迎接到司，便中告包知县擅自断死李吉事因。『昨差王真赴县问罪，又被知县勘杖十三。』转运闻此事大怒，与知州别后，便去定远县理问事因。才入县东门，拯与诸吏来馆驿迎接。转运见拯来，大怒，便将李吉事问拯。拯答曰：『李吉打死人命，理合死罪。知县斩首号令，以禁后来。』张转运愈怒，令从人以石磨压拯身上，令其招罪。拯被苦楚太甚，转运又见怜之，恕他起来令归。且看那一回公案，下节便见。

第八十一回公案 断劾张转运之罪

断云：

一封疏入君王奏，转使赃行罢职归。

正直为人持国法，包公才干更惟惟。

话说包拯得脱身而回，遂与少府主簿一官密谋此事，便差弓手二百人，令去北门藏伏，候转运过时，见有行李扛箱之类，即群起而夺之。弓手领诺而去。良久，转运果有行李盈途而来，诸卒皆夺之，回见拯，拯开其行李，但见金帛无数，尽是赃物。即大骂云：『公为转运巡行州县，反受官员财物，当奏之朝廷。』转运闻而甚恐，力恳之，不从。拯遂前往东京，迤逦行到帝城，乃击鼓朝门外。监鼓郎官备问事因，拯具以张转运之事告之。郎官遂接之，便见天子。拯山呼殿下奏之。上因览奏大怒，即罢张转运之职，仍前发放为民。

## 第八十二回公案 劾儿子为官之虐

断云：

家法尤严王法重，忍教其子虐良民。

离任归来多宝物，包公怒奏不容情。

话说仁宗因贬黜了张转运，甚喜拯之鲠直敢言，遂擢为直谏大夫。其子包秀，年方十六，乃收受为扬州天长县知县，即去赴任。不想包秀为官爱财贪赃，及任满，多获宝货而归。

一日，拯公事余，忽有一吏通报：『天长县知县任满已回。』拯闻儿归甚喜。及见行李数担，开视金宝无数。拯合计三年俸钱资财，犹余一千贯。拯大怒，奏之朝廷：『臣有小儿为天长县知县任满已回。检点行李物色，除俸钱尤余一千贯，今贪财虐民所合自劾。』天子览奏云：『卿于子既无隐，可谓刚直。今依旧授卿子以官职，令其改过自新。』拯又奏：『臣蒙陛下擢为直谏之职，子有罪过，即父之罪也。臣子满职则幸矣。朝廷岂宜复与之官哉？况臣自合贬谪，臣决不敢为直谏矣。乞别受他职，容臣报过。』上乃允奏，敕令为定州太守。拯谢恩，即日辞帝。临任之后，政事条理，民怀其德。后因与朝官不协，遂乃匿其政绩不报。忽日闻谣言，朝廷要来提之，拯乃弃了官职，隐居东京修行。且看后来因甚复取用，下回公案便见。

## 第八十三回公案 判张皇妃国法失仪

断云：

受任临行邦宪重，御街夺驾礼仪刑。

朝廷臣宰虽能隐，铁面包公岂顺情？

话说仁宗一日设朝，文武山呼毕，阁门大使奏：『午门有众耆老，要见陛下说民情。』帝召一年老者，拜于殿阶之下。仁宗问老人陈说甚事，老人奏曰：『臣等是陈州西华县人，今因陈州三县连年荒旱，五谷绝收，黎民饥死无数，乞陛下怜而赈济之，则百姓得安，盗贼不起矣。』仁宗闻奏乃云：『朕已知此事，预差赵皇亲发十万元粮，赈济陈州三县饥民去了，如何又来告贫？』父老云：『臣该万死，只得直奏：赵皇亲与监仓官侯文昇、封库官马孔目、管库官杨得昭这三个人通同作弊，三十贯钱只余一斗米，有一分是稻糠，不堪充食。有钱之家尚可，无钱之家死于道路，不忍以视。』上听罢慨然谓曰：『朕以国戚为腹心，谁想有如此之罔法耶？』乃赏众耆令退。与群臣商议，问：『谁可往陈州赈济饥民，代朕分忧？』忽班部中青州王相公名诚的，出奏云：『欲救陈州三县之民，除是包文拯可去，其余者去，民不受惠。』上曰：『文拯名声，朕素知之。今现任何官？』诚奏曰：『此人近除定州太守，为因鲠直，与在朝官员不相和睦，臣闻其弃职隐居于东京普照寺修行，不知其在否？』上曰：『朕复宣来任用可乎？』诚又奏曰：『此人性烈，恐逃避别处，待臣亲往访之，知其下落，庶或肯来。』上允奏。

王誠徑辭了仁宗，一行人來到普照寺，众長老听得，迎接入方丈坐定，獻茶畢，誠問：『此處有包先生否？』長老稟道：『貧僧不認得包先生。只數月前寺中有个懶皮包行者，吃着三餐飯，只是去睡，并不理事，未知是否？』誠乃令召來相見，已認得正是包文拯。誠不勝之喜，乃曰：『朝廷欲封足下之官，前往陳州賑濟，君可同我入朝。』包云：『下官職位卑小，如何去得陳州？』誠云：『現朝廷自有高封，只看我僕頭動，則便謝恩。』文拯承命，即日隨王丞相入朝見仁宗，朝拜畢，上道知賑濟之由：『封卿為三道節度使，代朕而行。』文拯視王丞相僕頭不動，俯伏殿階不起。王誠奏云：『文拯職小，如何管得皇親？乞陛下重封之，方全得此一桩事。』天子乃加封文拯為十五府提督使，得自專斬罰，帝又恐权势之人不服，又着十位大臣為保官。文拯抬頭，見王丞相僕頭動，乃叩首謝恩。

出得午門，忽報皇后鸞駕來到。文拯急避于官房，問左右是哪宮皇后。張龍稟道：『乃偏宮張皇后，要往南岳燒香，向正宮曹娘娘借來鸞駕。』文拯云：『偏宮皇后如何敢乘正宮鸞駕，國法何在？』即令手下奪其黃羅銷金傘而去。隨駕宮娥皆驚走入宮中。

次日，張皇后入朝奏知仁宗，說被文拯无故奪去銷金黃羅傘。帝聞奏大怒，便宣文拯到金階問云：『卿何得輕慢內院后妃，奪其法駕，是何道理？』文拯奏云：『臣該万死！敢問張娘娘是哪宮皇后？』上曰：『是偏宮妃子。』文拯道：『既是偏宮妃子，如何做正宮行動？』上曰：『朕已許正宮借與六般大礼，前去南岳燒香。』包曰：『陛下偏宮借得正宮儀禮，我王大位可借與六大王坐么？可知今水旱不調，民有飢

色，正因国法不正所以致。臣既不能正朝廷，如何去得陈州赈济？依臣判理，张皇后不当僭上，合罚黄金一百两。如此则国法以明，朝廷可理矣。」上闻奏，默然。王丞相出班奏曰：「包文拯所奏极明，乞陛下准其拟判。」仁宗从之，遂下敕罚了张、曹二后黄金入库。文拯谢恩，辞于帝，明日起程赴陈州赈济。仁宗大悦，御赐酒食而出。且看接何公案。



第八十四回公案 判赵省沧州之军

断云：

刁恶肆狂欺寡弱。包公断拟向充军。

恢恢天眼疏无漏，赵省焉逃此日刑？

话说包公辞帝出朝，计点上任公差，排下仪具，侵早离东京赴陈州。出城三十里，地名万松林，馆驿中坐下，唤过随衙抵候人吩咐云：『尔众人且回，待我到陈州十日后，却来跟随。』众人各领诺而去。包公只带吏胥名唐公一人同行，与之私议曰：『今赴陈州，可装作白衣秀士模样，不要从馆驿经过，只去茶坊酒店寺观之处，采访不平之事。』

唐公承命，牵着包公所乘驴子而走。将近天晚，来到一庄门前，包公道：『休去人家打扰，只就在此车篷旁边安歇。』唐公依听，解下了行囊，安顿包公歇息一夜。侵早，有管庄人赵省最是个刁徒，横行乡里，人皆惧之，不呼称其小名为赵大郎。那日，赵省见车篷下有人安歇，大骂不息。唐公答云：『庄主休怒，我官人要往东京赴选，到此天晚，暂投宝庄车篷下，借宿一宵便去，望乞恕罪。』大郎听罢，喝道：『昨夜庄上不见了两只水牛，无寻处，想是你两个偷了。好将来还我，便放你二人去。不然绑缚送官，以作盗论。』唐公云：『我是出路之人，水牛偷去何用？』大郎怒云：『不打不肯认。』即令庄客将麻索吊起二人，要送去官司理问。赵太公听知此事，乃云：『大郎休得屈人，岂有过路秀才偷牛之理？待我自去访问

个明白。』

太公出得院来，见吊二人在杨柳树下，抬着头早认得是包文拯。太公见大惊，连忙着人解下麻索，纳头拜云：『老拙顽子已合死罪，万乞赦宥。』包公云：『尔乃家主，不训诲儿子守礼法，白昼指平民做贼，当得何罪？且幸是我来，若是客商到，不被尔儿所陷耶？国法难容。』即具手本呈知本处县官，拟问赵省沧州充军，登时起行。太公哭道：『顽子得罪大人，责治不差，只可怜老拙只有此儿，乞宽其罪。』文拯云：『律法朝廷设立，我岂敢私？』竟发配不恕，乡人皆悦。

第八十五回公案 決秦衙內之斬罪

斷云：

酷虐凶橫行勢要，市曹斬首不容情。

包公正直无私屈，直斷奸頑救庶民。

話說包公問擬趙省充軍，與唐公望陳州而行。經過鄭州城前，到泰康縣。包公謂唐公云：『行了半日，將近晌午，且在垂楊樹下歇息片時，却入城去。』唐公遂放下行李，二人歇于樹下。忽有數騎馬來到，見伙人牽弓抽矢，趕得一個獐子來。田旁有農夫叫道：『秀才且下路去躲，泰康知縣秦衙內采獵，趕得一個獐子來。你若冲散他的，必是死也。』包公听罢，乃云：『此知縣名誰？恁地可惡！』農夫道：『姓秦名卿，最是酷虐。他兒子打殺多少人命，沒奈何。』包公听罢，令唐公抽出行李棒，立在路边，等那獐子走來，放它過去，却將獵犬一棒打倒了。却有前來的弓兵，見打倒獵犬，道與衙內得知。衙內大怒，喝令弓兵將包公二人趕捉進衙中，見其父秦知縣。乃着喝下土牢中，取問公牌，却是五老張押獄，押着二人入土牢，用麻繩高吊于兩處。唐公泣謂張押獄云：『常言公門好修行，何故恁的苦楚我二人？』張押獄喝道：『你們該死，惱了秦衙內。若要我寬容，只索几文錢來，便寬你二人。』唐公目視包公，包公云：『我有些錢藏在腰囊里，你自來取去。』張押獄即近前揭起包公衣裳，只見腰間有一金牌，却是包文拯行狀。押獄張青大驚，連忙解下二人吊繩，扶包公上坐，納頭便拜云：『小人不知大人經過到此，今押入土牢，非小人之故，』

乃知县所命也，乞赦死罪。」包公笑云：「尔本不认得，只是莫与秦知县识破，漏泄事情。可将乘驴行李与唐公带出城，即饶你罪过。」张青即忙取过行李，牵将乘驴，密地送包公出城二十里。包公发放张青回去，乃云：「不干汝事，待我到陈州，却来请知县父子，自有处罚！」张青再三叩头而去。

只说包公与唐公迤迤前行，见个老人啼哭过来，包公问老人因甚啼哭，老人答云：「老拙是李家庄人，日前泰康县秦衙内因打猎来我庄中，蓦见小女有些姿色，强夺而去。衰老只有此女，无人侍奉，以此哭耳。」包公云：「何不做状告他取回？」老人云：「他是知县之子，从哪处告理？」包公云：「我写个帖子与你，见知县必放尔女儿回来。」老人云：「秀才莫非包文拯么？只有他做得主。」包公道：「你莫管他，知县与我是人情，只顾将纸笔来我写。」老人于近村借得纸笔与包公，包公写云：「秀才传示知县，好将女儿还人，则免重罪。不然，他日来见包呆子。」包写毕，度与老人，即将所乘驴送至县衙。

老人以帖禀见知县，知县视之大惊，骂云：「不肖子缘何传此事于包公耳中，怎生逃罪？」张押狱说道：「日前所捉者果是包公，在此经过。」知县连忙差人送女儿还老人回庄上。父子拜谢，来见包公云：「不是大人过此，负屈无伸矣。」包公云：「我即起身，待等知县要来见我。尔只说去远了，待等陈州相见。」吩咐毕，与唐公竟离李家庄而去。后包公到陈州，着公牌拘到秦知县父子，当厅勘问，审得秦衙内倚官挟势，欺负贫民，奸占人家室女，罪该押赴市曹处斩。秦知县纵子奸恶，苦虐百姓，应杖八十，罢职为民。问讫，依拟施行。

## 第八十六回公案 石哑子献棒分财

断云：

哑子诉情人莫理，贤侯判出众咸钦。

谁言作恶天无报？来早来迟事有因。

话说包拯上任，方才坐厅，有公吏刘厚前来称复：『门外有石哑子，手持大棒，来献本官。』拯令他人来亲自问之，略不能应对。诸吏遂复拯云：『这厮每遇官员上任，几度来献棒，尝遭勘断责打，本官休问他。』拯听罢思忖：『这哑子必有冤枉之事，故忍吃此刑宪来献棒。不然，怎肯屡屡无罪吃棒？遂心生一计，将哑子遍处用猪血涂在臂上，假将断讫，又以长枷枷于街上号令。暗差数个军人伺探：『若有人称屈者，引来见我，细问情因。』』

良久，街上纷然来看，有一老人嗟叹言曰：『此人冤屈，今日反受此苦，惜哉，惜哉。』军吏听得，便引老人至厅前见拯，拯详问因依。老人云：『此人只是村南石哑子，乃兄石全家财巨万，此人自小来原哑，被乃兄赶出外，应有家财，并无分文与之。屡年告官，不能伸冤。今日告官，反被杖责，衰老以此感叹。』拯闻其言，即差人前去追唤石全到衙，拯便问石全：『这哑子是你同胞兄弟么？』石全答云：『他原是一家中养猪人小年，原在本家庄地居住，不是亲骨肉。』拯闻其言，遂将哑子开枷放了去，石全欢喜而回。拯见其回去，再唤过哑子教之云：『你后若撞见石全哥哥，你去扭打他无妨。』哑子且点头而去。

一日，在东门外忽遇石全来到，哑子怨忿，随即推倒石全，扯破头面，乱打一番。石全受亏，不免具状投包知县来告，言哑子不遵礼法，将亲兄殴打。拯使唤石全问云：『哑子若果是你亲兄弟，他的罪过断不轻恕。如是常人，只作斗殴而论。』石全答云：『他果是同胞兄弟。』拯又唤石哑子来问：『你怎生把哥哥殴打，罪过非轻。』便将哑子勘杖七十。断讫，却唤石全问云：『这哑子既是亲兄弟，如何不将家财分与他？还是你欺心？』石全无言可答，拯遂差人押去二人，还将应有家财产，各分一半。众人闻知，无不称快。



龙图公案卷十

第八十七回公案 瓦盆子叫屈之异

断云：

王老为陈冤枉事，包公判出贼情真。

从来天理难埋没，洗雪昭然受极刑。

传说包公为定州守日，有李浩，扬州人，家私巨万。因来定州买卖，去城十余里饮酒，醉归不能行，就路中睡去。至黄昏，有贼人丁千、丁万，因见浩身畔资财利害，路上同谋，乘醉扛去僻处，夺其财物。点检搜身，中有百两黄金，二人平分之归家，遂与妯娌家为藏下。二人又相议云：『此人醉醒不见了财物，必去定州论诉，不如打死这汉子，以绝其根便了。』二人商议已定，即将李浩扛抬尸骨入窑门，将火烧化。夜后，取出灰骨来捣碎，和为泥土。有诗为证：

奸谋窃发理难欺，上有天公不可迷。

陷屈烧成盆器后，伸明竟雪拯侯知。

传说二贼人烧得瓦盆成后，定州有一王老买得这盆子。夜后，将盛尿用之。忽一夜起来小遗，不觉盆子叫屈声云：『我是扬州客人，你如何向我口中小遗？』王老大惊，遂点起灯来问这盆子：『你若果是冤枉，请分明说来，我与你伸雪。』盆子遂答云：『我是扬州人，姓李名浩，因去定州买卖，醉倒路途，被贼

人丁千、丁万夺了黄金百两，并了性命，烧成灰骨，和为泥土，做成这盆子。有此冤枉，望将我去见包太守，我自在厅前供复此事，久后得报。』王听罢愕然。过了一夜，次日王老遂将这盆子入去府衙首告，祇候人通报：『门外有个老子，将得一个瓦盆儿来告状。』拯闻说甚怪之，遂即唤王老入厅上，问其备细。王老将夜来瓦盆所言诉说一遍。拯随唤手下，将瓦盆抬进阶下问之，瓦盆全不答应。拯怒云：『汝这老子，将此事诬惑官府。』责令而去。

王老被责，将瓦盆带回家下，怨恨之而已。夜来，瓦盆又叫云：『老子休闷，今日见包公，为无掩盖，这冤枉难诉。愿以衣裳借我，再去见包太守一次，待我逐一陈诉，决无异说。』王老惊异，不得已次日又以衣裳盖瓦盆去见包太守，说知其情。拯亦勉强再问之，盆儿诉告前事冤屈。

拯大骇，便差公牌唤丁千、丁万。良久，公差押到二人。拯细问杀李浩因依，二人诉无此事，不肯招认。拯令收入狱中根勘，竟不肯伏。拯遂差人唤二人妻来府根问之。二人之妻亦不肯招。拯云：『你夫二人将李浩谋杀了，夺去黄金百两，烧骨为灰，和泥作盆，黄金是你收藏了，你夫已自分明认着，你还抵赖什么？』其妻惊恐，遂告拯云：『是有金百两，埋在墙中。』拯差人监其妻子回家，果于墙中得之，带见包太守。拯令取出丁千、丁万，问云：『你妻却取得黄金百两在此，分明是你二人谋死李浩，怎不招认？』二人面面相觑，难抵其词，只得招认了。拯断二人谋财杀人，俱合死罪，斩讫。王老告首得实，官给赏银二十两，将瓦盆并原劫银两，着令其属领回葬之。

第八十八回公案 老犬變作夫主之怪

斷云：

異類成人迷主母，包公明鑒斷完全。

至今千載人猶羨，始信當時有顯官。

話說定州城东三十里，有巨商之家，名王十。每出外经商三五載，厚有所得而回。一日中秋时节，与妻周氏在家玩月饮酒。怎见得中秋？有诗为证：

暮云收尽溢清寒，银汉无声转玉盘。

此生此夜不常好，明日明年何处看？

夫妇酒至半酣，其夫云：『往者行货江湖，颇得其利。今者欲复载货行焉。一以收还旧息，二者省避些是非，可乎？』周氏劝之云：『富贵自有分定，何必劳苦而求？前者术士言汝目下有灾星要防，不如再待一年去之未迟。』其夫笑云：『术士之言不宜深信。我意已决，汝不须劝阻。』周氏无语。次日，王十遂整行装，买舟泛海，与妻阿周相辞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城外春风飏酒旗，行人挥袂日西时。

长安头上无穷树，惟有垂杨管别离。

话说王十一去半载，其家因失一老白犬，家人呼寻数日不见。其妻倚门悬望，忽见夫归，因问其夫

云：『往常汝出于外，多则一年余，少则亦有十数个月，今去未及半载，何归之速？』其夫答云：『因船风阻，不得而去。偶有一亲朋泛海，遂将财货尽付之而去。我因轻身回家。』其妻信之，遂把杯共欢，喜不自胜。居家将近一年，其妻一日忽见有数十担而来，只见夫主在后。阿周大惊，昔日原嫁一夫，今安得有两夫？身材面貌更无两样，诚为可怪。二夫主相见，大闹了一场。其妻没奈何，遂入府衙陈告，具言此事。拯审状以为怪异，便差值堂公差人黄胜勾唤其夫。未见，二夫俱拘到，拯见面貌无二，甚骇，因问其的实。二人争论不已。拯遂令押入狱中根勘，竟未能辨其真伪。且看后来如何，下回公案便见。

第八十九回公案 刘婆子诉讼猛虎

断云：

虎为伤人而伏法，犬因猛兽露身形。

包公名誉传天下，赫赫雷霆勘已真。

话说一日包拯坐厅，公吏报云：『外面有一婆子，口称冤枉，要来告状。』拯闻说，令唤入。顷刻，婆子伏在阶前哭，再陈状称说：『住居南山下，有一男名刘太，以卖柴为生。于今月十三日入云山采樵，为大虫所食。念我年老无子，何以自给？愿理此冤枉。』道罢，悲哀不胜其情。拯沉吟半晌，思量无计，只得差黄胜、李宝二人，领牌前去追押大虫，赴府根勘。二人惊怕，进前禀复道：『南山猛兽伤人无厌，蒙公差吾二人追押去，则命亦难保，如何追得来？』拯遂告二人云：『你去云山看有神庙，执此公文及冥钱入庙祷告道：「判府庙食为此土主，既不能为福，反纵大虫伤人，仰差鬼使阴兵，押大虫赴府根勘。」自然无伤。』

二人如其言，即日领旨到云山土地庙中，以公文及入告之词焚之，二人遂归。良久，但见有众鬼神喧哄声，大虫已从后来，隐然如有绳索系定，更不敢跳梁。二人大喜，押入衙门。才到厅前，虎遂俯伏震栗。拯发问虎云：『你如何敢伤了刘太？他老母在此论诉。』虎但点头而已。拯命取大枷枷了，送入狱中，有诗为证：

猛兽伤人岂有情？一时降伏伏神灵。

秉心中直昭冥格，千载包公月鉴明。

拯因数日并无公事，只有王十、刘太二事，次日令狱司押出虎及王十，当厅一同根勘。公吏带得王十并虎至阶下，拯未及问，虎见王十，忽然左顾右盼，欲吞之状。王十惊匿无路，忽变作一白犬，人身狗头，号跑于阶下。拯遂惊骇，便唤阿周问之。周氏以其家因失一老犬，寻之不见，谁知变作夫主而归。拯问得实，杀此白犬精，其真夫主令归，与阿周永为夫妇。此虎亦杀之，以偿刘太之命。给赏婆子官银一十两，以作养老之资。婆子拜谢而去。且看后节公案如何，下回便见。



第九十回公案 柳芳冤魂抱虎头

断云：

妓女冤魂居驿舍，包公伸究奏朝廷。

条条律法真奇异，千载生祠感庶民。

传说包公判了白大精怪，除却南山之猛虎，令公吏将虎头挂在衙前号令。一伏时间，忽有一女子，年方二八，容貌妖娇，抱取虎头，哀哀而哭。众人皆骇然。诸吏即忙通报入府中，拯即差人唤之。诸吏向前，其女子忽然化作一阵旋风，但见烟雾蒙蒙，飞上天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八载冤魂未获伸，一时腾化甚骇人。

包公竟究无私屈，死者舒眉洗旧尘。

诸吏回报于拯，拯云：『此必冤异。』即差黄胜、李宝二公人追逐，看此怪风从哪里止。黄胜、李宝领台旨，追至三十里，忽见飘下一驿舍中，更无形迹。二人遂去驿中根寻，见一新坟。二人掘开，坟中但见有一棺木，埋藏一女人在内。黄、李看得明白，具呈回报。拯思量必是冤枉事，便差人唤过妓女李琼仙，吩咐之云：『尔去驿中与死人同睡，如果是冤枉，必能托梦报之。若得其实，回来重赏于尔。』琼仙不敢推辞，只得回驿舍中与女尸同寝。其夜，果梦一女子前来哭言：『妾姓柳名芳，住居太原，身为官妓，卫州有一人姓郑名从，为推官，罢任经过家中，因见妾善讴歌，遂挈妾同归。一日推官出外，县君潘氏心怀妒

忌，遂去暗室中，将妾殴打，一时闷绝而死。及推官回知，问妾身死之由，潘氏但告道妾因不愿为大人之妾，自缢身死。埋没于今八年，幸遇判府清明，因杀虎伤人，感动幽冥，妾故抱虎头以诉冤枉耳。即今郑从见任沧州金判，望判府特为伸雪此冤。」言讫，再拜而去。

琼仙梦觉起来，尽记柳芳言语，一些不忘。即日回报府衙，将夜来柳芳所诉言语，逐一告之于拯。拯随即差值堂公人孙佐武急持文牒，前去沧州追郑从、潘氏一同理对。佐武二人领了文牒，径奔沧州，直入衙中见郑从，袖中将出公文云：『包判府有件冤枉事，请公理对。』郑从见文牒讫，仓皇惊怖，苦不肯行。佐武逼之云：『包公钧旨，谁敢违逆？恐得罪不便。』郑从不得已，遂同潘氏而行。在路数日，迤迳行至府衙，郑从请见。拯有听事吏传报云：『判府台旨，见得郑从违条有碍，不可相见。』便押入狱中，着令司吏根勘。有诗为证：

天理昭然报应明，冤情含苦著苍天。

如何千古公平论，至此犹扬包相贤。

却说潘氏被狱吏苦楚，受忍不过，只得招认打死柳芳之情。次日，狱吏将招由呈于拯，拯令叠成文卷，申奏朝廷。不一月，朝廷敕旨下来，当厅宣示：『潘氏不合故杀柳芳，法当弃市，但以芳是娼家女为妾，减等免死，皆杖一百，配于同州路，永不得相聚。郑从无罪释放宁家。比其事皆因虎而明白，所谓判一而得三也。包公之神，于此尤著矣。』

## 第九十一回公案 卜安割牛舌之異

断云：

牛因去舌征奇梦，包判冰清竟获伸。

孰谓神明天理远，若存公直自然明。

传说包公守开封时，有民刘全者，住在城东小羊村，以农为业。一日，耕田回来，但见牛带血满口，行而气喘，刘全因而详视之，乃知其舌为人割去。全遂写状告于拯，拯思之，遂问刘全：『你与邻里何人有仇？』全无言应对，但告：『望相公作主。』拯以钱五百贯与之，令归家将牛宰杀，以肉分卖与四邻。若取得肉钱，可将此钱添买牛耕作。全不敢受，拯固以与之，全受之而去。拯随即具榜张挂：『应有私宰耕牛者，召人捕捉，官给赏钱三百贯。』刘全归家，遂令一屠开剥其牛，将肉分卖与邻里去讫。其东邻人姓名安，与刘全有夙仇，扯住刘全云：『现今府衙前有榜，赏钱三百贯，捕私宰耕牛。你敢违令？』随即缚住刘全，要同去见包待制。不知刘全怎生解脱？有诗为证：

私挟其仇事可评，谁知包宰似神明。

奸人未识机关伏，一勘尽陈往日情。

却说包拯一夕睡至三更，得一梦：忽遇一巡官，带取一女子乘鞍，手持一刀，有千个口，道是丑生人，言讫不见。觉来思量，竟不能明此梦。次早升厅问事，值卜安来诉刘全杀牛之事。拯猛然思念，夜来一梦

与此事恰相符合，巡官想是卜字，女子乃安字，持刀割也，千个口舌也，丑生牛也。卜安与刘全必有冤仇，前日割牛舌者必此人，故今日又来诉刘全杀牛。随即将卜安入狱根勘。狱令取出刑具，置于卜安面前云：『明实招认，免受苦楚。』卜安惧怕，不得已只得招认：『因做蚕茧，与刘全借柴薪，因此致恨。于七月十三日晚，见刘全牛在坡中食草，遂将牛舌割了。』狱吏审实，次日呈知于拯，拯遂将卜安依条断决：长枷号令一个月。后来发放宁家。

第九十二回公案 断鲁千郎势焰之害

断云：

包公严令神明图，强暴招情已伏辜。

黎庶招安皆钦仰，讴歌老幼满街途。

话说景祐五年三月，东京开省院贡举，天下才子面京。有一士人姓马，名一，字祐君。父尝为平原县知县。一日，因为东京出榜招贤，打扮行李，出去赴省。其妻李氏，年方十九，美貌端方，见夫临行垂泪，不忍别之，乃云：『结发之情，可忍一旦别离？』其夫婿不忍舍之，答云：『十年立志，苦窗三年，一次科举，若此不去，又恐蹉过。若去得来，我亦难舍。意欲与娘子同上东京走一回，娘子肯去否？』李氏云：『既事君子，惟命是从，岂有不随之理？今日愿伴夫主同行。』祐君大喜，择吉日离家，与妻偕行。有诗为证：

结发深恩不可忘，临行难舍两分张。

一时携手同登奔，岂惮山遥与水长。

话说祐君与妻路上晓行夜住，一日行到郑州中牟县，与其妻投于张家店。祐君出外访朋友，其妻方濯足于房中，忽闻门外喧闹之声，见有十数人在店前排列，有一人紫巾黄袄，威焰烁烁，乃一豪势之家，名鲁千郎，父为现任转运。祐君妻见之，遂闭门不出。鲁千郎募见，因问店主：『适来是谁家女子？容貌可

爱。』店主答云：『是西京士人带来妻小，要往东京会试，在此安歇。』千郎遂请主人通知，令出来相见一次。店主人店中道与李氏知之，李氏听说，力拒之云：『男女不通借问，我出来之人，有什么相见？』坚然不肯出。店主说知千郎，千郎大怒，遂令左右打开房门，扯出祐君妻便行殴打。祐君归店，妻具以告之。祐君怒云：『此人无理太甚！』便令妻直入府陈告于包拯。拯审状明白，随即差人追唤千郎来证。公吏听罢说要拘千郎，竟徘徊不敢去，复拯云：『鲁家原是豪强有势之人，前后应杀人过犯，往年官司亦相让他，只罚其铜，我等怎敢入他门？』拯思之良久，遂令诸吏遍告外人：『来日判府生日，最喜人献诗贺寿。』来日天晓，官员士子诗词骈集，群然贺寿。有鲁千郎亦献一词，名《千秋岁》：

寒垣秋草，又报平安好。樽酒上，英雄表。金汤生气象，珠王霏霏谈笑。春近也，梅花得似人难老。莫惜金樽倒，凤诏看看到。留不住，江东小。从容帷幄里，整顿乾坤了。千百岁，从今尽是

中书考。

拯见词，故褒奖之云：『足下文学优余，诗词清丽。』千郎有昂然自得之意，笑答云：『非我之才，亦不过述前人之作而已。』拯遂设筵席待之。饮至半酣，拯以祐君妻所陈状示千郎云：『足下的有辱人妻小之事否？』千郎忿然作色云：『此事虽有，其如我何？纵杀人亦不过罚铜耳。』拯大怒云：『朝廷法度，尔敢故犯乎？罚铜是哪款律法？』随唤公吏取长枷押送狱中。次日，具榜张挂：『中牟县豪强鲁千郎，现监在狱，应有远近冤枉人，各仰具状前来陈告。』数日，词讼纷然。有父老告千郎三度杀人，俱被前次官司饶





过，纵容其强暴。拯遂一一根勘明白，千郎一一招伏，案款已成，遂将千郎斩了首级，号令四门。发回祐君夫妇。后来祐君得中高第，除授同州金判，夫妇同去赴任，不在话下。

## 第九十三回公案 潘秀误了花羞女

断云：

千里有缘成配偶，一时忘誓绝良姻。

欢娱未已成真恨，羞女应为泉下人。

话说京中有一富家，姓潘名源柳，人称为长者，原日是贵宦之家。有一子名秀，行位第八，年登弱冠，丰姿洒落。一日清明时节，长者谓其子云：『雨露既濡，君子沾之。必有怵惕之心，我当备酒礼，祭奠祖宗之坟林，庶尽补报之情。』其子答云：『父亲所言诚然。』长者即日备祭仪，自登坟挂钱。其家有红牙球一对，乃国家所出之宝，是昔日真宗所赐与其祖的。长者出去后，秀才将牙球出外闲耍片时，约步行来，忽见对门刘长者家朱门消洒，帘幕半垂，下有红裙微露，小小弓鞋。潘秀不觉魂丧魄迷，有诗为证：

漫吐芳心说向谁，欲于何处寄相思？

相思有尽情难尽，一日都来十二时。

潘秀思欲见之不可得，忽见一个浮浪门客王贵，遂与秀声诺。王贵问：『官人在此伺候，有何事？』秀以直告。王贵道：『官人若欲见这娘子，有何难处？』遂设一计，令秀向前将球子闹戏，抛入帘内，佯与赶逐球子，揭起珠帘，便可一见。秀如其言，遂将球子抛戏，直入帘内，但见此女年方二八，桃腮杏脸，容貌无双。与之作揖，此女便问：『郎君缘何到此？』秀答云：『因闲耍，失落一牙球，赶逐来取，误触

犯于娘子，望乞恕宥。』此女见秀丰仪出众，心甚爱之，遂告笑云：『今日父母俱出踏青，幸尔相逢，机会非偶，愿与郎君同饮一杯，少叙殷勤。』秀听罢，且疑且惧，不敢诺之。此女遂以为不答，即扯住秀云：『若不依允，即告之官府。』秀不得已，遂从之。二人于香闺中逡巡饮罢，两情皆浓。女子问云：『君今年岁几何？』秀答云：『虚度有十九春矣。』女子又问：『曾娶娘子否？』秀云：『尚未及婚。』女子云：『吾亦未事人，君若不嫌淫奔之名，愿以奉事君子。』秀惊答云：『已蒙赐酒，足见厚意。娘子若举此情，倘令尊大人知之，则小生罪职怎逃！』女子云：『深闺紧密，父母必不知之，君子勿致疑惧。』秀见女子意坚，情兴亦动，遂从其言。二人同入罗帏，共偕鸳侣。有篇词如何道云：

同携素手，共入兰房。当中间高点琉璃，纸帐底垂放下一对鸳枕儿。铺下两条绫锦被。潘郎解带，神女脱衣，喜孜孜共枕同衾，笑吟吟欢娱取乐。有如宋玉遇神女，同宿翠华官；好似云英约裴航，共眠香桂馆。

二人交欢后，云收雨散。秀郎披衣起云：『小子当辞去，恐家下知觉不便。』此女遂告秀云：『妾有衷曲诉君，今日幸得同欢，妾未有室，君未有姻，何若两家遣媒结为夫妇，永为相欢，岂不美乎？』秀许之，二人遂指天为誓，彼此切莫背盟。秀归，日夜相思，如醉如痴。因赋诗一绝以自况云：

相识当初信又疑，心情还似永无违。

谁知好事中来阻，一念翻成怨恨媒。

潘秀因思念花羞女情怀不已，转成憔悴。其父母再三问其故，秀不得已，遂以与刘氏女相爱之情，告知于父母。父母甚怜之，即忙遣媒人去与刘长者议婚姻。刘长者与媒人道：『吾上无男子，只有花羞一女，不能遣之嫁人。愿纳潘郎君为婿则可。』媒人归告潘长者，长者思之良久：『吾亦只有此一子，如何可出外就亲？是刘家故为此说，以相推托，决难成就。』遂与儿秀说：『刘家既不愿为姻，京中多有豪富，何愁无亲？吾当别议他姻以绝之。』秀默然，遂成耽搁，后竟别议赵家女为配，以此潘秀与花羞女绝念。及成亲之日，行装盈门，笙簧嘹亮。其日，花羞在门外眺望见之，遂问小婢：『潘家今日何事，如此喧闹？』小婢答云：『潘郎君娶赵家女，今日成亲耳。』花羞闻罢，追思往事，垂泪如雨。因吟绝诗一首以自怨，云：

枕上言犹在，于今恩爱沦。  
轩中人不见，无语自消魂。

是时，花羞女自悔自怨，转思之深，遂气闷而死。且看如何，下回公案便见。

第九十四回公案 花羞还魂累李辛

断云：

李辛发冢违条宪，包宰明刑决市曹。

魂魄已随生处没，谁知女色是刚刀。

传说花羞女死后，父母哭之甚哀，竟不知其故，遂令仆王温、李辛葬之于南门外。

李辛回家，天色已晚，思量花羞女颜色之丽，心甚不忍舍。归告父母云：『今夜有干出外，不得回视。』父母允之。李辛至二更时候，乘月色微明，遂去掘开坟中，刀开棺木，但见花羞女美貌如存。辛思量：『可惜这娘子，与她尸骸同宿一宵，虽死亦甘心。遂揭起衣衾，与之同卧。良久，忽见花羞微微身动，眼渐开，未几，魂魄醒然，略能言问：『谁人敢与我同睡？』李辛惊云：『吾乃尔家之仆李辛，主翁着吾葬娘子于此，我因不忍舍之，乘今夜掘开棺木，看娘子如何？不意娘子醒来，实乃天幸。』花羞已醒人事，忽忆家中前日之事，遂以其情告李辛云：『只因潘秀背盟，以致闷死。今天赐还魂，幸得有缘，遇汝掘开坟墓，再得更生。此恩无以为报，今亦不愿回家，愿与你结为夫妇。棺木中所有衣服物件尽与。』李辛甚喜，仍然掩了坟墓，遂与花羞同归。天尚未晚，到家叩门，其母开门见李辛带一妇人同归，怪而问之。辛告其母云：『此女原在娼家，与儿相识数载，今情愿暂弃风尘，与儿为姻。今日带归见父母。』母信其言，二人遂成夫妇，情亦相爱，人不知其为花羞女矣。李辛尽以其衣物首饰散卖于他处，因而置富。

半年余，邻家偶因冬夜遇火，烧至李辛屋舍，花羞慌忙无计，单衣惊走，与辛各散西东。行过数条街巷，恹恹无依，忽认得自家楼屋。花羞遂叩其父母之门，院子喝问：『谁叩门？』花羞应云：『我是花羞女，归来见爷娘一次。』院子惊怪云：『花羞已死半年，缘何来叩门？必是强魂。』院子遂与花羞道：『明日自去通报你爷娘，多将金钱衣彩焚化与你，娘子且小心回去。』院子竟不敢开门。花羞欲进不得，欲退不得，风冷衣单，空垂两泪，无处投奔。忽望见潘家楼上灯光闪闪，筵席未散，又去叩潘家门。门子怪问：『是谁叩门？』花羞应声：『传语潘八官人，妾是刘家花羞女，曾记郎君昔日因戏牙球，遂得相见一面，今夜有些事，竟来投奔。』门子遂告潘秀，秀思量怪异，若是对门刘家女，死已半年，想是魂魄无依。遂呼李吉点灯，将冥钱衣来焚与之。秀自持剑，随身开门，果见花羞，垂泪乞怜。秀告花羞云：『你父母自是大富之家，何不回去觅取些个香楮便了，何故苦苦来相缠？』言罢，烧了冥钱后，急令李吉闭了门。花羞但连声叫屈，苦不肯去。秀大怒，出门外挥剑斩之，遂闭门而卧。

五更将尽，军巡在门外大叫：『有一个无头的妇人，遍身带血。』都巡遂申报府衙去了。是时哄动街坊，刘长者闻得此事，怀疑不定。一夕，梦见花羞女来告称：『是被潘八杀了，骸尸现在他家门外，爷娘代女伸雪此冤，此恨未已。』言讫，掩泪而去。长者睡觉来，以此梦告其妻云：『花羞想必是被人开了墓。』明日遂去掘开坟，看验一回，果然不见尸骸，遂具状陈诉于拯。

拯即便差人追唤潘秀。不多时，公差勾到，拯以盗开坟墓，杀了花羞女事问之。秀不知其情，无言可



应。拯立将秀根勘原由。秀逐一具供云：『刘家花羞女死一年，忽一夜叩门，秀开门见之惧怕，意谓疑是强鬼为妖，便将冥财烧化与之，花羞定不肯去，遂以手中所持剑斩之，并不曾开了坟墓之故。』拯疑而未决，将潘秀一起监收狱中，随即具榜，遍挂四门：『为捉到潘秀杀了花羞事。但潘秀不肯招认，不知当初是谁人开墓，故得花羞还魂。仰前来知证，给与赏钱一千贯。』李辛见此榜，遂入府衙来告首请赏，逐一供具花羞还魂事因。拯遂判李辛不合开墓，致令潘秀误杀花羞，将李辛处斩市曹。潘秀免罪，放回宁家。后潘秀追思花羞之事，忧念深重，遂成羸疾而死。是亦花羞女冤愆之报复也。

## 第九十五回公案 包公花园救月蚀

断云：

包宰文星去救掩，术人精艺众咸钦。

平生正直神明护，一念先言感众心。

传说包拯来判开封府之后，胥吏畏威，百姓安业。正是：

月夜花村无犬吠，天明茅店有鸡鸣。

一日侵晨，包公安排轿马出衙，见府前有一个算命巡官，揭起一个招牌，画一个月有九分黑，只有一分明。拯看见以后，回衙便问诸吏云：『适间出衙，见府前是谁开卦铺？』诸吏通复道：『是李先生，此人极明阴阳推算之学，言无不验。』拯闻讫，即差人请得李先生来。先生入府参见毕，因告：『判府唤小术士有何钧旨？』拯问：『先生你何故无礼？在府前开卦铺，招牌上画一个月有九分黑，却有一分明，必是道我为官不明，故画此月相讥乎？』先生告判府云：『居是邦不非其大夫。况判府自到任以后，刁奸潜伏，鬼神钦仰，胥吏不出于公庭，下民乐业于乡村。小术士瞻敬畏威尚不暇，焉敢妄为，有相讥之理？曾缘此月十五夜半子时，月蚀九分，所以今早晓示众人，知其夜鸣锣击鼓，准备救月蚀矣。』拯听罢，私忖此术士道：『若还不蚀如何？』先生道：『如其夜不蚀，是小术士惑乱民聪之过，甘伏死罪。』拯又问：『汝在谁家安泊？』先生道：『在中街郭主人店安泊。』拯便差公吏唤得店主人到厅前，同李先生立下生死文字，监

取先生，莫令走失。吩咐：『其夜若果然月蚀，当与你申奏朝廷，保汝作司天太監之职。如其不蚀，断罪非轻。』主人领取先生回去，只管埋怨：『是你自生事端而取罪责，休得连累我。』先生道：『主人不须烦恼，吾之算历定然不差。』

至十五夜黄昏左侧，一城人准备月蚀。其夜拯亦备香烛去后园，披发仗剑。须臾间，但见黄道黑蔽，星斗漫漫，似有月蚀之状。拯以剑指定喝道：『月孛星不得无礼，敢犯月宫！』道声绝罢，忽然清风过处，云气收藏，孛星遂不得过宫，月竟不蚀。满城人尽道：『李先生明日定被包判府断罪不轻。』

拯次日侵早，差人拘唤李先生，主人甚恐。先生道：『不妨，非干你事。我见判府，自有理说。』先生遂与吏人同往，到厅跪下。拯问先生：『你道夜来月食九分，因何不食？』先生告判府：『夜月当食九分，被文曲星在后园内披发仗剑，喝住月孛，不得无礼，所以孛星过宫不得，月明到晓。』拯大惊道：『先生妙术甚精。』遂安排酒席，厚待之而去。申奏朝廷，乃后事也。

## 第九十六回公案 赌钱论注禄判官

断云：

致使郑强来地府，判将丘旺夙冤愆。

井中枯骨因瞑目，雪洗方消复见天。

传说包拯守开封府时，东京城内有个赌钱人，姓丘名旺，年二十五。家道消乏，贫穷彻骨，至于衣不盖形，食不充口，忍饥受冻。日夕只怨注禄判官，全不注禄与我，致有此贫难。一日，被众人打弄云：『今有包相公清镜如水，日判阳情，夜判阴事，追人便到，追鬼即来，何不去论这注禄判官？』丘旺依其说，即将纸一幅写成状子，入府衙诉讼：『注禄判官不与我注禄，以致饥寒无靠，乞相公差人追理。』拯大怒，便道：『这汉子莫是心狂发癫！』令左右乱棒打出。旺但伏地不起，只得准他状子，令在外伺候。

丘旺既出，拯问：『今日是哪个值堂？』郑强进前禀道：『今日是小人值堂。』拯吩咐云：『与你现钱一百贯省安家下，明日来领文引追人。』郑强领诺，次日去请文。强见名字是追注禄判官，郑强告：『相公，不敢承受，乞差别人去。』拯发怒云：『你请了官钱，却不去追人，故来推托。若不去，大棒责你。』郑强又复：『相公，这注禄判官他是阴司之人，如何可追？』拯遂教他云：『你归家将白纸钱烧送土地，然后用麻索一条，祷祝自系，待气未绝，却解下，妻儿不得哭，魂魄必入阴司，即可见注禄判官。郑强无奈何，遂如其言。』回转家下，与妻阿黄商议其事。妻云：『包相公所命，想是无事，只得依其行便了。』郑

强嘱咐妻毕，烧却纸钱与土地已了，取一条麻绳，于密室自缢而死。其妻即便解下，将被紧包住，但等醒来。有诗云：

丘旺狂为自不才，却将诬状诉清台。

当时不是包公计，谁救郑强目下灾。

果然郑强魂魄到阎王殿前，见牛头夜叉，郑强即声喏。夜叉问是何人，郑强称：『是东京开封府包待制衙里公人，阳间有人论注禄判官，特差我来拘捕。』鬼使闻知，即便报复，注禄判官出厅见强，强一一说及阳间丘旺告状事因。判官道：『非干我事，自是天曹官注他福禄。我只管阴司生死文簿，他是前生谋了一个客人姓周名十一贯钱本，现存文簿分明，说丘旺姓李名三十，身死再托化，生在乞儿家，姓丘名旺。而今观世受此罪业。你急回阳间，我明日巳时，自出阴间对理公事。』道罢后，遂令一鬼使送之而回。

良久，强忽醒人事，黄氏忙用滚汤与饮，强便平复如初。乃将见注禄判官之事，一一与阿黄说知，妻甚喜。

次日，郑强遂入衙告拯，云：『小人领公文往阴府见判官，道明日巳时定来对理此事。』拯笑云：『此的不虚。』令强在府外伺候。次日巳时，拯正在厅堂判事，忽然阴风荡起，飞砂走石，有数个鬼使拥取判官来到。强即忙通复：『判官已到。』拯闻得，慌忙迎接入衙中，相见礼毕，茶汤罢后，判官说及事因：『丘旺原在西京河南府开客店，坏了一个客人，埋在店西枯井内。阴司自有文簿分明，故现世受此罪孽，非干

判官不与注禄。若是不来证明判官得知，彼将常怨我矣。』道罢后即辞拯而去，忽一阵黑风起处，俄然不见。堂上书吏，见者无不惊异。拯便唤上丘旺，枷了下狱，根勘前谋杀人因。遂差人押丘旺去西京河南府，会问父老五十年前事，果有李三十在大巷内开客店，因死了一个客人，后走去不知下落。差人将言回复。包公再着公人去店后枯井内捞看，果有一堆骷髅。公吏取得骷髅，再押回府衙根勘，丘旺抵赖不得，一一招成案卷，遂将丘旺撈死。

论云：丘旺前因谋杀人，今致贫苦之报。怨怼注禄者有私，反被证出前因，竟遭撈死。此足为谋害怨罾者之戒。而包公之能伸戾哉。



第九十七回公案 陈长者误失银盆

断云：

屈死庆童冤不散，当时德远已招辜。

包公明镜冰霜冽，一旦魂消离暗途。

话说包公守开封府之日，东京城内有一人姓陈名卿，近府衙，家资巨富，性好善，常是修桥舍路，看经念佛，施贫设供，无所不为，人称为长者。其家亲房子弟六十余人，新创书斋一所。置田庄五百亩，名曰义斋。请得一个馆宾先生，是城外王村人，姓王名德远，来教其族中子弟读书。斋中有一仆名庆童，每日以备洒扫书馆，供送茶汤。彼时陈家豪富，极奉承着先生，将一只银盆，约重五十两，与德远早晚净手。忽一日，失了此银盆，德远烦恼，思量必是庆童偷了。其夜，与学生商量，将庆童绑在凳上勘问，庆童苦不肯认。次夜，又将庆童拘在偏处勘问，不觉失手打死。德远惊惶，恐长者知觉见罪。遂与弟子设一计，来早但告长者：『庆童昨夜三更吐泻，一时无药救治，天明已死。』商议了当，长者不知其由，果信先生所言，遂将棺木盛贮起，安葬在书斋后园内。

拯一日晚衙退后无事，登楼闲坐，但见前面一阵黑气冲天而起。拯看罢思之，必是妖怪，遂置不问。次日晚登楼，又复见之，拯遂问诸吏：『前面那一所园是甚人家的？』诸吏对：『是陈长者家。』拯道：『彼园内有道黑气，想是冤枉之事。汝去他家后园内黑气起处根究。有何缘故，即来回复。』诸吏遂即就黑

气起处，掘开地内，见有一具棺木，内有一个死人，年方十七八。公吏回报拯。次日升厅，即唤长者来问。陈长者供具：『是家中斋仆，名庆童，得病而死，因埋在后园内，并无他故。』拯便差巡尉前去看检。巡尉领旨，带公人前来看验，庆童身上果有伤痕无数。巡尉回申于拯，拯遂押长者于狱中根勘，竟不肯招认。

一夕，庆童有托梦报拯云：『我是斋仆名庆童，因斋中失了小银盆，被教学王先生拷勘，无辜吊打身死，冤屈难伸。告相公实不干陈长者之事。』拯觉来，次日即差人前去唤王德远来证云：『尔打死庆童，休累别人。』德远答云：『彼自因吐泻而死，非干我事。』拯道：『既是自死，缘何遍身伤痕！今有人明说是汝打死，尚何抵赖？』德远苦不肯认。拯令送入狱中根勘。德远受禁不过，只得一笔招认，是不合逼取银盆，失手打死庆童情由，供招明白。案卷既成，拯遂判下：『王德远逼打人致死，合该偿命。陈长者不知其情，供明无罪，释放宁家。』依拟决断以后，陈家书斋有一池，水深数尺，其因旱干，方见银盆在池内，庆童岂不冤哉？此亦可警酷虐贪杀者之戒哉。

第九十八回公案 白禽飞来报冤枉

断云：

阿吴妒忌遭迁配，刘氏申冤托白禽。

雪理以为残妇戒，包公正直鬼神钦。

传说包公守开封府时，京城有一富家，姓吕名君宝，祖上豪富，积下金帛巨万。侍妾数十人，有一妾名惜惜，原是湖广襄阳府人氏，生得十分美貌，颇通文墨。当初君宝在襄阳为商之时，因八月中秋赏月，相遇于东街文魁坊下，二人两相注意，各有不忍舍之情，更深方散。次日，君宝与家人小二商量，访问东街刘牙佺店中。牙佺云：『此女子是对门刘长官之女。刘长官为因去年出征，死于沙场。只今其母与惜惜同居，做些小生业度活。』君宝道：『彼若肯将惜惜嫁与我，她母我养之终身，不至落剥。』牙佺应诺，去见张妈妈议亲事。阿张意下要见君宝人物如何，方肯将女儿嫁他。

次日，牙佺对君宝说知，君宝欢然，穿着齐整，来望张妈妈。阿张见吕君人才出众，意肯应承。刘惜惜在帘后张见，正是日前月下相会之人，不胜欢喜。君宝既回店下，过数日，仗牙佺下了聘礼，便入赘于刘惜惜家。二人相会之夕，极尽欢悦。

未半年，君宝带刘惜惜子母转家下，见大妻吴氏。吴氏之父为团练使，她倚官为势，朝夕寻事相闹。刘妈妈悔之不及，气闷身死。阿吴见惜借母已亡，妒忌愈生。君宝虽爱惜惜，不能庇她。吴氏每日频频打

骂，惜惜忍气不过，一日自缢而死。君宝忧念恻切，遂密地埋葬了。周年余，惜惜冤魂不散，忽变作一个白禽飞去。

一日，小塘村有一人捕得白飞禽一只，奇异可爱，遂擎去献包拯。拯一见大喜，问其人名姓，答云：『姓曾名景，住居小塘村。』拯赐之酒与钱一贯，景拜谢而去。拯遂令李吉笼养此禽。一日，不觉跳出笼外飞去。李吉烦恼，遂追逐至君宝家书院前榆树上泊，良久飞下池水中而去。李吉归告于拯，拯曰：『此必有缘故。』即差人去放干池水，掘开看有何物。公吏回报：『锄地深五尺余，见有一棺木，内有一妇人，年方二八。』拯随即差官检验妇人尸骸。官吏回申：『妇人身上有数伤痕，项下有麻绳缢痕。』拯遂追唤君宝来问根源。君宝复道：『此是吾妾，因去年身死，葬于池畔。』拯道：『既是汝妾，缘何遍身打痕？项下又有麻绳缢痕？从实说来。』君宝推不肯招。拯又差人追唤妻阿吴到厅根究之。阿吴惊惧，供具：『是本家一妾，名惜惜，因奴打骂她，遂自缢而死。』拯判云：『惜惜系是逼犯而死，本合偿命，为是雇主，阿吴编管邻近军州居止，永不得回乡。君宝系治家不正，减一等，罚铜钱五百贯入官。』嗟乎，若无包公之明，刘氏之冤从何雪哉？此亦可为残暴妒妇之警耳。

## 第九十九回公案 一捻金贈太平钱

断云：

包公正理归原妇，愚子贪淫却丧身。

地府天曹应须有，妖迷怎脱鉴追神？

话说东京城有一人，姓李名春，祖上豪富，家资巨万，人称为大郎。风流慷慨，好结识江湖人，习学诸般艺术，不期用尽家财。大郎从小学得会唱诸般词曲。一日往池州，因到河南府杨婆店内安泊。次日去见一个朋友陈德卿，叙些旧话。回店安静后，在房中将牙板戏拍敲动，唱几套曲消遣。将近一更尽，闻一个妇人叫声：『官人开门。』大郎疑道：『半夜里何得有妇人声叫开门，且莫理她。』复唱几套曲儿，又听得敲门之声，大郎近外开了门，见一个女子，生得容貌无双。

好似姮娥离月阙，恰如仙子降九尘。

大郎遂问：『娘子何处人氏？因甚夜深到此？』娘子道：『官人且休问因依，奴是店中杨婆女，名一捻，今年方十七，一生最好唱。时闻得官人唱得甚妙，竟来求教。』大郎见说是店主人之女，亦不嫌疑，遂与她同坐，唱至三更。大郎欲送娘子出去，娘子苦不肯去，遂与大郎说：『夜久更深，不能归去，愿与官人并枕一宵。』大郎道：『今夜且请娘子回去，另约一宵欢会。』娘子道：『机会难得，官人何苦执迷。』大郎见娘子美貌妖娆，言语清丽，不觉动情，遂解衣并枕，共谐云雨，二人极尽绸缪之欢。至五更尽，娘子

起来与大郎道：『今夜早来与君相会。』遂辞而去。自是，女子早去暮来，情意稠密，并无一人知觉。

忽夕，娘子将钱篋一个，内有太平钱一百与大郎买办，遂去。至第三夜，又将钱篋一个，内有太平钱二百与大郎。自此，夜夜同欢，如鱼似水。大郎一日将钱篋出茶坊请杨婆吃茶，杨婆一见大郎钱篋内取出尽是太平钱，心不暗忖道：这篋儿似我女儿的，因何在他边头？杨婆即悲哭起来。大郎问：『婆婆因何悲哭？』杨婆道：『我一个女儿，年方十七岁死了。生时常爱收太平钱，今见官人有此钱，所以思量着我的女儿，不觉伤情。』大郎问婆婆道：『你女儿几对死了？安葬在何处？』杨婆道：『死已三年了，葬在你睡房隔壁空地内。』

大郎闻说，心下悚然，遂辞了杨婆，来睡房隔壁看时，果有一个坟墓在地。大郎忽然惊讶道：『是我夜夜与鬼同睡。』即忙转入房中，正忧疑此事。是夜二更时分，此女又来叩门，大郎开门，遂问此女：『婆婆道你三年前已死了，却如何又不曾？』娘子笑道：『官人休听我娘胡说，只因有个官人见奴生得颇有些美貌，要求奴为妾。妈妈不肯，遂称道阿奴身死，假作真容供养。隔壁坟墓，乃是假的。官人且自宽心。』是夜，又与大郎宿一宵而去。

次日，大郎惊怕，便将房钱还了杨婆，相辞而去。行到十余里，又见小娘子先在前面伺候，道是：『官人你好负心，既与你相遇同欢，何忍抛奴自去？官人何不带奴前去州府，作一勾栏，多少快活！』大郎终被色欲所迷，遂忘其为妖，乃带去到郑州开勾栏。逢场作戏，引得本处子弟，每日常觅得三五贯钱，回



店与太郎日夕欢饮。

忽一日，茶店内有一个李都纲，认得此女乃是河南府开店杨婆之女，当初曾受我定礼，许我为妻，又道死了。今乃嫁与此人。遂乃扯定大郎道：『我妻儿如何被你带在这里？』大郎不知情由，二人遂争闹起来。

偶遇包拯到西京决狱，都纲便具状投告于拯。拯遂差人前去河南，拘唤杨婆店左右数厢到郑州衙勘问。皆云：『杨婆女委的死了三年，现今葬在本家店后。』拯疑怪，遂即差人监到杨婆店后，掘开墓看，揭开棺木，四畔并无损害，但不见死人。拯思之：想是杨婆脱了都纲定礼，故假作女儿已死，别改嫁与他人。依例将此女判还都纲，遂与此女同归成亲。大郎只得收拾回东京。出城才二十里，那娘子又复随后赶来，见大郎哭道：『你为个男子汉，保不得一个妻子，被人强骗去，今日却自回京，好薄情也。』大郎亦动念，只得又与之同归，尽夫妇之欢，胜如结发。

一日，带娘子同去东岳庙炷香，到庙前，娘子称是头痛，不肯人去。忽然见一个鬼使，扯住娘子入庙中去。大郎只得随后而入，至七十二司案前拈香，只见娘子被鬼使将铁蒺藜拷打，背脊上写云：『不合去阳间侵害人性命，当受阴司之罪。』大郎方知是鬼魅，惊奔走回家，将半月余日，得重疾而死。此亦可为贪色亡身者之戒。

## 第一百回公案 劝戒买纸钱之客

断云：

以德化民恩泽重，鬼神畏服仰阴功。

包公以语频叮嘱，二客祸消喜气浓。

话说包拯守郑州之日，词明理直，百姓安生。只因判几桩没头脑的公案，倒惊动数处怀奸诈官家，府门前日日民钦众仰，案牍上夜夜鬼哭神号，果是天上文曲星君降作世间庶民主宰。

一日，包公判事之余退堂，登楼远眺，忽望见两个客人，推着两乘羊车在街上经过，车上都载纸钱。拯看见有五百个人随后追赶，尽是鬼神之类。拯疑怪，自忖道：此必有来由，待究问之。即下楼出堂，差郑强前去拘唤那推羊车的客人。郑强承命，带领几个公人径出府门，到南街遇着推羊车客商，一把手拿住云：『府上包老爹有唤。』客人正不知缘故，被公差一时推至府上，跪在阶下。包公云：『且莫惊恐，汝是何处人氏？车中所载何物？直说将来。』客人复道：『小可兄弟两个，住居地名陈村，姓陈名宗可，弟郎名宗成。车上所载是神庙中买退下纸钱。』包问：『买此纸钱去何用？』答云：『无别营生，买此纸归家，捣烂又造成纸来货卖，名曰还魂纸。』拯问：『客人，还知你后面有一队人相随否？』客云：『并不知耳。』包云：『你自今后可别作营生，莫去庙中贩此纸钱，久后必为祸患。适间我因退堂登楼远望，见尔羊车上所载纸钱前行，后有一队人尽是无主孤魂，必是随你取这纸钱。此纸钱乃是众人所有，不曾焚化。你今贩

去，鬼神豈不取索？」客人听罢，惊伏于阶下，不敢动身。拯差人将纸钱尽一烧化，又将钱一百赏与客人回家，别作生理。客人感激，拜谢受之而去。此足见包公之德济人于祸患之中，而鬼神亦蒙恩不浅矣。